

正義

默示錄釋義

義

與

審

判

第二版

趙必成

封面簡介

首先，感謝陳錦輝兄弟的仗義協助，把封面設計得如此有意思。

封面右邊的圖案，是天國與地獄的縮影。在《默示錄》當中，紅色代表暴力，而白色則象徵永生。在這條階梯上，有些人以捨生殉道的大無畏精神，迎向苦難與迫害，以天主正義的審判作生命的方向，從暴力邁向永生。相反地，有些人因種種原因，被魔鬼吞噬，自墮火獄中。

黑色的背景，象徵死亡，但是，偌大的「正」字，以白色標誌出對生命的希望，惟有堅持信仰到底的，才可以和這一位正義的天主共享永生。

耶穌說得好：「我身為光明，來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無論誰，若聽我的話而不遵行，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不是為審判世界而來，乃是為了拯救世界。拒絕我，及不接受我話的，自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說的話，要在末日審判他。」（若 12：46-48）

正義與審判，即在於當下。

正義與審判

默示錄釋義

趙必成著

天主教華人靈修中心

<http://ccsc.catholicworld.info/>

再版序

能夠在首版面世半年內出第二版，身為這本完全不被教會內外看好的書的作者，首先要感謝的，不是別人，是魔鬼！

也許讀者們會覺得奇怪，為甚麼要感謝萬惡之源呢？

無他，如果沒有魔鬼步步進攻，層出不窮的迫害，我不會越來越接近生命之源的天主，鼓起勇氣去出版《正義與審判》。

打從二〇〇〇年起稿以來，在出版拙作的過程中，種種困難和挑戰，簡直是不足為外人道，特別要感謝賊兄弟/姊妹，在三百本書準備空運美國的前一個晚上，有些兄弟/姊妹將倉庫所有寄存的貨物偷去，連這三百本在「盜竊界」絕無市場價值的拙作在內。因此賊兄弟/姊妹催生了《正義與審判》第二版。

此書本來是為培育中國天主教會而作出微末的貢獻，為了這個原故，眾好友讀者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例如增加了「牧職反省」、將字體放大、及「改頭換面」等等。除了衷心感謝有份參與出版及推廣的朋友外，當然，是一切讀者們的鼓勵，更當然的是——天主！

Deo gratias et Marie!

趙必成

2007年5月17日
耶穌升天節

序言

在二千禧年之前，已經有無數傳言，分別來自教會內外，在 2000 年期間，會發生大災難，例如天降七十二小時黑暗，更言之鑿鑿的引申《默示錄》來作證。於是，《默示錄》便成為預言千禧年的一部「天書」，或用來計算世界末日期限的「占卜」。

其實，從內容、象徵手法及背景來看，《默示錄》不是一本預言未來的書，也不是一部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一冊實踐信仰的激勵之書，特別為教難中的信徒，《默示錄》是堅持信仰者的一個支持。

在本書中，除了對若望默示錄的名稱、文學類型、文章結構、文學特色、象徵學、舊約典故、地域、神學與釋經原則外，會特別探討《默示錄》在文字背後的訊息。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感謝恩師——著名聖經學者若瑟飛士米亞 (Joseph A. Fitzmyer, S.J.) 及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悉心教導，另外感謝所有美國天主教大學的同窗不吝指教。希望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為踏入三千禧年的中國教會，作出微末的貢獻。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在壓迫及迫害中仍然堅持信德的基督徒！

Deo gratias et Mariae !

趙必成

起稿於 2000 年 6 月 4 日聖地牙哥

收筆於 2004 年 10 月 7 日新澤西

目錄

第一章	默示錄導言	1
第二章	耶穌基督的啓示《默示錄》 1:1-20	31
	(七封書信的引言)	
第三章	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默示錄》 2:1-3:22	41
	(七封書信的內容)	
第四章	天廷的神視《默示錄》 4:1-5:14	52
第五章	七印《默示錄》 6:1-7:17 (8:1)	64
第六章	七號角的神視《默示錄》 8:2-11:19	77
第七章	女人與龍《默示錄》 12:1-18	89
第八章	獸與羔羊《默示錄》 13-14	96
第九章	七禍盂《默示錄》 15-16	103
第十章	巴比倫的滅亡《默示錄》 17:1-19:10	118
第十一章	正義與審判《默示錄》 19:11-20:15	129
第十二章	新天新地《默示錄》 21:1-22:21	138
參考書目	150

第一章 默示錄導言

A. 何謂默示錄

「默示錄」一詞來自希臘文 αποκάλυψις，正如在默 1:1 開始，作者已說出這書的目的，是有關耶穌基督的啓示(Ἀποκάλυψι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Αποκάλυψις 來自動詞 ἀποκαλύπτω (ἀπό:「由」、「脫離」[from, away from]; κάλυμμα:「面紗」、「蓋布」[veil])。意即「啓示」、「揭示」、「掀開」。故此，英文也譯作 re-velation (啓示)，基督教沿此將 αποκάλυψις 譯作《啓示錄》。

不過，讀者很容易受「啓示」(revelation)一詞的影響，從神學角度來看，啓示就是天主藉言語及行爲對人類揭示自己。而《默示錄》(αποκάλυψις) 則是以一種特別的文學型式「默示錄文體」，即是以隱喻、或比喻、或象徵的文學表達方式，來說明作者要暗喻的意思。所以，默示錄/啓示錄(當然它本身是聖神所默感的一卷聖經，是天主的啓示)，不是一本天主要藉它來「啓示」什麼驚世奧秘的一冊書，而是一本屬先知書類的經卷，以「默示錄」體的詞句來表達信仰。

《默示錄》的文體，如上段提及，屬先知書類，在基督降生前後二、三百年間盛行於猶太及基督文化當中。這類型的作品以先知書中的神視 (vision) 的形式，利用象徵性言語 (symbolic language) 講述一些隱晦的事。此外，作者更慣常利用「偽名」(pseudonym) 把作品歸於古代聖賢，假以權威。書中更記載禁令，表示天主的啓示不該公諸於世，只能讓一些受到光照的人領悟。

《默示錄》的內容通常被人了解爲預言世界末日的一冊著作，原因之一，在書中完結部分 (19-22 章)，多以世界窮盡之景象作內容，例如天上凱歌 (19:1-10)；天主聖言的勝利(19:11-16)；千年王國 (20:1-6)；公審判 (20:11-15)；新天新地 (21:1-8)；新耶路撒冷 (21:9-27)；及永遠的福樂 (22:1-5)。這些「末世」的景象，是基督第二次光榮來臨的情況(「末世」的真正意思，是從基督降生至第二次光榮來臨之間這段充滿救恩及期待的日子，不是一般誤解爲世界末日之時刻)。因爲，《默示錄》的內容主要是激勵旅途中的教會，對基督光榮再來，保持望德。雖然在迫害底下，仍然要堅持到底，因爲作者深信，「反基督者」必定失敗 (19:20-21)，「堅持信仰者」可白白領取永生的活水 (22:17)。

總言之，《默示錄》是一部以「默示錄文體」來寫成的經卷，目的不在於預言世界末日，而是在信仰迫害當中，作者以隱喻的表達方式，鼓勵信眾堅持信仰，直到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的來臨。雖然史

偉德 (H.B. Swete) 認為若望《默示錄》是一部基督徒的先知書¹，天主命令作者說「預言」(10:11)：「關於諸民族、諸邦國、諸異語人民和諸君王，你應再講預言」(δεῖ σε πάλιν προφητεῦσαι ἐπὶ λαοῖς καὶ ἔθνεσιν καὶ γλώσσαις καὶ βασιλεῦσιν πολλοῖς)。

「講預言」(προφητεῦσαι, aor. act. infin. [過去不定時態主動語態不定式])的聖經意思可分為：

1. 宣報天主的啓示
2. 預言並揭示隱蔽之事
3. 預言將來

根據 BAGD 的分析²，默 10:11 屬於第三種解釋：即預言將來要發生的事。但是，將來所發生的新天新地境況、羔羊的勝利及反基督者的失敗，都已經在福音內，從耶穌的口中談論過，再者，在耶穌基督內已有完滿的啓示，因此，《默示錄》的預言並不是「新」的啓示，縱然若望《默示錄》是宗徒時代唯一的「先知書」。

《默示錄》是一本「預言末世」景象的「先知書」，不過，預言的範圍都是在耶穌基督所啓示的奧秘之中，要強調它所預示的，並不是一些耶穌啓示以外的事情。正如出 6:29-7:2 當中，上主邀請梅瑟作祂的代言人一樣。雖然書中所述的，是有關末世的情形，這「末世」的意思，如上所說，並非對世界末日的「時刻計算」，而是世界窮盡之後，有關人類的結局 (參瑪 25:31-46；谷 13:14-27；路 21:25-28 等)。

B. 寫默示錄的目的

由於二千禧年的來臨，基督宗教的眾多教派都以《默示錄》作千禧年預言或世界末日來臨的根據。書中提及的數字、顏色、動物及人物象徵等，往往給予現代人一種高深神秘的感覺。

《默示錄》的作者若望，知道自己是一位被放逐的先知(天主的代言人)(參 1:9)，他的作品是一部先知文學，所以，內容並不只是局限於某個特定的世代，為後世都有深遠的意義。

《默示錄》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教難迫害中，堅固並鼓勵信

¹ H.B. Swete,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1917, reprinted Grand Rapids: Kregel, 1968), xvii, xx. 另外參默 10:11。

² W.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4th revised and augmented edition of W. Bauer's Griech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zu den Schriften des Neuen Testaments und der übrigen urchristlichen Literatur by W.F. Gingrich and this 2nd edition is revised and augmented by W.F. Gingrich and F.W. Danker from W. Bauers's 5th edition, 195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723.

徒，預言邪惡和政權的沒落及毀滅，基督與教會將獲得最後勝利。

若望這位被放逐的先知，向他曾經牧養過的團體，傳達基督這身為最高先知及牧者的訊息，他將上主所頒賜的訊息及神視記錄並傳遞，目的是為教會團體的需要，特別是在精神及信仰上的鼓勵。

從書信的角度來說，它是一部默示先知文學；從它的精神及目的來看，是一封牧函，「若望致書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1:4) 正是牧函的意思。

按照《默示錄》所述的七個教會，分別是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及勞狄刻雅（二、三章），又「七」是圓滿之意，也泛指一切的教會團體。所以，《默示錄》同時是地區性又是普世性的一封牧函。

1. 厄弗所教會 (Ephesus)：位於凱斯達河 (Cayster) 的入口處，是亞細亞羅馬屬省的首府，人口稠密，地方富庶，為當時亞細亞第一大港及市場。基督徒的信仰水平頗高，但已走向下坡。
2. 斯米納 (Smyrna)：厄弗所以北 56 公里 (35 英哩)。在羅馬帝國時代是亞細亞地區最富有的地方。公元二十六年，一座獻給提庇黎亞的廟宇在此蓋成，為培爾加摩之後的一個「君皇崇拜」(emperor cult)。基督徒大多是窮人，但精神上卻很富足 (2:9)。
3. 培爾加摩 (Pergamum)：在斯米納以北約 64 公里 (40 英哩)。作者著述《默示錄》的年代，培城是當時亞細亞省的行政總部。公元前二十九年，城中一座廟宇被獻給羅馬及奧古斯都。為亞細亞眾城中首個發展「君皇崇拜」的地方。
4. 提雅提辣 (Thyatira)：提城位於一個廣闊山谷中，在培爾加摩東南方約 64 公里 (40 英哩)。基本上，提城是一個商貿中心。與厄弗所剛相反 (2:4)，愛德不只是提城教會工作之一：「我知道你的作為，你的愛德、信德、服務和堅忍，也知道你末後的作為比先前的更多。」(2:19)
5. 撒爾德 (Sardis)：離提雅提辣東南約 50 公里 (30 英哩)，是里狄阿帝國 (Lydian of Croesus) 的前首都。如厄弗所一樣，撒爾德在羅馬時代是一座商城，它擁有一個不平凡及顯著的猶太團體。撒爾德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是屬於名存實亡的一類 (3:1-2)。
6. 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此城建於公元前兩世紀，在撒爾德東南約 50 公里 (30 英哩)，為一希臘文化的發揚地，民豐物阜，地方富庶。正如在斯米納，同樣，非拉德非雅的基督徒團體也存有對猶太人的恐懼。不過，其中有一點不盡相同的，在非城住有「自稱猶太人」份子，他們都悔改皈依基督 (3:9)。在給各教會的書信中，這是作者首次以「我愛了你」來表達

基督的愛 (3:9)。

7. 勞狄刻雅 (Laodicea)：非城東南約 64 公里 (40 英哩)，位於利格斯 (Lycus) 山谷，在羅馬統治下發展成爲一個主要商城。勞城教會的富有正反映了當地教會自以爲精神富足的態度 (3:17)。

《默示錄》的作者向七個教會所要指出的，是她們精神上的危機，特別在四至二十二章，作者爲增強信眾的信德及望德，著墨不少。從羅馬帝國席捲亞細亞教會開始，作者親自目睹教難的來臨，但是，在《默示錄》這封牧函中，他強調惡勢力一定滅亡。例如巴比倫陷落，獸與假先知自食其果及撒殲將被毀滅。另一方面，教會將勝利凱旋，天主之城將從天而降，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 (21:1-2)。天主的印記保護了那些拒絕獸印的信徒，殉道者將是勝利者，他們都不會受到第二次死亡的牽連，因爲他們的名字已記錄在生命冊上。在仇敵敗潰之後，他們將與基督爲王一千年。他們將從城門進入天主之城，上主天主將賜給他們光明，他們將與天主永世爲王 (22:5)。

《默示錄》的作者另一個寫作目的，是爲叫讀者知道，誰閱讀及聆聽這些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人，是有福的 (1:3；2:7)。

C. 默示錄四大特徵

1. 神視／神夢：書中的神視與神夢啓示出天國的奧秘，作者通常採用直接的將來式來強調最末時期要發生的事。
2. 天主的干預：作者利用象徵標記 (symbol) 來說明天主對堅持信仰者的支持，當信徒們對宗教迫害作出反抗時，天主特別加以支援。
3. 舉揚受迫害者：《默示錄》的作者對那些受迫害者傳播希望的訊息，這可以稱爲「迫害文學」。這一點對於認識《默示錄》異常重要，因爲「迫害文學」的目的，就是對受迫害者的一種肯定，天主仍然是宇宙的主宰，是祂掌管一切，天主永遠站在受宗教迫害者的一方。
4. 對歷史的結束做出預計的看法：這看法基於「安慰」，作者融合具體的歷史進程及象徵標記，指控迫害教會的首腦：羅馬。作者更藉著本書來說服受迫害者，無論發生什麼事，天主會將信徒帶到希望的終站——天國。正如天主在昔日從勞役中解放了以色列子民的祖先，今日及將來，祂也會將宗教迫害底下的信徒釋放出來。

D. 舊約正典及偽經中的默示錄

1. 正典

a. 舊約：依 24-27；32-35；60

則 33-48

岳

匝 9-14

達 7-12

b. 新約：若望默示錄

2. 偽經

a. 舊約：哈諾克書 (Enoch)

梅瑟升天錄 (Assumption of Moses)

禧年紀 (Jubilees)

厄斯德拉卷四 (4 Ezra)³

亞巴郎默示錄 (Apocalypse of Abraham)

十二祖宗遺囑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b. 新約：伯多祿默示錄 (Apocalypse of Peter)

保祿默示錄 (Apocalypse of Paul)

若望《默示錄》雖屬「默示錄」文體，但與其他偽經有所不同：

1. 書中除 10:4 的密封禁令外 (並非顯示書的神秘性，而是另有神學意義)，皆附上公佈和聆聽的訓令。

1:3：「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因為時期已經臨近了。」

22:10：「耶穌對我說：『你不可密封本書的預言，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2. 本書特為禮儀之中誦讀和聆聽；書中可找到那位宣讀者和那群聆聽者的對話(1:4-6 等)。

3. 作者自稱為「先知」，書中的話，一如「先知預言」(1:3；10:7；11:18；22:6, 9, 18)。

E. 默示錄的象徵神學元素

³ 關於厄斯德拉卷四，是一個頗複雜的問題，簡言之：

拉丁文版厄一=希伯來文版厄斯德拉書上 (LXX 之卷二，即厄 B)

拉丁文版厄二=乃希米亞

拉丁文版厄三=希臘文的厄斯德拉 A，即 LXX 之卷一

拉丁文版厄四=英文版 RSV 的厄二，其中又可分為三部分，寫於公元一世紀

i. 1-2 章 (基督徒的引言)

ii. 3-14 章 (厄斯德拉默示錄，即厄四)

iii. 15-16 章 (基督徒對話，公元三世紀)

1. 天使是演繹者 (天使引導)
2. 天堂之旅 (海、門等)
3. 象徵 (symbols): 號角、雲、響聲、耶路撒冷聖殿、動物、書卷、書本等
4. 數字: 7、70、1,000、12、12X12、6 (例如 666) 等
5. 二元論: 光與暗、人類二分法 (光明之子、黑暗之子)
6. 顏色: 白、紅、黑、黃、綠等
7. 形象: 如怪獸的七個頭、角等

以上七點，可以歸納為兩個方法：

1. 意念說法 (conceptual expression)

將事物的特徵說明出來，如「基督享有權能和勇毅」(5:12)，這說法雖然準確而扼要，但有點抽象。

2. 象徵說法 (symbolic expression)

用意象 (image) 來激發人的聯想和經驗，這是象徵說法。換言之，每個意象都來自物質感觀世界，具有本身或文化所給予它的能力，使人聯想到非物質或抽象的事理，例如「基督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5:5)，作者借用所向無敵的獅子來說明耶穌的尊威。

其實，無論意念說法 (5:12) 或象徵說法 (5:5)，都說明同一個事理，但後者更生動地表達出耶穌的形象，這正是《默示錄》所應用的具體說法，將那些奧秘隱晦的事理講述出來。

因此，如果讀者細察到《默示錄》象徵說法的意義，會較容易瞭解書中所象徵的實體意思。例如「一顆星」象徵一位天使，「燈臺」代表教會 (1:20)，「七火炬」和「七隻眼睛」暗示天主的七神 (4:5, 5:6)，惡獸的「七個頭」象徵七座山或七位君王 (17:9-10)，「華麗潔白的細麻衣」代表聖徒的善行 (19:8) 等。

究其實，作者在書中已多次引導讀者如何明白象徵的意義 (1:20, 12:9, 17:9-12)。但是，由於當時的讀者生活在一個與作者同一歷史文化的背景中，作者便假設讀者必能明白一些象徵，最低限度，《默示錄》原來的讀者對象應有能力領會。例如在 1:13-16 當中對人子的描述，採用了當時的象徵學，來描述這位人子的司祭尊位、王者權力、永恆性、識透事物的能力、不變性、擁有大能和發號施令等，現列圖表如下：

象徵語句	意念
1) 身穿長衣	司祭尊位
2) 胸間佩有金帶	王者權力
3) 頭和頭髮皓白	永恆性
4) 眼睛有如火焰	識透事物的能力
5) 腳似光銅	不變性
6) 手持七顆星	擁有大能 (手 = 能力)
7) 口中發出雙刀利劍	發號施令

對當時的人，無可否認，以象徵來說明事理，比解釋事理的意念更能觸發讀者的觀感和想象，不過，對於不屬於當時當地的讀者來說，必須經過研究每一個象徵背後所隱喻的意思，才能領悟《默示錄》作者要說的道理。

作者運用象徵的目的，並非將所言事理複雜化，亦並非要讀者玩拼圖遊戲，而是把天主啓示的事理，轉化為更易接納和領會的意象。故此，若果讀者只拘泥於某個意象的連貫性，結果只會拚出一幅不符合邏輯的圖像，譬如 5:6-7:「一隻羔羊，好像被宰殺過的，他有七隻角和七隻眼 ... 從寶座上的那位右手中接了那書卷 ...」在此，我們提出一些邏輯性的問題：一隻被宰殺的羔羊怎能站起來？七隻角和七隻眼怎樣分佈在一個羊頭上？他以什麼來取那書卷？用什麼來開啓封印？另外，「蝗蟲的形狀仿佛準備上陣的戰馬，他們的頭上好似有像黃金的皇冠，面貌有如人的面貌；他們的頭髮好似女人的頭髮，牙好似獅子的牙；它們的胸甲有如鐵甲 ... 他們有相似蠍子的尾和刺 ...」(9:7-10)。諸如這些不合情理的形象，不是作者故弄玄虛來考驗讀者，而是另有所指。

F. 《默示錄》的象徵分類

1. 舊約象徵 (biblical [Old Testament] symbolism)

此乃承襲猶太人聖經中的象徵學：

- 天：超越的境界
- 地：人世事物的境界
- 角：權力
- 收割：末日審判
- 熙雍/耶路撒冷：天主臨在之地，救恩最理想的實現地點

2. 宇宙萬象的象徵 (cosmic symbolism)

顯示天主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的主宰，如果天主要作出決定性

的干預，宇宙萬象都要發生變動：

- a. 太陽變黑 (6:12)
- b. 月亮變紅 (6:12)
- c. 星辰墜落 (6:13)
- d. 地震山崩 (6:12,14)
- e. 海水變血 (8:8)

3. 動物象徵 (theriomorphic symbolism)

利用動物的自然特性，或在某種文化中附有之特性，來代表救恩史中各種善惡本性：

- a. 羔羊 (5:6, 12, 13 ; 6:1 ; 7:17 ; 13:8 等) [善良]
- b. 獅子 (4:7) [權力]
- c. 馬 (6:2, 4, 6, 8) [傳遞]
- d. 蛇/龍 (12:3, 9, 13, 17 ; 20:2) [惡勢力/撒彈/魔鬼]
- e. 獸 (13:1, 3, 5) [惡勢力]
- f. 活物 (5:6, 11, 14 ; 6:1, 3, 5, 7) [屬於天上的受造物]

4. 數字象徵 (arithmetical symbolism)

以數字來指示自然界或超自然界事物的特性：

- a. 七：完滿和全部
- b. 六：七欠一，不完滿、不成全
- c. 三分之一：局部、非全面
- d. 三又二分之一：七的一半，即部分
- e. 十二：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或教會（十二宗徒）
- f. 四：宇宙萬物，或四極，四界域（地、海、天、深淵）
- g. 一千：大數字/大數目
- h. 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字母之數量價值，如 666，可暗喻當時羅馬帝國的尼祿王：

$$\text{קסו נה} \quad (50+6+200+50+200+60+100 = 666)$$

5. 顏色象徵 (chromatic symbolism)

- a. 白色：超然、勝利、喜樂、純潔
- b. 黑色：死亡
- c. 青色：腐化、毀滅
- d. 紅色：暴力

G. 默示錄的文學特色

基本上，《默示錄》是屬於默示錄體的文學作品，與其他猶太默

示文學，如巴路克先知書及達尼爾先知書等相同，可以說，是猶太文學中一個由來已久的文學體裁。不過，讀者在一般的情況下，對「先知書」或「默示錄」這兩種文學體裁下了一個互不交容的界線，《默示錄》或屬先知文體或默示文體，其實，在《默示錄》中可以同時找到兩種不同的文體。例如二至三章中對七個教會的宣告，屬先知文體。⁴ 關於世界窮盡時基督徒將會遇到的事情，如十九至二十二章，則屬默示文體。此外，《默示錄》中還可找到其他的文學特色，現簡列如下：

1. 千禧年體裁

20:1-6 預言了基督的光榮登極，信仰基督的人會跟基督為王一千年。「一千年」只是一個象徵數字，不是基督為王的有限時期。作者旨在利用這「千禧年」來指出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景象：祂將以光榮的君王形象降臨。

2. 重複性 (recapitulist)

作者以重複性句子來強調他要點出的主題，例如「七」這個數字：七印、七號角、七盃等，作者旨在說明迫害的不同面貌，來描繪所指的同一宗教迫害。

3. 演繹普世歷史 (中世紀)

演繹歷史的文學特色在中世紀是一主流，在教會史中，這種文學特色，通過文藝復興期而達至高峰。在《默示錄》中，讀者可以分析並引伸到七個時期：

- a. 1-3 章 宗徒時代
- b. 4-7 章 殉道者時代，羅馬帝國是迫害者
- c. 8-11 章 教義時代，偉大師傅的出現
- d. 12-14 章 貞女時代，回教主義被視作當時教會的人，教會方面出動十字軍東征
- e. 15-17 章 教會時代，在此時代，教會受到羅馬帝國的迫害，巴比倫正是羅馬帝國的代號
- f. 18-19 章 反基督時代
- g. 20-22 章 千禧年時代，世界宇宙萬物的終結（人類的未來）

4. 演繹末世 (十七世紀)

作者用特別的詞彙來描述末世將要出現的景象。如「千禧王國」、「與基督為王一千年」等。

- a. 1-11 章 反基督者來臨前的情況
- b. 12-20 章 敘述反基督者暫時為王的景象

⁴ 參閱 D.E. Aune, Revelation 1-5, WBC 52 (Dallas: Word Books, 1997), lxxv-lxxvi .

c. 20-22 章 世界終結及教會的光榮凱旋

5. 比較宗教演繹 (comparative religion interpretation) (十九世紀)

關於《默示錄》受猶太文學所影響，在書中作者採用了大量的猶太文學材料，例如舊約中的典故，及有關先知的教訓，特別是先知性的末世論（ἔσχατα），預示上主的日子。另外，猶太主義中的二元相對，在《默示錄》中也表露清楚，如太陽——月亮，男人——女人。

至於用語方面，《默示錄》用的屬希臘文化時代的希臘語（Hellenistic Greek），泛指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地中海東南沿岸後，各地區所習用的希臘語。

H. 默示錄的典故

《默示錄》引用舊約大概有五百次，值得注意的，是 Westcott and Hort 第二冊附錄中，研究出《默示錄》全書 404 節內，其中有 278 節與猶太古經有關。作者從來沒有將引句加上「正如經上記載 …」。爲了顯示教會對舊約的意義已有了新的解釋，因此，在沿用舊約時，往往有顯著的變更，特別是從「復活的基督」這個角度看舊約的救恩觀念。

《默示錄》所採用的象徵學，主要有兩個來源：

1. 默示錄文學
2. 舊約聖經。

作者在引用舊約時，超過一半以上的章節來自聖詠及依撒意亞先知書，其餘則有出谷紀、厄則克耳、匝加利亞和達尼爾先知書等，舉例如下：

達 2:28 默 1:1 ; 4:1 ; 22:6
出 3:14 默 1:4 ; 8:8 ; 11:17 ; 16:5
詠 89:38 默 1:5a ; 2:13 ; 3:14
詠 89:28 默 1:5b

此外，還有一些是主題方面的顯著例子：

1. 「靜默」：先知文學中，「靜默」是預告天主的顯現或祂驚世的干預。
默 8:1 當羔羊開啓了第七個印的時候，天上靜默了半小時。
匝 2:17 凡有血肉的，在上主面前應肅靜！因爲祂已由祂的聖所起身。
索 1:7 在我主上主面前要肅靜，因爲上主的日子臨近了！
哈 2:20 但上主卻在自己的聖殿內，整個大地在祂面前都應肅靜。

2. 「獅子怒吼」：天主發出祂的諭令，準備吞噬祂的仇敵。

默 10:3 他(天使)大聲呼喊，有如獅子怒吼。

亞 1:2 上主由熙雍一怒吼，從耶路撒冷一出聲，牧場即淒涼，加爾默爾山頂即乾枯。

亞 3:8 獅子咆哮了，誰不害怕？吾主上主發了言，誰能不傳祂的話？

岳 4:16 上主從熙雍怒吼，從耶路撒冷發出自己的聲音，天地爲之震動；但上主卻是自己百姓的避難所，是以色列子民的堡壘。

耶 25:30 上主從高處作獅子吼，從祂的聖所發出祂的聲音，對自己的牧場厲聲怒號。

3. 「聖殿、約櫃、焚香」的傳說

默 11:19 天主在天上的聖殿敞開了，天主的約櫃也在祂的聖殿中顯示出來了。

默 15:8 殿內充滿了煙。

加下 2:7-8 耶肋米亞知道了這事，就責斥他們說：這地方不可叫任何人知道；等到天主施行仁慈，再把百姓集合起來的時候，天主才能指示這一些東西的所在；在那時上主的榮耀和雲彩將再出現，像梅瑟的時候，又像撒羅滿爲使聖殿受祝聖祈禱的時候出現的一樣。(這是耶肋米亞先知在一個山洞中藏起了會幕、約櫃和焚香壇的傳說，暗示了末世復興天主子民的時期已到)

4. 「梅瑟之歌」

默 15:2-3 「我又看見好像有個攙雜著火的玻璃海；那些戰勝了獸和獸像及它名號數字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著天主的琴，歌唱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說：「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功行偉大奇妙；萬民的君王！你的道路公平正直。」從 15:2-3 之記述，那些戰勝了獸的人，站在玻璃海邊，詠唱梅瑟之歌，間接道出了出 14-15 的事蹟，指出羔羊子民的獲救，就是天主子民新的和最後的「出谷」。

5. 「女人」

藉「女人」和「紅龍」(12:1-17)，《默示錄》的作者帶我們回顧人類的開始，厄娃被遠古的蛇哄騙(創 3)，但是，如今藉另一個女人，人類獲得了救恩，默 12 的「女人」是指聖母或教會？將會在釋經部分加以分析。

6. 「出谷」之主題

- a. 啓示天主聖名 默 1:4,8 ; 4:8 ; 11:17 ; 16:5
出 3:14
- b. 埃及十災難 默 9:16
出 7-10
- c. 過紅海 默 15:2-3
出 14-15
- d. 約櫃 默 11:19
出 25

7. 達尼爾

- a. 達尼爾神視和希臘的迫害，成爲教會受迫害的最佳寫照。
默 13:1-8 ; 12:14 ; 17:12 ; 20:4
達 7
默 13:15
達 3:5-7:15
默 12:4
達 8:10
- b. 人子之神視 默 14:14
達 7:13
- c. 公審判 默 20:4, 12
達 7:10, 22

8. 厄則克耳

- a. 天庭寶座的神視 默 4:1-11
則 1, 10
- b. 封密的小書 默 5:1 ; 10:10
則 2:9 ; 3:3
- c. 開啓封印產生的四災難 默 6:8
則 14:21 ; 匝 1:8-10 ;
6:13
- d. 站在四極的天使 默 7:1

e. 天主之僕在額受印以避災難	則 7:2 默 7:3 則 9:4
f. 由天上拋下來的火	默 8:5 則 10:2
g. 即時降臨的「禍哉」	默 8:13 則 7:5, 26
h. 淫婦	默 17 則 16, 23
i. 哀悼大城的毀滅	默 18 則 27-28
j. 飛鳥被請赴天主的宴會	默 19:17 則 39:17-20
k. 死者的復活	默 20:4 則 37
l. 哥格和瑪哥格的侵略	默 20:7-10 則 38-39
m. 新耶路撒冷	默 21:9-22:2 則 40-47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默示錄》的作者以一句說話或一個形象,就使人回到選民歷史的重要主題中,或重申先知們的教訓,使舊約的訊息重現當時的景況。在整部《默示錄》中,作者分享了猶太默示錄文學常用的默示形象 (apocalyptic imagery)、神秘 (mystical) 及末世 (eschatological) 思想,以舊約的歷史,來反映當時的危機⁵。

I. 默示錄的作者

跟四福音有一點十分相異之處,《默示錄》在開始與結束時,曾三次自稱「若望」(1:4, 9; 22:8)⁶。而四部福音都沒有提名。作者後來更詳細介紹自己的身份:耶穌基督的僕役,亞細亞教會的兄弟,一位共患難者,一位在帕特摩島上受天主啓示的人 (1:9)。此外,作者也將自己比作先知 (1:1, 2):「祂 (天主) 就打發天使,告訴自己的僕

⁵ Swete, *Apocalypse*. clviii.

⁶ 若望,希臘文作 Ἰωάννης, 希伯來文爲 יְהוָה 或 יְהוֹנָן。猶太歷史家約瑟夫 (Josephus) 曾引用若望凡十七次之多 (Niese's index 46)。在新約中,至少出現過五個若望: 匝加利亞之子 (洗者若翰的希臘文寫法與若望一名完全相同,中文版聖經爲了分明,才用了不同的翻譯)、載伯德之子、西滿伯多祿之父、姓馬爾谷的若望,及大司祭的一個親戚 (宗 4:6)。在眾多若望中,載伯德的兒子被認爲是《默示錄》的作者。

人若望；若望便為天主的話和為耶穌基督作了見證。」作者也比作宗徒 (1:9; 18:20; 21:14)。自公元二世紀開始，若望宗徒便被視為《默示錄》的作者。

主張《默示錄》的作者是若望宗徒的教父們有猶斯定 (Dialogue with Trypho 81.4 [P. cvii f.]、依勒內 (Adv. Haer. 4.21.11)⁷、亞歷山大利亞的克來孟、戴都良及奧利振等。而奧利振更毫不懷疑地斷定若望福音與《默示錄》都是屬於載伯德的兒子若望的手筆(P. cxiii)。

至於近代學者，其中不乏堅持古老的傳統，認為若望宗徒就是《默示錄》和若望福音的作者⁸。另一組學者也主張若望宗徒是《默示錄》的作者，但否認他也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如 Reuss, Kiddle 等。但是，大部分學者則認為《默示錄》非若望宗徒所作，更不是若望福音作者之手筆，如 Boismard, Charles, Loisy, Wickenhausen 及 Windisch 等。

自從亞歷山大利亞的迪奧尼削 (Dionysius of Alexandria 248-265)⁹，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他本人不同意《默示錄》的作者是載伯德的兒子，即若望宗徒，因為從風格和句子結構來看，二者迥然不同(P. cxiv)¹⁰。

從《默示錄》的風格、語句及結構來看，與若望福音大為不同。《默示錄》的作者若望，如果不是載伯德的兒子，如迪奧尼削所說，是一位不知名的亞細亞的造訪者若望 (ap. Eus. H-E. vii.25)，這可從厄弗所的兩塊紀念碑中找到根據。這兩塊石碑被認為是若望的墳墓，因此除歐瑟比外；巴比亞斯 (Papias) 也認為有兩個若望，他們同時是主的兩個門徒。「兩個若望」說法引申自宗徒時代，當時據說出現過兩個若望，其一居住在亞細亞，他是長老若望，而不是宗徒若望¹¹。

其中一個較為中間的研究，就是書中寫明若望的名字，一如其他默示錄文學，是假借古人權威的做法。《默示錄》的作者可能是若望的一位門徒，或若望傳統學派的其中一人，假若望之名寫了這部書。但是，在還沒有確實《默示錄》的作者是哪一個若望之前，妄下判斷是危險的。與此同時，誰是作者完全不影響本書的「正經性」

⁷ 依內稱若望福音及《默示錄》之作者為上主的門徒 (ὁ Μαθητῆς Κυρίου, Domini discipulus (iii. II. I. ff., iv. 20. II))，他以門徒稱呼若望，並沒有排除他是宗徒的身份。他在稱呼若望為門徒之後，立刻加上一句：“non solum Joannem, sed et alios apostolos” 此外，希玻理(P. cxiii)明顯地稱《默示錄》之作者為宗徒，戴都良也是一樣(P. cix)，奧利振 (P. cxiii) 也採取同樣的見解。

⁸ 這組學者包括 Allo, Behm, Braun, Feuillet, Gelin, Menoud, Michaelis, Mounce, Vaganay 等。

⁹ 參閱歐瑟比教會史 7.25。

¹⁰ 初期教會一些反對者以《默示錄》為一個假借別人名字而寫成的一本書。

¹¹ 在 H.E. iii.39 中有這兩句話：「如果《默示錄》的作者不是宗徒若望的話，便是長老若望。」(ἐνθα καὶ ἐπιστῆσαι ἄξιον δις καταριθμῶνται αὐτὰ τὸ Ἰωάννου ... εἰκὸς γὰρ τὸν δεύτερον [長老])

(canonicity) 和它的啓示價值。

究竟《默示錄》的作者若望是否載伯德的兒子？是否這位若望曾經居住在亞細亞，後來流徙到帕特摩島？或這位居住於帕特摩島的若望就是那位長老？這位長老，是否如巴比亞斯所說，不是宗徒若望？這些都是假設。

綜言之，從整部《默示錄》的風格來看，對觀福音學者似乎執意於宗徒若望是《默示錄》的作者，教會傳統也贊同這個結論。但是，我們仍不能確定宗徒壽命的長短，所以，我們有理由去懷疑作者的「宗徒性」。傳統說法十分確定《默示錄》的作者是十二宗徒之一的若望，近代學者多持開放態度。在還沒有確實證據以前，我們還是保持學術研究的開放。

J. 默示錄寫作時間

早期教會的傳統認為《默示錄》的成書期是杜覓慈 (Domitian) 在位的最後數年¹²。另一意見則來自一些古代權威，認為《默示錄》在克羅迪奧斯 (Claudius)、尼祿或柴肋彥 (Trajan) 年代寫成¹³。

整體來看，從早期傳統的引伸，《默示錄》很可能成書於杜覓慈在位最後的數年，理由有二：

1. 亞細亞教會的情況，如《默示錄》二、三章中所述，應遲於尼祿王死後的年代。自從保祿在厄弗所開始工作以後，信徒們的內在生活經歷過許多變遷，這時期可以推算到保祿自開始寫哥羅森書及弟茂德前、後書的時期，當時正值培爾加摩教會開始為主殉道，而現在眾教會也開始受到迫害，信徒們正準備受監禁及以身殉道。
2. 關於亞細亞一帶，「君王崇拜」(emperor cult) 是對基督徒的一種迫害，這情況應是杜覓慈時代才出現，不是尼祿或瓦斯帕斯 (Vespasian) 的年代(公元 69-79 年; 尼祿 [58-64 年]; 杜覓慈 [81-96 年])。雖然在小亞細亞一帶對帝王的崇拜不單止在杜覓慈年代，但一點可以確定的，基督徒曾被強迫崇拜。另一點十分明顯，就是《默示錄》寫成的時候，正是教難時期。

無論從外證或內證，許多學者都支持《默示錄》是寫於杜覓慈的年代 (公元 81-96 年)。但是，在上兩個世紀，眾多劍橋的著名學者不約而同地推論《默示錄》成書於尼祿在位到他去世時 (公元 58-64

¹² “πρὸς τῷ τέλει τῆς Δομητιανοῦ ἀρχῆς” 根據迪奧尼削(Dionysius Barsalibi)，希波律限隨依勒內的意見，《默示錄》是在杜覓慈在位時寫成 (Gwynn, Hermathena, vii. iii)。

¹³ 參 Hort, *Apocalypse*, xviii

年)。綜言之，《默示錄》的寫作年代，可能是亞細亞教會面臨對於基督與凱撒之間作出抉擇的時候。

在《默示錄》中作者旨在向讀者強調一個新耶路撒冷的來臨，這新的聖城充滿天主的光榮，並且代替了舊的耶路撒冷。《默示錄》的作者面對當時迫害教會的勢力，在前景不明的景況中，以《默示錄》來提醒讀者，真理將獲得永恆的勝利。

從這個背景之下看《默示錄》的寫作日期，書中提及有關羅馬與帝國、巴比倫與獸等的內容，完全貼合尼祿統治羅馬晚期及以後的年代。書中內容並不符合杜覓慈短暫的恐怖統治時代。可以說，《默示錄》寫於尼祿晚期至杜覓慈初年期間。

K. 默示錄大綱

關於《默示錄》的大綱，學者當中沒有一致性的共識，因為從組句、文法及用詞方面來看，《默示錄》是一部經年的作品，當中包括「默示先知宣講」(apocalyptic-prophetic proclamation)、著作及反省等，再加上搜自傳統的文獻和口傳，《默示錄》於是成書面世。

構成《默示錄》的骨幹，最明顯是「七」的系列。「七」在猶太文化中表示圓滿，作者在書中共用了五十四次，例如七個教會 (1:4a, 11, 20)；寶座前的七神 (1:4b)；七個金燈臺 (1:12, 20；2:1)；七星 (1:16, 20；2:1；3:1)，七個燃燒的火炬 (4:5)，代表天主的七神 (3:1；4:5；5:6)；長有七角和七眼的羔羊 (5:6)；天主座前的七位天使 (8:2)；七響雷霆 (10:3-4)；巨大紅龍的七個頭 (12:3；13:1；17:3, 7, 9)。作者也用一些較為間接的比喻，來指出「七」的圓滿意義，例如七個真福 (1:3；14:13；16:15；19:9；20:6；22:7, 10, 14)，或者以七層次的「四層組句」：「各支派、各異語、各民族、各邦國」(5:9；7:9；10:11；11:9；13:7；14:6；17:5)。

作者用了四組的「七」去勾畫出全書的主要部分，例如七個宣講 (2:1-3:22)；七印 (5:1-8:1)；七個號角 (8:2-11:18)；和七盃 (15:1-16:21)。

如果按照這個主題，《默示錄》可分為六個部分：

1. 七封書信 (1 至 3 章)
2. 七印 (4 至 7 章)
3. 七個號角 (8:2-11:14)
4. 七個異兆 (11:15-14:20)
5. 七盃 (15 至 18 章)
6. 七個異兆 (19 至 22 章)

但是，這個區分法欠缺說服力。從內容來看，整部《默示錄》可分為兩大部分：

1. 1:9-3:22 復活的基督

2. 4:1-22:9 一系列的神視或異兆所反映出天國的旅程

1:1-8 是序言，22:10-21 是結語。明顯地，《默示錄》的兩大部分並不對稱，這跟若望福音中的神跡之書 (1:19-12:50) 與光榮之書 (13:1-20:31) 不一樣。

《默示錄》的第一部分集中於作者的神視，這神視正是寫給七個教會的書信內容 (1:9-3:22)。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詳盡得多 (4:1-22:9)，其中可分為兩小部分：

1. 4:1-16:21 末世景象，以七印、七個號角、七盃來描繪

2. 17:1-19:10；21:9-22:9 有關天使的啓示

根據這個《默示錄》的「二分法」現列出詳細大綱如下：

序言 1:1-8

A. 名稱：耶穌基督的啓示 (1:1-2)

B. 真福 (1:3)

C. 致書的前題 (1:4-5c)

D. 光榮頌 (1:5d-6)

E. 兩個先知的神諭 (1:7-8)

作者若望的神視 1:9-3:22

A. 「似人子的一位」 (1:9-20)

B. 向七個教會的宣講 (2:1-3:22)

1. 致厄弗所教會書 (2:1-7)

2. 致斯米納教會書 (2:8-11)

3. 致培爾加摩教會書 (2:12-17)

4. 致提雅提辣教會書 (2:18-29)

5. 致撒爾德教會書 (3:1-6)

6. 致非拉德非雅教會書 (3:7-13)

7. 致勞狄刻雅教會書 (3:14-22)

天主末世計劃的揭示 4:1-22:9

A. 作者若望的神魂超拔 (4:1-2a)

B. 天主的主權，羔羊的授權，最初的六印 (4:2b-7:17)

1. 天廷寶座的神視 (4:2b-5:14)

a. 對天主的朝拜 (4:2b-11)

b. 羔羊的授權 (5:1-14)

2. 羔羊打開最初的六印 (6:1-17)

a. 最初四印的神視 (6:1-8)

- b. 第五印 (6:9-11)
- c. 第六印的神視 (6:12-17)
- 3. 額上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7:1-17)
 - a. 被選受印的十四萬四千 (7:1-8)
 - b. 天廷寶座凱旋的神視 (7:9-17)
- C. 七印與六號角 (8:1-11:14)
 - 1. 第七印 (8:1)
 - 2. 最初六個號角的神視 (8:2-9:21)
 - a. 序言：第三個天廷的異象 (8:2-6)
 - i. 七位天使的出現 (8:2)
 - ii. 獻香的意義：天主聽到聖徒的祈禱 (8:3-5)
 - iii. 七位天使準備吹起他們的號角 (8:6)
 - b. 最初的四個號角 (8:7-12)
 - i. 吹奏第一個號角 (8:7)
 - ii. 吹奏第二個號角 (8:8-9)
 - iii. 吹奏第三個號角 (8:10-11)
 - iv. 吹奏第四個號角 (8:12)
 - c. 最後的三個號角或三個禍哉 (8:13-9:21)
 - i. 最後的三個號角就是三禍哉 (8:13)
 - ii. 第五個號角，或第一禍哉：蝗蟲的肆虐 (9:1-12)
 - iii. 第六個號角，或第二、三禍哉：天使的殺害及馬隊的殺害 (9:13-21)
 - 3. 天使與小書 (10:1-11)
 - a. 另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 (10:1-3b)
 - i. 強而有力的天使的描繪 (10:1-2a)
 - ii. 強而有力的天使的行動 (10:2b-3b)
 - b. 七個雷霆的段落 (10:3c-4)
 - c. 強而有力的天使的誓言 (10:5-7)
 - d. 吞小書：宣講預言的象徵 (10:8-11)
 - 4. 聖殿與兩見證 (11:1-14)
 - a. 測量聖殿的命令 (11:1-2)
 - b. 兩見證的工作 (11:3-13)
 - i. 他們的使命和權柄 (11:3-6)
 - ii. 兩見證的遭遇 (11:7-10)
 - iii. 兩見證最終的勝利 (11:11-12)
 - iv. 審判與悔改的最後景象 (11:13)
 - c. 第二及第三個禍哉 (11:14)
 - i. 第二個禍哉的宣佈 (11:14a)

- ii. 第三個禍哉立即來臨 (11:14b)
- D. 七號角與七盃 (11:15-16:21)
 - 1. 七號角 (11:15-18)
 - 2. 女人、男孩、大龍 (11:19-12:17)
 - a. 天主啓示的序幕 (11:19)
 - b. 戲劇性的序幕：女人與龍 (12:1-4a)
 - i. 天上第一個大異兆：一個懷孕的女人 (12:1-2)
 - ii. 天上第二個大異兆：一條大紅龍 (12:3-4a)
 - c. 衝突的第一階段：男孩的出生和逃難，女人的逃脫 (12:4b-6)
 - i. 龍的攻擊 (12:4b)
 - ii. 女人誕下男孩 (12:5a-b)
 - iii. 男孩逃離大龍 (12:5c)
 - iv. 女人逃離大龍 (12:6)
 - 一. 到曠野裏去 (12:6a)
 - 二. 到天主已準備的地方去 (12:6b)
 - 三. 在那裏受供養 (12:6c)
 - 四. 在那裏共一千二百六十天 (12:6d)
 - d. 衝突的第二階段：大龍的失敗，牠對世界負面的影響 (12:7-12)
 - i. 天上的戰爭 (12:7-9)
 - ii. 天上的意義 (12:10-12 凱旋歌)
 - e. 衝突的第三階段：大龍追趕女人和她的後裔 (12:13-17)
 - i. 序言 (12:13)
 - ii. 女人第二次的逃亡 (12:14)
 - iii. 蛇攻擊女人 (12:15-16)
 - iv. 大龍於是遷怒於女人的後裔 (12:17)
 - 3. 兩隻獸 (12:18-13:18)
 - a. 轉移陣地的序言：大龍站在海灘上 (12:18)
 - b. 海灘上來的第一隻獸 (13:1-10)
 - i. 神視的序幕：「我看見」 (13:1a)
 - ii. 神視的內容：一隻從海裏冒出來的獸 (13:1a)
 - iii. 獸的描繪 (13:1b-2a)
 - iv. 大龍將權柄交給獸 (13:2b)
 - v. 獸傷的治療 (13:3a)
 - vi. 世人對大龍和獸的反應 (13:3b-4)
 - vii. 獸的計劃 (13:5-10)
 - c. 另一獸從地裏冒出 (13:11-18)

- i. 神視的序幕：「我看見」(13:11a)
 - ii. 神視的內容：另一獸從地裏升起 (13:11b)
 - iii. 第二獸的描繪 (13:11c)
 - iv. 與第一獸的關係 (13:12ab)
 - v. 第二獸的計劃：對第一獸的朝拜 (13:12c-17)
- d. 總結及「666」的出現 (13:18)
- 4. 末世救贖及審判的神視 (14:1-20)
 - a. 末世救贖：羔羊與 144,000 (14:1-20)
 - b. 三個天使言論的神視 (14:6-12)
 - c. 真福的預言 (14:13)
 - d. 天使在世上收割的神視 (14:14-20)
 - i. 收割莊稼 (14:14-16)
 - ii. 收割葡萄 (14:17-20)
- 5. 七盃 (15:1-16:21)
 - a. 序言 (15:1-4)
 - b. 七天使的委任 (15:5-8)
 - c. 七個最後的瘟疫 (16:1-21)
 - i. 七盃天使的委任 (16:1)
 - ii. 七盃天使執行使命 (16:2-21)
 - 一. 第一位天使拿著第一個盃 (16:2)
 - 二. 第二位天使拿著第二個盃 (16:3)
 - 三. 第三位天使拿著第三個盃 (16:4-7)
 - 四. 第四位天使拿著第四個盃 (16:8-9)
 - 五. 第五位天使拿著第五個盃 (16:10-11)
 - 六. 第六位天使拿著第六個盃 (16:12-16)
 - 七. 第七位天使拿著第七個盃 (16:17-21)
- E. 審判巴比倫的啓示 (17:1-19:10)
 - 1. 啓示的序言 (17:1-2)
 - 2. 對巴比倫作隱喻性質的神視：淫婦 (17:3-18)
 - a. 有關淫婦的神視 (17:3-6b)
 - i. 天使叫作者若望神魂超拔 (17:3a)
 - ii. 有關淫婦的神視 (17:3b-6b)
 - b. 神視的闡釋 (17:6c-18)
 - i. 闡釋的引言 (17:6c-7)
 - ii. 天使的闡釋 (17:8-18)
 - 一. 獸的奧秘 (17:8-17)
 - 二. 插語：以水來比喻世間上的民族 (17:15)
 - 三. 婦人的奧秘 (17:18)

3. 巴比倫的滅亡 (18:1-24)
 - a. 天使的「咒罵歌」(18:1-3)
 - b. 天上一個聲音的言論 (18:4-20)
 - i. 講者：「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 (18:4a)
 - ii. 「出來的召喚」(18:4b-8)
 - iii. 三哀歌 (18:9-20)
 - 一. 地上各王與他們的哀歌 (18:9-10)
 - 二. 商人和他們的哀歌 (18:11-17a)
 - 三. 船長、航海的人、船員等的哀歌 (18:17b-20)
 - c. 象徵巴比倫滅亡的神視 (18:21-24)
 - i. 象徵行動：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將巨石投入海中 (18:21a)
 - ii. 最初的闡釋 (18:21b)
 - iii. 詳細的闡釋：巴比倫負面的遭遇 (18:22-23b)
 - iv. 巴比倫過去的經濟能力：她的商人是地上的要人 (18:23c)
 - v. 巴比倫對萬民的迷惑 (18:23d)
 - vi. 巴比倫曾殺害先知及聖徒 (18:24)
 4. 天廷的凱歌 (19:1-8)
 - a. 讚歌與回應 (19:1-2)
 - i. 讚歌的第一部分 (19:1-2)
 - ii. 讚歌的第二部分 (19:3)
 - iii. 天廷的回應 (19:4)
 - b. 邀請讚美及聖歌回應 (19:5-8)
 - i. 來自寶座的聲音 (19:5)
 - ii. 讚美歌 (19:6-8)
 5. 天使啓示的結論 (19:9-10)
- F. 天主的勝利與反基督者的慘敗 (19:11-21:8)
1. 天上的戰士與他的掠物 (19:11-21)
 - a. 天上戰士的描述 (19:11-16)
 - b. 天上戰士打敗了獸和他的軍隊 (19:17-21)
 2. 撒殫的最後失敗 (20:1-10)
 - a. 有關撒殫千年監禁的神視 (20:1-3)
 - b. 有關基督千年王國的神視 (20:4-6)
 - c. 有關撒殫的被釋放、失敗和懲罰 (20:7-10)
 3. 有關對亡者審判的神視 (20:11-15)
 - a. 寶座上的那位 (20:11)
 - b. 亡者的最後審判 (20:12-15)

4. 新秩序的過渡 (21:1-8)
 - a. 神視的總結 (21:1-2)
 - b. 寶座上傳出的聲音 (21:3-4)
 - c. 天主的言論，包括七「說明」(21:5-8)
- G. 新耶路撒冷的神視 (21:9-22:9)
 1. 神視的引言 (21:9-10b)
 2. 神視者到訪新耶路撒冷 (21:10c-22:5)
 - a. 神視的內容：新耶路撒冷 (21:10c)
 - b. 聖城的外觀描寫 (21:11-21)
 - c. 聖城的內觀描寫 (21:22-22:5)
 3. 「過渡性」的結論 (22:6-9)
 - a. 天使的言論 (22:6)
 - b. 復活基督的言論 (22:7)
 - c. 若望和天使 (22:8-9)

結語 22:10-21

- A. 結束段落 (22:10-20)
 1. 天使的忠告 (22:10-11)
 2. 復活基督的言論 (22:12-13)
 3. 真福 (22:14-15)
 4. 復活基督的自我證明 (22:16)
 5. 生命之水的邀請 (22:17)
 6. 耶穌對聆聽《默示錄》的人的警告 (22:18-19)
 7. 耶穌為證實祂的啓示，許諾祂的「快來」(22:20a)
 8. 作者的回應 (22:20b)
- B. 本書的結語 (22:21)

L. 默示錄的神學

1. 貫通默示錄全書的一個神學主題

《默示錄》並不是一部預言世界末日的書，而是在教難中，作者以此書辨識淨化了的教會的時辰，換言之，教會縱然處於迫害中，但因此而獲得淨化。

《默示錄》正是一部「智慧反省」的書，教會反省當時所碰到的問題，明瞭自己的時辰，及與歷史的關係。

這種智慧反省是《默示錄》經過闡釋象徵之後，在團體的禮儀行動中進行。究其實，全書都充滿著禮儀色彩，這禮儀不是外在的一種表現，而是反映天上生命的一種預像 (1:10)，是感受到基督和聖神的臨在 (22:6-21)。

這神聖禮儀淨化教會，使教會認清自己的時辰和使命，以廣闊的

末世觀來看當時的歷史。在這末世觀當中，教會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使命，明白到本身受到基督的光照和淨化，及聖神的推動，使自己在各種迫害中，獲得最後的勝利。

因此，《默示錄》並非一部抽象神學理論的書，其首要中心是信仰生活的實踐。

2. 主要神學主題

a. 天主

《默示錄》除了用多個舊約稱號來稱述天主外，亦用了其他十個新約的觀念。

i. 「天主」(ὁ θεός)

這稱號共出現 65 次，含義與舊約中的「雅威」或「天主」相同，在某些上下文 (context) 中各有特殊意義 (1:1, 9; 2:7; 3:14; 5:6, 9, 10; 8:2, 4; 9:13; 11:16 等)

ii. 「全能的上主天主」(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此稱號類似舊約的「上主萬軍的天主」(列上 19:10, 14; 耶 2:19 等)，在《默示錄》共出現 11 次 (1:8; 4:8; 11:17; 15:3; 16:7, 14; 18:8; 19:6, 15; 21:22; 22:56)。此稱號表示「天主的能力」，推翻一切障礙，特別在面對災難時，突顯天主的救恩行動。

iii. 「聖者」(ὁ ἅγιος/ῥοσιος)

此名詞除了形容天主(4:8; 6:10)，也用來形容基督 (3:7)、天使 (14:10)、信友 (8:3, 4; 11:18; 13:7, 10; 14:12 等) 及耶路撒冷聖城 (11:2; 21:2, 10 等)。其含義是一般有關敬禮和倫理行為上的「聖潔」(sacrality)。

ῥοσιος 只用了兩次，均直接指向天主 (15:4; 16:5)，且都是引述舊約的說話 (申 32:4; 詠 145:17)，意指一種無可比擬的正直。

iv. 「公義」(δικαίος)

此詞語形容天主的個人 (16:5)，祂的行徑 (15:3)，與祂的判斷 (16:7; 19:2)，天主以自己的正義，重建在歷史中被破壞了的善惡均勢。

v. 「坐在寶座上的那位」(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ὶ τοῦ θρόνου)

這稱號出現了共 11 次 (4:2, 3, 9, 10; 5:1, 7, 13; 7:10, 15; 19:4; 20:11; 另參閱 1:4)，表示天主有統治萬物的權力。

vi. 基督的「父」(ὁ πατὴρ)

「父」是基督向天主的一個比喻上的稱號 (1:6; 2:28; 3:5, 21; 14:1)。基督藉此名號而自稱為聖父之子，信徒藉基督與父產生父親與子女的關係；基督在自己的「父前」(ἐνώπιον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承認祂的名字。」(3:5) 他們的額上「刻著羔羊的名號和祂父的名號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πατρὸς αὐτοῦ)。」(14:1)

vii. 「我的天主」(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出自基督口中的一个稱呼 (3:2, 12), 表示基督與天主彼此間的真實和密切的關係。

viii. 「我們的天主」(ὁ θεός ἡμῶν)

基本上是盟約的說話 (12:10; 19:1, 6; 另參閱耶 31:33)。

在《默示錄》中趨向一個真實而密切的關係(21:3)。

ix. 「永生者」(ὁ ζῶν)

繼舊約的觀念, 天主擁有生命的圓滿, 超越人間一切時空的限制(1:18)。

x. 「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參閱 1:4,8; 4:8; 11:17; 16:5。這名號清楚地暗示了舊約中天主所啓示的名字「雅威」(יְהוָה) (出 3:14; 6:2)。天主在祂永恆的超越性中, 推動了救恩的程式, 使它在時間內發展, 逐步戰勝邪惡。最後, 天主將與得救的團體永久建立自己的關係, 這一切將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

b. 基督

1:12-20所記述的神視, 已是一個默示錄基督論, 指出耶穌基督的神學意義: 死而復活, 具有天主的一切屬性, 祂臨在自己的淨配新娘——教會內, 為她而生活, 又不斷用力推動她前進, 並以自己的說話來審判她, 使這新娘從內在淨化過來 (1-3), 更幫助她認識自己的時刻與惡勢力的關係。基督又跟她一起征服惡勢力, 使教會成為自己結合為一的新娘 (4-21)。

基督升天後, 坐在天主的寶座, 以自己的復活, 在歷史過程中滋養教會, 特別在惡勢力的迫害下, 繼續實現復活的勝利, 關於這特性, 《默示錄》的作者用了「羔羊」(ἀρνίου)這稱號。這羔羊是除免世罪者 (若 1:29, 36), 是唯一能開啓天主救世計劃封印的羔羊, 開啓封印, 即是給信徒解釋並實現計劃 (5:1, 6-8), 而羔羊自己是信徒崇拜歌頌的對象 (5:9-14等)。

現在就從《默示錄》對基督的 17 個稱號詳細剖釋《默示錄》的基督論。對於基督的稱號, 一部分與其他新約書卷相同, 另外有些稱號惟《默示錄》所特有。

i. 耶穌(Ἰησοῦς)

此稱號顯示對「歷史中的耶穌」格外重視, 在《默示錄》中只出現了五次 (1:9, 9; 12:17; 14:12; 17:6; 19:10, 10; 20:4; 22:16)。

ii. 耶穌基督(Ἰησοῦς Χριστός)

此稱號泛指耶穌的默西亞身份 (Χριστός)。在《默示錄》中有時

只用「基督」(Χριστός, 11:15; 12:10; 20:4, 6)。其他雙詞並用的章節包括 1:1, 2, 5; 22:21。另有些地方是指基督與天父一起擁有王權 (11:15; 12:10)。

iii. 主或王 (κύριος/βασιλεύς)

一般來說, 在《默示錄》中, 作者以主或王稱呼基督, 表示基督攻打邪惡勢力時的無敵勇力。此外, 這些名號有時帶著濃厚的禮儀色彩 (22:20, 21)。基督在《默示錄》中被稱為王 (11:8; 14:13), 「主耶穌」(22:20, 21); 「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κύριος κυρίων καὶ βασιλεὺς βασιλέων [17:14; 19:16])。

iv. 羔羊 (ἀρνίον)

作者用出 12 與第二依撒意亞 (依 52:13-53) 的主題, 把基督描寫成爲逾越節的羔羊, 祂被宰殺及讚揚(5:6, 12), 登上了天主的寶座 (6:1, 16; 7:9, 10, 11, 15, 17 等)。這名號共出現了二十九次。

v. 相似人子者 (ὅμοιον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

這名號雖然與新約中基督的稱號相同 (1:13; 14:14), 但在本書中, 作者似乎直接引述達尼爾的神視 (達 7:13), 表示基督在受到光榮後降來審判世界。因此, 這個舊約的神秘形象被轉移到基督身上。與這稱號有關的還有「坐在雲上的那位」(ὁ καθημένος ἐπὶ τῆς νεφέλης [14:14,16])。這都是達 7:13 的描述。

vi. 天主的聖言 (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ῦ)

這是給耶穌基督的獨特名號 (19:13), 表示祂的超越性和啓示者的身份(若 1:1-3, 18)。在《默示錄》中作者特別強調祂在救恩史結局的特殊地位和功能。

vii. 天主子 (ὁ υἱὸς θεοῦ)

基督以父的圖像啓示天主, 祂自然成爲父的子, 因爲祂與父一脈相連 (2:18)。

viii. 真實者 (ὁ ἀληθινός)

形容基督的證言信實不僞 (3:7; 6:10; 19:11)。

ix. 聖者 (ὁ ἅγιος)

中文翻譯看不出「聖者」的特別, 在希臘文用了冠詞 ὁ (即英文專有名詞的 The), 指基督是屬於天主的和獨一無二的。

x. 生活者 (ὁ ζῶν)

這裏也是用了專有名詞的冠詞 ὁ (The) 來指明基督就是那位永存者(1:18), 賦予人類永生的那位, 因祂本身就是那「生活者」。這個天主獨有的稱號, 如今也用在死而復活的基督身上。

xi. 元始和終末 («阿耳法»和«敖默加»; ἡ ἀρχὴ καὶ τὸ τέλος τὸ ἄλφα καὶ τὸ ὰ)

這稱號有時是用來稱呼天主 (1:8 ; 21:6) , 用在基督身上 , 表示祂藉復活的奧跡成了救恩史的開始和終結。人類的救恩史有它的開始和終結 , 但從永恆的角度看 , 「元始和終末」 , 即「無始無終」的天主本性。

xii. 忠信而真實的見證 (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ὸ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

見 3:14。另參閱 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ὸς (1:5) ; πιστὸ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 (19:11)。基督因為是天主和祂救世計劃的完滿可信和永恆的見證 , 為此 , 祂也被稱為「阿們」 (ὁ ἀμείν [The Amen, 3:14] ; 另參 1:7)。

xiii. 地上萬王的元首 (ὁ ἄρχων τῶν βασιλείων τῆς γῆς)

這稱呼表示基督在反對天主的一切勢力之上 , 享有無上權力 , 這權力是「歷史性」的 , 故以「地上元首」(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來稱呼 (1:5 ; 6:15 ; 17:2, 18 ; 18:3, 9 ; 21:24) , 當地上萬物都因基督被徹底改變的時候 , 顯示出基督的至尊性。

xiv. 猶大支派的獅子 (ὁ λέων ὁ ἐκ τῆς φυλῆς Ἰουδα)

顯示基督是達味後裔默西亞的臨現(5:5 ; 3:7 [ὁ ἔχων τὴν κλεῖν Δαυίδ] ; 22:16 [ἡ ρίζα καὶ τὸ γένος Δαυίδ]) , 這都是基督超越奧跡的實現(創 49:9 ; 依 11:1, 10)。

xv. 死者中的首生者 (ὁ πρωτότοκος τῶν νεκρῶν)

基督的復活在天主子女中 , 皆有時間上和性質上的優越地位 (1:5) , 因祂的死亡復活 , 展示祂對宇宙生命的權能 , 因此祂可以將永生賜給凡信祂的人。

xvi. 持有天主的七神者 (ὁ ἔχων τὰ ἑπτὰ πνεύματα τοῦ θεοῦ)

表示基督能指派那些侍立天主台前的天使到各地方去侍奉 (3:1 ; 4:5 ; 5:6)。

xvii. 那顆明亮的晨星 (ὁ ἄσπερ ὁ λαμπρὸς ὁ πρωϊνός)

基督的新名號 (2:28 ; 22:16) , 指復活的基督在末世的期待中 , 一如明亮的晨星 , 在信徒心中升起 (伯後 1:19) , 這名號也附帶默西亞的特性 (戶 24:17)。

c. 聖神

聖神學不是教會初期的研究主流 , 因此 , 《默示錄》對聖神的觀念尚屬雛形 , 大致上 , 《默示錄》的作者按舊約經書的暗示 , 把聖神看成天主的一個特性 , 祂是侍立在天主前的「七神」(τὰ ἑπτὰ πνεύματα τοῦ θεοῦ)。「七」在猶太文化中是完滿的表示 , 「七神」即天主能力的完滿表現 (1:4 ; 4:5)。

聖神的實際表現 , 就是發自超越一切的天主的一股能力 (δύναμις [authority] , 而不是外在的力量 [power])。因此 , 聖神能進入時空的歷史境界 , 實踐天主的使命。

在《默示錄》中，聖神發揮著先知性的行動 (1:10; 17:3; 21:10)，及復活的生命力 (11:11)，這種能力 (authority) 是天主與人在歷史中接觸的聖神。按《默示錄》作者的理解，祂屬於基督 (3:1)，被祂派往地上去 (5:6)。

被派往地上的「能力」是有位格的「聖神」(τὸ πνεῦμα)。祂負責給教會啓示真理 (14:13)，不停地向各教會說話 (2:7, 11, 17, 29; 3:6, 13, 22)，熾燃新娘教會對主的愛，並在末世的期待中支持她 (22:6)。

d. 新娘——教會

啓示，就是天主揭示自己，這啓示在基督身上完滿地完成。基督的啓示使命完成後，離世升天，但是，正如祂說過，天父將會派遣聖神到門徒們中間 (若 14:15-17; 25-26)。這是一個救恩的行動，由天主出發，經過基督，藉聖神再延續到教會。

作者認識並採用「教會」(ἐκκλησία) 這名稱，意指一個可識別和有地理規限的地方教會 (local church) (2:1 等)。¹⁴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及「眾教會」(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22:16)，不過，語調稍嫌一般化。但是，當作者提到在亞細亞的「七個教會」(ταῖς ἑπτὰ ἐκκλησίαις, 1:4, 11, 20) 時，以象徵整體的「七」暗喻了整個永恆的教會，她超越了實際的時空範疇。

有關教會的獨特意念，可由作者所使用的幾個意像看出來：

i. 七盞金燈臺 (τῶν ἑπτὰ λυχνιῶν τῶν χρυσῶν) (1:20; 2:1)

作者利用禮儀用的燈臺，來比喻教會是一個禮儀行動的整體，而基督則臨在禮儀當中。

ii. 七個教會的天使 (ἄγγελοι τῶν ἑπτὰ ἐκκλησιῶν) (1:20)

以天使的形象來象徵地上教會超越的一面。

iii. 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 (γυνὴ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 τὸν ἥλιον) (12:1 等)

「女人」在此處可解作聖母，也可比喻教會。如果喻之教會，這裏表示天上和地上的教會同時要在迫害的痛苦中，將基督彰顯出來。

iv. 耶路撒冷聖城 (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ἁγίαν Ἰερουσαλήμ)

耶路撒冷聖城 (21:10) 是舊約天主子民的宗教中心及朝聖地，作者用此舊約觀念來隱喻教會即舊約天主子民的整個觀念，她是在旅途中的子民(地上的耶路撒冷 [11 章]，也是天國的子民(天上的耶路撒冷 [21:1-22:5])。

v. 在[基石]上刻著羔羊的十二位宗徒的十二個名字

¹⁴ 教會是指眾人共同合作的一個聚會(assembly)。

(ἐπ' [θεμελίῳ] αὐτῶν δώδεκα ὀνόματα τῶν δώδεκα ἀποστόλω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21:14)

「十二」在猶太文化中表示完滿，如十二支派、十二宗徒等，此處象徵教會乃建基於宗徒。

vi. 新娘 (ἡ νύμφη) (21:2, 9 ; 22:17)

在舊約中，以民常比作天主的新娘，即天主以愛情與她訂立盟約，終生不渝，教會以這不可分離的愛情，與基督永久結合。

《默示錄》的教會論集中在「新娘」和「耶路撒冷聖城」的象徵意義。教會是新娘，她與基督的愛不可滅之外 (2:4)，還與日俱增 (3:20)，並且要征服一切內在的缺陷 (2、3 章)。

另一方面，她又是「聖城耶路撒冷」，有社會性和組織性的層面，聖城保衛了人民，教會也必須征服一切外面的敵人 (6-20 章)。

當教會完成了這兩個步驟後，才真正成為充滿愛意和被愛的「新娘」，一個聖潔而絲毫不沾染邪惡的「聖城」。

M. 特別神學主題

1. 末世論 (eschatology)

《默示錄》最明顯的主題，相信是末世論，這主題分佈書中各處。作者強調時光流逝，不再遲延，一切災難和天象變動都在催迫世界走向最後的結局，現分四點加以簡述：

- a. 救恩史的時限包括現在、過去和將來；這正好比天主的稱號：「今在、昔在、永在」(1:4, 8)。
- b. 文章結構顯露出一個趨向終結的牽引力，每段的趨勢反映時光流逝的快速：「因為時期已臨近了」(ὁ γὰρ καιρὸς ἐγγύς, 1:3 ; 22:10)¹⁵。
- c. 16:17-22:5 的引言告訴讀者那「偉大的日子」(τῆς ἡμέρα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16:14)，指整個歷史的終結已經來臨。在這末世的時期，雖然天地出現可怕的大異象，但是，這正是天上君王勝利的時刻，在這象徵性的結局中，邪惡 (πόρνε) 的化身，即地上君王、二獸、撒殫、死亡和一切歷史上與天主敵對的人，要永遠被戰勝，隨之而來是全面的更新，作者用了「新娘」的凱旋和「天上耶路撒冷聖城」作象徵。
- d. 年代的終結 (chronological end)

¹⁵ 按希臘文，「時期」有三個詞彙：

- 1) ὥρα: the hour, 指定的時刻，如若望福音常提及的「時刻」、「時辰」。
- 2) χρόνος: 指時間的延續。
- 3) καιρός: 預定安排的時刻，作者在 1:3 及 22:10 皆用了 καιρός 意指預定的時刻已臨近了，這時刻非人之所為，而是天主預定。

在這年代終結之前，有部分天主教子民被提早救贖 (anticipated salvation)，這「先贖」有導向整體救贖的作用，這些人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額上蓋了印的十四萬四千人 (7:1-8)，也是那些和羔羊一起站在熙雍山上的十四萬四千人 (14:1-5)，那兩個見證 (11:1-13)，和那些與基督一起為王一千年的人 (20:1-6)。

不過，歷來部分基督徒對末世論都有不同的見解，有時甚至錯誤地詮釋，現分述歷代對《默示錄》末世論的解釋：

a. 本質末世論 (qualitative eschatology)

《默示錄》中所講論有關世界終結、逼切時期，基督再來、最後審判、最後凱旋等，都是教會生活內所發生的事實，並不需要一個真正的「年代次序關係」(chronological relation)，這些寓意深長的象徵，總括了教會在各時代的主要遭遇。

b. 相對年代末世論 (relative chronological eschat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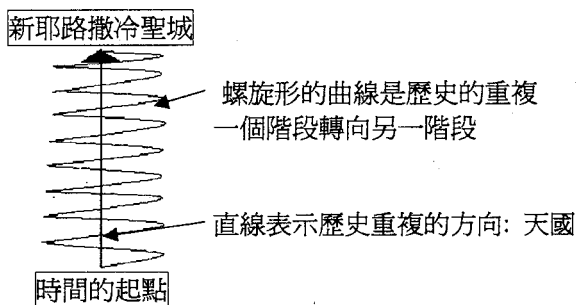
「基督再來」(παρουσία) (近在咫尺)，是閃族語法 (semitism) 一個表達形式，從末世的超越角度來看現世，不是指在時間上基督迅速的第二次再來。讀者若從這個角度探究，「近在咫尺」其實在強調基督復活後(時間上／歷史上的復活事件)，這超越的末世事件已滲透現世的物質世界中，並逐漸將它轉化。

c. 嚴謹年代末世論 (strictly chronological eschatology)

按《默示錄》的敘述，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當中確實講論一個真實和有時間性的轉變，有開始也有結束，事件有先後次序，直至到達最後一個結局，而這結局在逼近這個世界。

這三種末世觀可以綜合成爲兩個幅度：「現在」與「將來」，這一點可以從作者不斷變換動詞時態看出來。

《默示錄》的結構也顯露出一個時間的直線動向：



從第一到最後的一個段落 (16:17-22:5)，作者將曾經列舉的不同圖像和事件，來一個最後總結。書中的末世論一方面是超時間的

(super-temporal)，另一方面，表示了年代的先後（從前——現在——將來）的進度。究其實，這種文學和神學的表達方式，旨在說明末世的幅度，自從耶穌降世以後，已進入「已經」(already)及「還未」(not yet) 的境況。《默示錄》末世論的主要訊息，一如書中 14:6「永恆的福音」(εὐαγγέλιον αἰώνιον)一樣，是各時代信徒們的希望和鼓勵，在這個善惡鬥爭的歷史進程中，羔羊和教會必獲得最後勝利(6:2)。

B. 歷史神學 (theology of history)

《默示錄》的末世論不是脫離現實的一套學說，信徒的末世觀必須紮根於具體歷史中。《默示錄》的主要材料都是有關「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ἀ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1:1；4:1；22:6)。這些事件大致可歸類如下：

1. 暗喻作者當代的事實，如猶太之戰
2. 羅馬君王的崇拜
3. 教會、猶太教義、外教國家之間的衝突
4. 基督宗教得勝猶太教是來日征服羅馬的先兆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是指將來的事實，即教會的全部歷史(如 Gioacchino da Fiore, Nicolò di Lira)。而 Férét 則強調歷史當中的恒常性和各階段的演變。Schlier 綜合而論，《默示錄》指當代(同時間)發生或將來的事實，他撇開個別的具體事實，而申明《默示錄》只給我們一個救恩史的大綱，要用信德的眼光衡量，再配合到個人的歷史上，這個人歷史再投射到外面的事件上。

《默示錄》的作者確實將歷史與象徵揉合為一。換言之，以象徵或圖像作方法，以史實作根據，書中採用的象徵手法將史實從孤立的歷史具體地「抽象」出來，成為一個神學典範 (theological paradigm)。若這典範被安置在救恩史直線發展的軸心上，這「事實典範」就是指向各時期的「將來」。由於這是「抽象」於歷史事實，因此，它可以被引伸到各年代去，按年代發展而置前放後，構成了一個「神學理喻」典範 (paradigms of theological intelligibility)，應用到個別的歷史事實。

《默示錄》雖然有它的歷史根據，但是作者利用這些內容來作他的神學模式，即神學理喻典範，這都是先於任何具體歷史事實而存在。讀者需要將這些典範套入具體的歷史內容，而不是局限在象徵或預言的層面上，這些讀者，就是每一個聆聽聖言的教會團體。

第二章 耶穌基督的啓示《默示錄》1:1-20 (七封書信的引言)

A. 結構及內容

從內容可分成三個部分：

1. 序言 (Prologue) (1:1-3)

本書以「啓示」(或稱默示錄體)形式出現，作者的目的是藉著這種猶太文學形式，強調「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即在天主救世計劃的光照下的人世間事，這些事「已經發生」，而且「急促發展」。另外，寫作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在禮儀中宣讀，這啓示才能有效地到達每位信友的生活中。

在 1:1 中，ἀ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 (必須快要發生的事)，這些事是由天主，通過耶穌基督、天使及若望，傳達給讀者及聽眾。這天主的啓示(預言)「天主的話及耶穌的見證」，正是七個「真福」的第一端。這啓示需要急於傳達，因為「時期已臨近了」(ὁ γὰρ καιρὸς ἔγγυς) (1:3)。

2. 禮儀導言 (1:4-8)

此段又可分為兩小段

a. 4-5a 致候詞

這開端的致候詞是天主的祝福，也是來自基督的聖神的祝福。作者與讀者於此展開對話，同時，這也是七封書信的第一個預言。「七」在猶太文化中是「完滿」之意，除了本地教會，這些書信也是寫給普世教會。

b. 5b-8

是有關天主本身的描述，同時亦是讚頌和感恩(1:5b-6 [祝福])。藉此機會，宣講者再向會眾說明清楚，這位基督就是那位推動救恩史和消滅一切邪惡，並結束歷史的人物(1:7)。眾人經過片刻的反省後，贊同了宣讀者的話而同聲回答：「阿們」(1:6)。宣講者被提升到天主的大能當中，然後結束了導言。

3. 「復活基督」的經驗 (1:9-20)

「復活基督」是《默示錄》中第一個神視，這神視以寫信給七個教會的指令開始和結束，與此同時，這七個小亞細亞的教會也被指出所在的地方(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和勞狄刻雅)。「七」也象徵整個教會(1:11)。

「復活基督」的經驗以「神視」形式表現：

地點：帕特摩島

時間：主日（在禮儀中，信眾重新體驗復活的日子）

方式：個人的（若望與聖神接觸；1:9-10，另參達 10:1-4）

神視內容：

a. 第一部分

基督以象徵形象出現，這形象源自典故（1:12-16；另參達 10:5-6）。基督臨在祈禱的教會中（七個金燈臺），祂是擁有權位的默西亞（相似人子[達 7:13]）；祂的衣飾暗示祂的司祭職（長衣和金帶），祂具有天主的屬性（白髮），祂向教會發出深不可抵的話語（雙刃的劍）。

b. 第二部分

基督掌握教會，向她保證永生（七顆星即七位教會的天使，1:20 提示教會有天上和地上的層面），祂就是那位顯聖容的耶穌（面容如太陽）。

綜言之，《默示錄》的第一個神視「復活基督」揭開了《默示錄》的宗旨，祂是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將天主的訊息啓示給世界，作者若望是其中一位僕人，替基督將這些訊息傳達開來，這訊息也即是那位「復活基督」的喜訊。

B. 注釋

1:1 整部《默示錄》以耶穌基督的啓示 (αποκάλυψις) 來作序幕。這啓示不是從別的中介，而是「耶穌基督的」(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賓語形容詞 [objective adj.] 或主語氣形容詞 [subjective adj.])，解作「關於祂」或「由／屬於祂」。在教父時代，一般取向主語形容詞，即「由／屬於」。基督是天主與人的中保，祂是那位被派遣者，將天主的訊息啓示給世界¹⁶。「啓示」一詞本是希臘文化的用語，後成爲了教會初期的術語，這術語不是解作「預言」或「揭秘」，而是基督在世界窮盡時的光榮顯現（羅 2:5；8:19；格前 1:7；得後 1:7；伯前 1:7, 13）。「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這是默示錄文學的特殊講法，表示天主救恩的完成已近在眉睫，這救恩是一次而永遠的，不可挽回的。在基督信仰當中，基督的逾越奧跡已開啓了救恩史的最後時期，這同時是「末世」的真正意思。

1:2 作者若望很清楚的表示，他爲天主的話和耶穌基督作了見證，這見證正是他的立場，也是「快要發生的事」的見證。在新約中，「見證」(μαρτυρία) 與先知訊息有密切關係。見

¹⁶ 參達 2：28：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天主在歷史背後，通過祂的天使，將訊息帶到人間，藉此引伸若望是其中一個僕人 (δούλοις) (1：2)。

證者若望就是聽到天主的話或看到神視後，把訊息傳遞，使聽眾作出信仰的回應。

若望神學中，耶穌被視為最卓絕的天主的見證。教會由於接受啓示，受聖神光照，也負起作證的使命。

「見證」一詞本來泛指一般的見證，但是在基督徒的詞彙中，也指訓導的意思。如耶穌為天父作證直至死在十字架上，同樣，基督徒的生活見證也須準備為信仰捨棄生命，即殉道。

- 1:3 這節是《默示錄》第一端「真福」。這「真福」包括三個行為：誦讀、聆聽和遵行書中所記載的。「真福」(μακάριος)是人獲得喜樂的其中一個條件。換言之，任何人在禮儀中誦讀、聆聽及遵行天主的話是有福和喜樂的。

舊約中的「有福」(בִּרְצוֹן)只用在人身上，泛指生命的完滿及所有與此有關的事，如妻兒、美貌、名譽、智慧、熱誠、信賴天主、罪過的赦免、正義和最後的得救。新約中，μακάριος也用在天主身上(弟前 1:11；6:15)，更普遍的法，是指人在末世救恩中的喜樂。而在《默示錄》中的七個「真福」，正表達出圓滿的喜樂實現在忠於信仰的人。現列舉如下：

1. 1:3 那誦讀，聽了預言，遵行書中所記載的
2. 14:13 凡在主內死去的
3. 16:15 那醒著並保持自己的衣服
4. 19:9 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
5. 20:6 於第一次復活有份的人
6. 22:7 凡遵守本書預告的
7. 22: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

由此可見，這些「有福」的人，就是那些忠貞保持信仰的人。

「時期臨近」為許多人來說，是審判世界的意思，但是在聖經詮釋中，「因為時期已臨近了」(ὁ καιρὸς γὰρ ἔγγυς ἐστίν [22:10]) 是指救恩史的末期，最後接近完滿的時期業已開始。

希臘文中有三個指「時間」的詞彙 (另參注 15)：

1. κρόνος：指延續性的時間，或一段時間 (2:21；6:11；10:6；20:3)
2. ὥρα：a. 指一天中的時刻 (3:3；9:15)
b. 一段很短的時間 (17:12；18:10, 17, 19)
c. 某事件發生的時間 (3:10；11:13；14:7, 15)
3. καιρός：a. 不是指時間的長短，而是適合的時期、機會 (12:12)

b. 指定的時期 (11:18)

c. 末世的時期 (ὁ καιρός, 加上了冠詞 ὁ [the]1:3; 22:10)¹⁷。這正是「時期臨近」的意思。

1:4 「七個教會」(ταῖς ἑπτὰ ἐκκλησίαις)

導言中已說明,《默示錄》的作者一方面根據歷史,另一方面指向普世。這七個教會,是歷史上七個亞細亞教會,以厄弗所為中心,分佈於今日土耳其西部,默 2-3 論及這些教會所說的話,必須在這地理歷史背景中明瞭。

「七」象徵了教會的整體。因此,作者所致書的訊息也是指向超越了時空的教會。

「恩寵與平安」也是保祿常用的祝福語,兩者加起來代表沒有戰爭的意思。

「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者」(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是出 3:14 天主啓示祂名字的演譯。在猶太的希臘主義時代稱「雅威」為「那位存在者」(ὁ ὢν),在猶太釋經 (Targum Yerushalmi) 稱為「那今在、昔在及將要在者」。1:4 一如 Targum 之稱號,但為了更表現出末世的意思,把「將要在者」改為「將來永在者」(ὁ ἐρχόμενος)¹⁸。「將要在者」或「將要來者」都是解作「天主將要進入人的歷史」之意。

「七神」(τῶν ἑπτὰ πνευμάτων) 指充滿活力之聖神(「七」是圓滿之意)。此處似受依 11:2 的影響。「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他內。」即所謂「聖神七恩」。不過,按照舊約的意思,這「七神」也可解作「天主之神」(創 1:2)。舊約時代,聖三的道理尙未形成,「聖神」的觀念在基督徒團體中才開始發展。

1:5 「忠實的見證者」(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ός)

舊約中,「見證者」或「證人」都是默西亞的稱號(依 55:4),特別在詠 89:38 把默西亞比喻作天上忠實的見證。

「死者中的首生者」(ὁ πρωτότοκος τῶν νεκρῶν)

按神學的解釋,默西亞是死者當中首先復活者,因為祂以自己的死亡復活,帶給人類永生。

「地上萬王的元首」(ὁ ἀρχων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 τῆς γῆς)

¹⁷ 12:14 的一段、兩段及半段時期,是默示錄式的「日期」,1+2+1/2=3 1/2。

¹⁸ 思高版將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主格單數陽性現在時態 [中間/被動] 語態分詞; nom. sg. m. pres. mid/pass dep. part., 另參拉 3:1) 譯作「將來永在者」,只是強調默西亞的末世性。ἐρχόμενος 與 16:5 的 ἐσόμενος (主格單數陽性將來分詞 nom. sg. m. fut. part.) 一樣,解作「將來者」或「將要來者」。

「地上萬王」一詞可能指當時的羅馬帝國，或巴勒斯坦當中特定的地域。

由此可見，這三個名號：「見證者」（ὁ μάρτυς）、「首生者」（ὁ πρωτότοκος）及「元首」（ὁ ἄρχων）皆指向基督的苦難死亡（見證者，μάρτυς）、復活（首生者，πρωτότοκος）和受舉揚（元首，ἄρχων），這正是教會初期的基本信仰。

1:5b-6 「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祂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

這是《默示錄》的救恩論。「血」一字提醒讀者出 19:6（另參看伯前 2:5, 9），天主以羔羊的血將以民從勞役中解救到福地，成為一個受祝聖的民族，解脫了埃及人的束縛，能自由地在聖殿中敬拜天主，成為司祭的民族。以這段出谷歷史的「血」來看新約中的「那愛我們」的默西亞，就更清楚這「新約的羔羊」的使命。「我們」即基督徒，是指那些分享基督永生，並承認祂是主的人。

「阿們」（ἀμήν）是希伯來文 אָמֵן 的音譯，意即「肯定、贊同」。這也是一個隆重的禮儀格式，會眾藉此表示：

1. 承認和接受某誓言所包含的祝福和詛咒（申 27:15-26）
2. 接納某人的吉祥訊息（耶 28:6）
3. 參與光榮讚（詠 106:48）

אָמֵן 的基本意義是某人或物的穩定不變，信實無偽。¹⁹ 在默 3:14 中，作者稱基督為 ὁ ἀμήν，表示耶穌基督是天主忠信的見證和救世計劃的完成者，祂是天主愛世人的確證。

1:7 「乘著雲彩降來」（έρχεται μετὰ τῶν νεφελῶν）

雲彩是天主顯現（theophany）的傳統表達（出 19:16；依 6:4；谷 9:7；宗 1:9），此處如瑪 26:64 一樣，受達 7:13 的影響。《默示錄》中這位「全能上主天主」的形象，與達 7:13 所述的有點類似，但不盡一樣。另外，也可參照匝 12:10 所提及的「被瞻望」的那一位。

1:8 「阿耳法」（Α）和「敖默加」（Ω）是希臘字母首及最末的兩個字母。解作「開始」和「終結」（21:6；22:13），在依 41:4 也提及上主是開始和終結，即天主是永恆者。

在舊約中，「全能者」（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指的是天主所創造的天象或天使，是天主能力的表現。在希臘文化中，這也是君王的稱號。

1:9 作者若望對團體有三個重要態度：「共患難」、「同王權」、「同

¹⁹ 希伯來文中，אָמֵן 表示穩定、可靠、信實與忠信。與 אָמֵן 同一字源。

忍耐」。這都是末世角度中信友的境遇。

「患難」：教難就是參與十字架，幾時信友們參與了十字架，就開始了末世鬥爭。

「王權」：與基督的統治權聯合，克勝死亡和一切惡勢力。

「忍耐」：希臘文 ὑπομονή，可解作「恆心」的意思，指在考驗和誘惑中對主的忠信，這也是《默示錄》一書的基本信念。

「帕特摩島」(Πάτμος)：作者被流放到帕特摩島，因為他「為天主的話，並為給耶穌作證。」此島位於愛琴海上其中一個海島。²⁰

1:10 「在神魂超拔中」(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從希臘文的意思，ἐν πνεύματι 是在聖神中，此處指感受聖神後的狀況，並非一種屬於希臘文化占卜術中的出神現象(raptus ecstaticus)。

「在一個主日上」(ἐν τῇ κυριακῇ ἡμέρᾳ)

在舊約中，「上主的日子」(יְהוָה' יוֹם) 指天主在歷史中的特殊行動。充軍後，猶太人的文化漸帶末世意味。為基督徒來說，末世時期已在基督降生後開始了，「主日」正是紀念基督的逾越、凱旋和預告祂的再來(παρουσία)。初期教會以一周的第一天(即主日，星期日)作為聚會、祈禱及擘餅的日子，以慶祝基督的復活和期待祂的再來(宗 20:7；格前 11:26；16:2)。

「號角」(σάλπιγγος)是天主顯現時的一個傳統表達(出 19:16)，同時也帶有末世意味(索 1:16；依 27:13；瑪 24:31；格前 15:52；得前 4:16)。猶太人新年(Rosh Hashanah)和贖罪節的禮儀中都有吹號角的儀式，有期待默西亞和末世的意味。

- 1:11 明顯地，作者在聖神中所聽見的，不是為他個人的神益，而是為教會。七個教會，是具體的標明當時的七個本地教會外，還指向「七」所象徵的普世教會，他受命而書於紙上的，是將聽到的訊息作出見證與傳遞。作者將書於紙上的見證帶到各教會，是為眾教會可以在聚會中宣讀及抄寫。按照《默示錄》所提供的路線，作者若望先到厄弗所，然後北上斯米

²⁰ 帕特摩島位於厄弗所西南約九十公里，南北長只有十五公里，東西闊約七至八公里，由火山岩所形成，島上居民多以捕魚維生。海島由三個小島組成，此三小島又形成一個半圓形，向東方開放的月牙。自古以來，帕特摩島十分受教會重視，早已有一座會院建築於此，稱為「神學家聖若望會院」，屬東正教管理。見 Clement of Alexandria, *Quis dives Salvetur*, 42; Origen, *In Mathaeum*, XVI, 6; Euseb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18.1-3; Tertullian, *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 36.

納及培爾加摩，再由培爾加摩走向東南方到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與勞狄刻雅。

1:12 「七盞金燈臺」(ἑπτὰ λυχνίας)

在七十賢士譯本，*λυχνία* 就是猶太人傳統的 לִּיְחֲנִיָּה ，即在燈座上有七盞油燈 (*λύχνοι*, לִּיְחֲנִיָּה)，根據出 25:36ff，燈座擺放在聖所內 (參希 9:2)。撒羅滿時代，聖殿內設置十座金燈臺，五個在殿前的左面，五個放在右邊 (列上 7:49 = LXX 7:35；編下 4:7)。按匝 4:2，在先知的神視中，他看見一座純金的燈臺，頂上有七盞燈。因此可見，作者沿用了三個傳統，「七」的數字來自出谷紀及匝加利亞先知書，燈臺的排列則來自列王紀上。

1:13 「在燈臺當中有似人子的一位」按字面的意思，祂可能站在第四燈臺後方，或在燈臺後自由行走 (參 2:1)。「人子」(*ὅμοιον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毫無疑問，此節與 14:14 都是引用達 7:13 的「人子」(*בְּכֹר אֲנִי*)。「人子」一詞用於基督身上，是表明祂是光榮的主，但同時又是真人²¹。「人子」身穿長衣 (*ποδήρη*)²²，佩金帶 (東胸帶為穿長衣的人是為方便行動) 正是神聖的一種氣派。

1:14 「祂的頭和頭髮皓白」，為使讀者的注意力漸漸集中在祂身上，從服飾開始，作者繼續形容人子的面貌。皓白的頭髮象徵年邁，將這形象放在人子身上的，還有偽經哈諾客先知書 46:1。作者將這永恆的象徵 (白髮) 放在基督身上，是為強調基督的死亡復活 (1:18；2:8；5:12；22:13)。不過，「頭和頭髮皓白」也可解作年老力衰。事實上，基督是永恆不變的，這裏宜解作祂的永恆和尊威 (參肋 19:32，箴 16:31)，這正是作者所看到的復活升天的基督。

1:15 作者以「燒煉的光銅」來形容人子的腳，是表示腳的穩重有力，跟達 2:33, 41 所引伸的相反。作者強調「烈窯」，有可能是表示光銅不但是最佳最亮的品質，並且還在燃燒。「有如大水的響聲」可參考則 43:2，以色列的天主的聲音就如大水 (*בְּקִיֵּל מֵיִם רַבִּיִּים*)，按猶太人的觀念，天主的聲音可以是溫柔，亦可以是驚駭的，視乎情況而定。

²¹ Victorinus: "similem dicit post mortem derictam, cum ascendisset in caelos." Irenaeus (iv. 20. II): "sacerdotalem et gloriosum regui eius adventum." 這人子帶著司祭與君王的形態。

²² 根據匝 3:4， $\delta \text{ ποδήρης} = \text{מַחְלָצוֹרַת}$ ，這是大司祭的服飾，還有在則 9:2f, 11 及達 10:5 的細麻衣 (קִדְדָר)。「長衣」通常表示尊貴或高位。

1:16 按閃族的思想，天上的星宿是在天主手裏 (參約 38:31f; 依 42)，如果天主停止支撐，星辰便會墜落。「七顆星」即所有的星體。

「口中發出一把雙刃的利劍」，這形象在 19:15 再次出現，用以形容「天主聖言」的力量，天主的說話非處於靜止狀態，而是從口中不斷發出(羅馬短劍狀似舌頭)，具有降服邪惡的力量。舊約中也經常用上利劍的象徵來形容天主的話 (依 11:4; 49:2; 另新約中如弗 6:17; 希 4:12)。

「面容有如發光正烈的太陽」，作者可能聯想到耶穌顯聖容的景象，耶穌顯聖容時，正是彰顯祂復活升天後的光榮 (瑪 17:2，讀者要注意，谷 9:3 及路 9:29 沒有提及耶穌的容貌光如太陽)。

1:17 人子將右手按在作者身上，這並不矛盾於祂右手也在同時執著七星，因為，正如在本書導言中經常強調，《默示錄》是一部象徵的書，非為理性而作。天主的右手可以同時掌管宇宙、教會及復活生命。另外，此節對天主形態之描寫，與耶穌顯聖容的情況相似 (參瑪 17:1-8，特別是 17:7; 谷 9:2-8; 路 9:28-36，特別是 9:34)。有關天主自我啓示的名字，在依 44:6; 48:12 可找到完全一樣的名字：「元始、終末」。這個末世性的名字，明顯地，是指向基督。在下一節有更直接的闡釋。

1:18 ὁ ζῶν 如翻譯為「生活者」，比「生活的」更貼切。在舊約中，天主通常被冠以「永生」來形容，如蘇 3:10：「永生的天主 (יְיָ אֱלֹהֵינוּ)」另參考詠 42:3; 84:3; 歐 2:1。此外，舊約中有一個形容生活的天主的程式，參閱申 32:40 (我生活，至於永遠)，依 49:18 (我永遠生活)，耶 5:2 (上主永在)，達 12:7 (永生者)。在新約中，「永生者天主」更被廣泛地運用 (瑪 16:16; 26:63; 宗 14:15; 羅 9:26; 格後 3:3; 6:16; 得前 1:9; 弟前 3:15; 4:10; 希 3:12; 9:14; 10:31; 伯前 1:23)。至於更詳盡的描述，可參閱默 4:9f; 10:6; 15:7。

根據若望神學，基督的生命與父息息相關 (若 5:26：「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樣祂也使子成為生命之源。」)

從舊約到新約，我們可以看出，天主在以色列子民和基督徒的眼中，鮮明地是一位永生的天主，這位永生的天主正與死亡相對，復活的基督雖然曾經死過，但是，由於祂是那位「生活者」，並與永生的父相通，死亡之門 (詠 9:14; 107:18) 及陰間之門 (依 38:10; 瑪 16:18，另參閱約 38:17) 不能勝過祂，因為祂掌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意思是基督的權能制勝

一切邪惡的勢力 (瑪 16:19；默 3:7；9:1；20:1)，《默示錄》的作者旨在道出持有死亡和陰府鑰匙的基督，祂的能力戰勝了死亡 (若 5:28)，凡相信祂的人，即使死了，仍然活著，凡活著而相信基督的人，由於基督是那位「生活者」，必永遠不死 (參若 6:25-26)。

1:19 「現今的、以及這些事以後要發生的事」是指當時教會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此外，還包括世界的事情，這些事都是顯而易見的，關於將來的啓示，雖然有些暗晦，但是，對於掌握永生的基督，則是確定不移 (參瑪 28:18)。

1:20 奧義 (μυστήριον) 是指一個象徵性神視的內在意思，例如達 2:47，另參 17:7 有關「婦人」的奧義。

七顆星，是指七個教會的天使，可能是七個亞細亞教會的代表，或是主教，不過亞細亞教會當時是否已設有聖統制，還不確定，但是，如果瞭解為教會的「治理者」，則較為恰當，拉 2:7 中「上主的使者」(מלאך יהוה) 可以引伸作一佐證。《默示錄》用了「天使」一詞共 60 次 (不包括與「教會」一詞相連)，「天使」或「使者」被解作服務於天主或魔鬼的「非人類受造物」。若拼在「七個教會」時，可解作教會的服役者，與教會地位等同 (Beatus: ecclesias et angelos earum intellegas unum esse)。如果教會的天使以星來形容，而七個教會像七盞金燈臺，那教會與服役者同時是屬於光明的，即天主的。

C. 神學訊息

明顯地，從第一節即開宗明義說：「耶穌基督的啓示」。整部《默示錄》不是在說末日預言，而是耶穌基督的啓示，還有那些「必須快要發生的事」及為天主的話與耶穌基督的見證者。耶穌基督的啓示不是別的，而是「天主賜給祂的」，說明啓示的最終源頭是天主自己，這啓示由耶穌基督來完成，祂就是那被宰殺的羔羊 (5:6)。而這位羔羊是天主忠實的見證者 (1:5)，這忠實的見證將祂帶到十字架上，在此與天主為王，十字架上的忠實見證者，同時也是天主完滿的啓示者。天主的啓示需要在禮儀慶典中重新實踐，「那些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1:3) 從這裏開始，貫穿整部《默示錄》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禮儀慶典，在崇拜中，對象是坐在寶座上的羔羊，這崇拜實現了「真實」，即天主與宇宙的「真實」，因為在崇拜中，天人合一。

D. 牧職反省

有關「天人合一」，是儒家的世界觀。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宇宙境界是大同，「天人合一」是達致大同的一度重要階段。按照《中庸》「天」是「人意」(the will of people)。在孔子的思想領域中，始終沒有神的觀念，他之所謂「天」(Heaven)是人倫的最高境界，換言之，「天」不是神，而是「修身」的致境。從這理論可以看出，孔子的倫理生活是一種「自救」，而非「神的救贖」，通過不斷的修身，自我超越，最後到達「天」，即人倫生活的最高層次，因而天人合一。

孔子認為，聖賢皆是「仁人」(humane human being)，這些聖賢經修身後，生活道德合乎「禮」「ritual」，通過「道」(way)而過著合乎人性的生活。「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25:1)。

在孔子來看，「仁」是修身的最高標準，同時，亦是萬物根源。內在的「仁」，活于外在而合乎「禮」，這就是一個「仁人」的生活。可以說，「仁」是人的內在道德修維，而「禮」就是實踐「仁」的一個與社會責任上關係的過程。由是觀之，聖賢不斷修身，以「天」為依歸，這「天」原是形而上的有一個有關「心」(heart and mind)的事實。

從聖賢們的修身成仁，清晰地看出一個神修旅程，由外在的「禮」進入內在的「心」，「克己復禮為仁」是也。因此，一位儒家聖賢，從現代術語形容，是能夠掌握並平衡外在和內在的「道」，最後「天人合一」，如果普世人類皆循此道而活，則世界進入「大同」(universal harmonization)。

如果要跟儒家對話，基督宗教可以從「天人合一」這一點出發，縱然儒家的「天」是無神的，而基督信仰則是有神的觀念。但是，從修身到宇宙和諧之境，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寫照和終向。因此，在「天人合一」的基督身上，我們找到了「仁」之所以為「仁」，「道」之所以為「道」，「禮」之所以為「禮」。

第三章 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默示錄》2:1-3:22 (七封書信的內容)

名義上，這是作者寫給七個教會的書信，實際上，是有關末世審判的言論，也是審判前的一個「悔改空間」(spatium paenitentiae, space of repentance)，特別是在 2:5 已指出這個「悔改空間」：「所以你該回想你是從那裏跌下的，你該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若你不悔改，我就要臨於你，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從第二及三章的內容分析，只有一個主題：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而這七封書信共有七個特點：

1. 沒有致候詞
2. 沒有告別語
3. 收信人是天使，即主教
4. 以基督做寫信人，實際上是若望，但因主之名。
5. 在每一個情況下，基督被等同於第一章神視中所出現的默西亞的形象，如
 - a. 右手握著七顆星 (2:1 ; 1:20)
 - b. 身為元始和終末 (2:8 ; 1:8)
 - c. 持有雙刃利劍 (2:12 ; 1:16)
 - d. 那位眼睛有如火焰，雙腳有如光銅的天主子 (2:18 ; 1:14-15)
 - e. 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顆星 (3:1 ; 1:4, 16, 20)
 - f. 掌有達味鑰匙 (3:7 ; 1:18)
 - g. 那做「阿們」的 (3:14 ; 1:6)
6. 末世最後時刻的勝利
7. 七個亞細亞的城鎮，「七」顯然是象徵的數字，表示完滿之意。

A. 結構及內容

表面看，給七教會的信，其實是一個「大訊息」的七個小分段，每一小段遵循一定的文學格式：

1. 收信人：「你給 ... 教會的天使寫 ...」
2. 基督的自我介紹：「那 ... 這樣說 ...」（比較「上主這樣說」）
3. 對個別教會的批判（積極與消極）：「我知道你的作為」
4. 特殊的勸導：「你該回想／不要怕／你應當悔改 ...」
5. 一般的勸導：「有耳朵的，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
6. 應許末世的賞報：「勝利的，我要把 ...」

值得注意的，在書信中，基督都以第一人稱講話，祂親自向自己的教會說話，並且淨化及關心教會的內在生活。其實，這些對個

別教會的訊息，有它普遍而恆久的價值，是向教會整體（「七」的象徵）說的話。

另外，提及到教會的個別情況，也是普世性的，藉象徵性的名字（如依則貝耳 [Jezebel]，可能指的是尼苛勞黨人），可以影射到任何時空，這就是基督對教會於各時代的淨化和勸導。

B. 注釋：第二章

2:1-7 給厄弗所教會

2:1 「厄弗所」(εφεσος)，位於小亞細亞 (Asia Minor) 西岸，是亞細亞行省的都會。厄弗所的海港在地中海沿岸僅次於亞歷山大利亞 (Alexandria)，是天然的東西文化交匯點。羅馬時代成了宗教混合主義 (religious syncretism) 的中心，包括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在內。公元 50-55 年間，保祿曾在此處傳揚福音，並建立了教會，自此成了省內的基督信仰中心 (宗 19:10)。公元 70 年後更成為東方基督信仰的核心。在此節作者點出厄弗所教會情況的引子。

2:2-6 作者在此節提出八個重點：

1. 作者知道厄弗所教會的主教的作為和勞苦 (2:2)
2. 主教的堅忍 (2:2, 3)
3. 不能容忍惡人 (2:2)
4. 查驗出那些自稱為宗徒而實非宗徒的人 (2:2)
5. 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 (2:3)
6. 毫不厭倦 (2:3)
7. 悔改 (2:5, 5)
8. 惱恨尼苛勞黨人的行為 (2:6)

關於第四點：「自稱為宗徒而實非宗徒的人」(τούς λέγοντας ἑαυτοὺς ἀποστόλους καὶ οὐκ εἰσὶν)，作者指出，在早期教會中，出現了一些偽裝「先知」或「宗徒」的流動宣講者(得前 5:20，若一 4:1)，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 (St. Ignatius of Antioch, 大概卒於公元 110 年) 也提到在厄弗所的假宗徒 (參 Ad Ephesios, 9:1)。

關於尼苛勞黨人 (τῶν Νικολαϊτῶν, 參默 2:14-15; 宗 6:5)，意解「吞噬／征服」別人，即引導別人墮落，我們不大清楚這派人的學說，大概是一些有「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傾向和行為放蕩的人。

2:7 「生命樹的果實」(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按希臘文並沒有「果

實」一詞，只是生命樹)。這裏暗示創 2:9，人犯罪後被逐出地堂，不能接近生命樹(創 3:22, 24)。充軍後，猶太主義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把選民領入伊甸樂園，例如在猶太文學「聖祖肋未遺訓」18:10-11 中曾道：「祂(默西亞大司祭)要打開樂園的門，賞賜聖者由生命樹上取食 ...」

2:8-11 給斯米納教會

2:8 斯米納位於希臘本土，是一個海港，在厄弗所北面約 56 公里 (35 英哩)，在古代被稱為「亞細亞的迷惑」，本是一個山城，忠於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致力對抗迦太基 (Carthage) 和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因而獲稱為「忠信的斯米納」(Smyrna fidelis)，並於第二世紀時建有羅馬的女神廟。城內住有許多猶太僑民，同時亦是猶太裔基督徒的中心，這些猶太僑民對基督徒時加迫害，聖頗里加保的殉道由此可見原因 (St. Polycarp, 70-156)。

2:9 「撒殫的會眾」(συναγωγὴ οὐ σατανᾶ)

當時，基督徒自信是真正的「猶太人」，真正的「以色列」(羅 2:28-29；迦 3:29；6:16)，那些不接受基督為默西亞和迫害教會的猶太人，反而不是亞巴郎的子女，實際上是撒殫的子女(參若 8:44)，他們不再是「上主的會眾」(戶 16:3；在 LXX 戶 31:16 寫作 τῆ συναγωγῆ κυρίου)，而是「撒殫的會眾」(συναγωγὴ τοῦ σατανᾶ)。由此可見，當時在猶太人與猶太基督徒之間一定存在不少衝突，特別是信仰上的矛盾，基督徒不被猶太人所接受，而猶太基督徒反過來說猶太人不是猶太人。

2:10 「遭受困難十天之久」(ἔξετε θλιψιν ἡμερῶν δεκα)

這是一個教難的預言，但為期甚短(在此處，「十天」是短的象徵)，這教難來自猶太人(魔鬼 [διάβολος σατάν])，作者可能暗示第二世紀猶太人煽動的教難(見 De Martyrio Sancti Polycarpi Epistula Circularis)。

「生命的華冠」(τὸν στέφανον τῆς ζωῆς)

殉道有如競技場上的搏鬥，勝利者獲贈桂冠。

2:11 「第二次死亡」(τοῦ θανάτου τοῦ δευτέρου)

最後和決定性的死亡，即人離世後整個人永恆的死亡(見

20:6, 14 ; 21:8)。

2:12-17 給培爾加摩教會

2:12 位於斯米納和厄弗所北面，城建於 300 公尺（約 1000 英尺）山丘上，在宗教上可稱為偶像崇拜的先鋒，城中建有眾多廟宇，而且更是亞細亞眾城中首先公認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廟宇中供奉奧古斯都和羅馬神廟，被《默示錄》的作者稱為「撒殫的寶座」（2:13），城中還住了尼苛勞黨人。培爾加摩是亞細亞地方中，崇拜 Asklepios 的首要地方²³。

2:14 巴郎的教訓 (τὴν διδαχὴν Βαλαάμ)

所謂尼苛勞黨的異端，就是准許參與外教人的祭宴和淫亂，在這一點上，被認為是與舊約巴郎先知的故事有關（戶 22-25；31:16）。按猶太經師的詮釋，巴郎曾建議摩阿布王巴拉克送一些摩阿布女子給以色列人，使他們離棄真信仰而敬拜邪神及吃祭肉，基督徒也繼承這種思想，視巴郎為煽動以色列子民不忠的人（猶 11；伯後 2:15）。

2:17 「隱藏的瑪納」(τοῦ μάννα τοῦ κεκρυμμένου)

「瑪納」(מָן [出 16:31ff]) 是「隱藏」的。按出 16:32-34 (希 9:4 重提)，在會幕中保留了少許「瑪納」以作紀念。其後有新的有關傳說，在耶路撒冷被毀滅前（公元前 587 年），耶肋米亞先知把約櫃和「瑪納」收藏在乃波山上一個秘密地方（加下 2:4-8），後期的猶太主義指出這些「瑪納」將在「上主的日子」（以色列復興）再被尋回。因此，「隱藏的瑪納」寓意著末世時期人們領受默西亞的恩賜，特別以此「天糧」與外教人的祭肉對比。可以說，這「天糧」暗示了聖體聖事（參若 6:31-58）。

「刻有名號的白石」(ψῆφον λευκήν, 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ψῆφον ὄνομα καινὸν γεγραμμένον)

白石可指是普通的一塊石，但在此處帶有神秘的意味，只有擁有的人才能看懂。不過，白石之真義不可而知，可能指一種通行證。「名號」在閃族語系文化中代表「本性」和

²³ 參考 Philostratus, *Vit. Apollon*, iv. 34: ἡ Ἀσία εἰς τὸ Πέργαμον ... ξυνεφοῖτα, Herodian, iv. 4. 8, ἡ πείχη εἰς Π. τῆς Ἀσίας Χρήσασαι βουλόμενος θεραπείς τοῦ Ἀσκληπίου, Mart. ix. I, "Aesculapius Perga-mensis deus," Asklepios (Ἀσκληπιός) 是希臘的「藥神」，他通曉一切藥理，能起死回生，因此遭到 Zeus 的嫉妒，把他置諸死地。後來命運之神把他復活過來，重新做神。

「事實」，一個新名號指的是一個新事實，指末世救恩的新事實。

2:18-29 給提雅提辣教會

2:18 提雅提辣，由培爾加摩到撒爾德路上的一個小城，曾是馬其頓的軍事據點之一。位於培爾加摩東南約 64 公里 (40 英里)，在整個培城中，沒有奉行羅馬帝國的「君王崇拜」，教會屬於小團體。

2:20 「依則貝耳」(Ἰεζάβελ)

典故是舊約中以色列王阿哈布之妻，她曾企圖在北國傳揚邪神巴耳的敬禮 (列上 16:31；列下 9:22)。這個象徵的名字，可能暗示尼苛勞黨的異端者，因此，提雅提辣教會也是處於異端主義者當中，因為他們容許依則貝耳人 (尼苛勞黨人)，為他們帶來更大的罪過。

2:24 「撒殫奧義」(τὰ βάθρα τοῦ σατανᾶ)

這稱號是對諾斯底派信念的譴責，他們主要的教義，就是應該為受過入門儀式者，將賦予特殊高超的宗教智慧，因此才可獲救。他們的教義，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及撒殫的奧義中。簡言之，單憑知識就可以獲得救恩。

2:27 「祂將用鐵杖管轄他們，有如打碎瓦器」(καὶ ποιμανεῖ αὐτούς ἐν ῥάβδῳ σιδηρᾷ ὡς τὰ σκεύη τὰ κεραμικὰ συντρίβεται)

此處是引述詠 2:8-9 有關默西亞的話語 (另參看 12:5；19:15)，現引伸到基督徒身上，因為他們分享基督的王權 (1:9)。

「鐵杖」此處解作「牧人的杖」(創 49:10)，此杖除了牧放及矯正羊群外，也是保衛羊群的武器。

「瓦器」指那些外邦人的地域，以色列子民的牧人 (天主) 的出現，外邦人就像瓦器一樣，受震盪而破裂。但是，凡信靠上主的人，因著基督的關係，成為天父的子女，基督的權力將統馭普世 (瑪 25:21, 28；格前 6:2；默 20:4；21:5)。當然，世界的更新需要放棄舊的生活，外邦人若要悔改，要將「舊我」如瓦器之被打碎，讓基督的手重建一切。

2:28 「我還要賜給他那顆晨星」(καὶ δώσω αὐτῷ τὸν ἀστέρα τὸν πρωΐνον)

「晨星」象徵默西亞（戶 24:17），也表示「首先復活者」，或直指基督²⁴。如果教會是燈臺（λυχνία），她們的天使（主教）是「星」（ἀστέρες），教會的首領基督就是 ἀστήρ ὁ πρωϊνός（最燦爛的晨星），帶向日出的晨星（伯後 1:19），這亦是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

C. 注釋：第三章

3:1-6 給撒爾德教會

3:1 位於提雅提辣東南約 50 公里（30 英哩），曾是里狄雅（Lydia）古國之首府，在羅馬時代是一商城。公元 17 年曾經遭遇一次大地震，不過，在提庇留（Tiberius）重建下²⁵，迅速復興。撒爾德以出產毛織品及漂染出名，教會一直維持到 14 世紀。

3:4 「沒有玷污自己的衣服，他們必要穿上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當得起。」（οὐκ ἐμόλυναν τὰ ἱμάτια αὐτῶν, καὶ 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 μετ' ἐμοῦ ἐν λευκοῖς, ὅτι ἄξιοί εἰσιν.）

「衣服」（ἱμάτια）的外在意象表示人內在的事實，「玷污衣服」即是做了相反人內在事實的行為。「穿上」是一主動的信仰行為。白衣的「白」（λευκοῖς）正是被淨化過來，參與基督復活的意思。這意象多次在《默示錄》出現（3:18；4:4；6:11；7:9, 13, 14；22:14）。在迫害的日子裏，他們仍保持信仰（穿上白衣），作者無疑指出在撒爾德地方存在著對教會的污染。

3:5 「生命冊」（τῆς βίβλου τῆς ζωῆς）

這是聖經中常用的意象（出 32:32-33；詠 69:28-29；達 12:1；斐 4:3），所有被選者在天上的登記名冊（13:8；17:8；20:12, 15；21:27）。

「生命」指的是在天主內成義的人，這部生命冊就在基督手裏（13:8；21:27）。在撒爾德教會中沒有玷污自己衣服的名字，正是表達出信徒在苦難之後，堅持自己的信仰，而

²⁴ Beatus: "id est, Dominum Jesum Christum quem numquam suscepit vesper, sed lux sempiterna est, et ipse super in luce est."（這是那黑暗永不能戰勝祂的永恆之光，祂居住在光中，但又是超越光。）另外，Bede: 基督是那顆驅除世界黑暗的晨星，祂許諾及開啓神聖生命之永光（Christus est stella matutina qui nocte saesuli transacta lucem vitae sanctis promittit et pandet aeternam）。比較之下，Bede的詮釋最為貼合22:16 的意思：“ἐγὼ εἶμι ... ὁ ἀστήρ ὁ λαμπρὸς ὁ πρωϊνός”（我是那顆明亮的晨星）。

²⁵ 提庇留是羅馬帝國第二位皇帝，公元 14 年-37 年，在位凡 23 年。

居住在永久的天主之城，即生命冊中。

「承認他的名字」(ὁμολογήσω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暗示瑪 10:32 及路 12:8。在此處，作者每次肯定所有征服罪惡的誘惑或迫害的人，名字不止被登記在生命冊上，在天主及眾天使面前也被承認。

3:7-13 給非拉德非雅教會

3:7 Φιλαδελφεία 解作「友愛之城」，位於撒爾德東南的一座小城，公元前二世紀，由培爾加摩王阿大盧氏二世 (Attalus II) 非拉德浮氏 (Philadelphos) 所建。公元 17 年，於大地震後由羅馬皇提庇留重建。由於位置處於葡萄區，所以極之重視對酒神狄奧尼削 (Dionysus) 的崇拜。聖依納爵曾致書此城之信友 (參 Ad Philadelphenses, 3:5, 10)。

「達味鑰匙」(τὴν κλεῖν Δαυεῖδ)

此稱號出自依 22:22 (另參默 22:16)，帶有默西亞意味，即基督領有全權，而且祂的定案是無可上訴的。這達味鑰匙的引述，再次提醒讀者有關先知悠久以來的願望，在基督身上滿全了瑪 16:19 中的天國的鑰匙 (δώσω σοι τὰς κλεῖδας τῆς βασιλείας τῶν οὐρανῶν)。但是，「開與關」的權柄仍是在基督手上 (瑪 25:10f)。

3:12 「新耶路撒冷」(τῆς καινῆς Ἱερουσαλήμ)

這預告有關耶路撒冷的重建，但是，這「新」(καινῆς)不是指物質上的(依 51:1-3；65:18-25)，乃是指天上的、永恆的國度。為基督徒來說，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盟約之地，所有基督徒都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子民 (默 21；迦 4:26)，這新的耶路撒冷，是「天主之城」，只有屬於她的公民才可進入，所謂公民，指的是所有信仰天主的人。

「天主的名號 ... 新耶路撒冷的名號 ... 我的新名號」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καὶ τὸ ὄνομα ... τῆς καινῆς Ἱερουσαλήμ ... καὶ τὸ ὄνομά τὸ καινόν)

把名字寫在信友身上表示他們全屬於天主。在這座天主的殿宇中，每一條支柱都刻上「天主之名」、「新耶路撒冷之名」及「新基督之名」，因為殿宇的支撐主要來自每一條支柱，因此，永恆的天主殿宇需要永恆的支柱。

「天主之名」是舊約中司祭向每一位以民的祝福 (戶 6:27)。至於「新耶路撒冷之名」，指舊的已成過去，新的天主之城由基督所建立，即教會，每一位基督徒都享有這新

聖城的公民權。「新基督之名」指的是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完滿光榮。勝利凱旋的基督與基督徒將接受新的名字並活在新光之中²⁶。

3:14-22 給勞狄刻雅教會

3:17 勞狄刻雅教會的外在因素及條件，是她驕傲的原因。在小亞細亞眾城中，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問題在於這個教會只以外在的豐富物質引以為傲，帶進信仰的靈性生活當中，自恃所有的財富來自個人的能力（另參歐12:8；匝11:5；格前4:8）。如果目光只注視外在的富足，而忽略了靈性的需要，就成為「不幸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裸體的。」

3:21 「坐在父的寶座上」（καὶ ἐκάθισα μετὰ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ἐν τῷ θρόνῳ αὐτοῦ）

這節是瑪 19:28 的許諾的伸延（人子坐在自己光榮的寶座上時，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這「寶座」放在 3:20 的兩次「坐席」之後，從天國的角度看「寶座」不難瞭解這是指「威嚴」與「正義」的寶座。這寶座不單止為基督，那些因基督而戰勝魔鬼及迫害的人，都可跟祂分享這個寶座，簡言之，這同一寶座，也就是基督的光榮與凱旋。

D. 神學訊息

作者以代言人的身份，道出基督親自向教會發出悔改的訊息，要把教會淨化，好在自己的時刻內，作出相應的行動。天主的訊息是為整個教會，超越時空的限制，可分為六點：

1. 收信人

基督的資訊清楚指明所有收信人的地點：「你給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提雅提辣、撒爾德、非拉德非雅、勞狄刻雅教會的天使寫 ...」（2:1, 8, 12, 18；3:1, 7, 14）。「天使」，除解作主教外，也指教會的超越層面，即地上和天上的教會整體，不受時空限制。

2. 基督的自我介紹

²⁶ 這句與其中一位猶太經師 Baba Bathra 的著作異常吻合（參 Baba Bathra f. 75.2）“tres appellari nomine Dei, iustos, Messiam, et Hierosolyma”（便呼號天主其他三個名字，即「正義者」[依 43:7]、「默西亞」[耶 23:6]和「耶路撒冷」[則 48:35]）。

- a. 元始和終末，死而復生者 (2:8)。
- b. 天主子，眼睛有如火焰者 (2:18)。
- c. 「阿們」，講出真理和為真理作證者，創造的根源 (3:14；另見 2:1, 12；3:1, 7)。基督以天主的身份說話，因為任何稱號都未能完全把祂的特性表達出來。最重要的，是祂在逾越奧跡中的身份。

3. 基督批判教會

耶穌基督是「是」(ἀμήν)，是天主向我們的「是」，也是我們向天主的「是」。祂銳利如火焰的眼光透徹教會的一切。

- a. 我知道你的作為：你的勞苦和你的堅忍；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 為了我的名字受了苦，而毫不厭倦。可是，我有反對你的一條，就是你拋棄了你起初的愛 (2:2-4)。
- b. 我知道你的作為：你的愛德、信德、服務和堅忍，也知道你末後的作為比先前的更多 (2:19)。
- c. 我知道你的作為：也知道你有生活的名，其實你是死的 (3:1)。
- d. 我知道你的作為：你不冷也不熱；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但是你是溫的，也不冷也不熱，我必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有的，我發了財，什麼也不缺少；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裸體的 (3:15-17；另見 2:13-15；20-21；3:8)。

基督的批判是客觀的，祂不忽略隱藏的美善，隱秘的忠誠，恆心的毅力，成長的努力等。就是因為基督深切地愛教會，因此不能容忍她滯留於軟弱中，並妥協罪惡，祂也不能容忍虛幻的自滿，或不夠水平的愛德。

4. 基督的勸導

即是悔改的邀請，教會在不同的時刻都要不斷悔改更新。

- a. 你該回想，你是從那裏跌下的，你該悔改，行先前所行的善事，若你不悔改，我就要臨於你，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2:5)。
- b. 不要怕你要受的苦 ... 你應當忠信至死 (2:10)。
- c. 你們應該堅持已有的，直到我來 (2:25)。
- d. 你該警醒，堅固其餘將要死的人 ... 你應回想當初你是怎樣接受了，是怎樣聽了天主的道：你該遵守，又該悔改 (3:2-3)。
- e. 凡我所疼愛的人，我要譴責他，管教他；所以你應當發奮熱心，痛悔改過！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 (3:19-20；另參 2:16；22-24；3:3, 10, 18)。

5. 基督的應許

基督要求的悔改，實爲了教會的利益。

- a. 勝利的，我要把天主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實，賜給他吃 (2:7)。
- b. 勝利的，我要賜給他隱藏的「瑪納」，也要賜給他一塊刻有新名號的白石，除領受的人外，誰也不認得這名號 (2:17)。
- c. 勝利的，並且到最末堅守我事業的人 ... 我要賜給他那顆晨星 (2:26, 28)。
- d. 勝利的，我要賜他同我坐在我的寶座上，就如我得勝的，同我的父坐在祂的寶座上一樣 (3:21；另參 2:11；3:5, 12)。

基督的應許植根於現在，而指向末世的將來。悔改淨化後，我們參與祂的光榮和聖三的生活。

6. 聆聽聖神

在悔改的過程中，與基督的應許並行的，是「有耳朵的，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3:22)。「各教會」就是指聆聽的信友團體。悔改的效果，就是明白自己生活中的「時代徵兆」(參閱梵二現代 4)。如此，《默示錄》所提出的悔改過程到達高峰和完結。其中基督是主動者，祂親自說話，使我們更明白處境，祂批判，並以勸導激發信眾，以應許鼓勵我們，使我們直接感受聖神的動力。

E. 牧職反省

悔改的需要，在這個充斥仇恨、報復和戰爭的時代，雖然常被忽視和鄙視，但是，仍然是達至「大同」的不二途徑。

亞西西的方濟以貧窮的生活方向和實踐，作爲更新悔改的模式。因爲，基督本是貧窮的（瑪 16:24, 25；路 14:25, 26），基督一輩子活在貧窮中（瑪 8:20，路 9:58）。如果基督的生命是實際貧窮的，貧窮就不只是修德滿全的方法，而是滿全的基本態度。

從方濟的角度，一個貧窮的生活是以「遠離控制」開始，如果人類依戀控制世界，這是一個自我中心的表現，「自我中心」正是反對天主的一個明知故意的行爲。與「貧」字相近的「貪」，就是擁有超過我們所需要的，這「貪」正是對世界的不公義。

爲了肖似基督，方濟放棄一切對世界的控制權，在最貧窮的人群中，成爲他們的一份子，正如基督降生成爲有血有肉的奧跡對我們的啓示。從另一角度來看，方濟對宇宙萬物的尊重，確實是現世最缺乏的環保神修。

方濟首先在內心與一切修和，從親吻最令他作嘔的癲瘋病人開始，直到面對那些口誦心違的兄弟對他的漠視，方濟以完滿的喜樂來看待和接待。換言之，方濟的內心，先培育一份內在環保神修，繼之，

形諸於外，擁抱（而不是控制）整個世界，使自己成為宇宙萬物的朋友，也使萬物成為他的朋友，在天主的懷抱中「天人合一」。他的「內在環保」（inner-ecology）外展到宇宙每一角落，成為「外在環保」（outer-ecology），天主與萬物，在各自的懷抱中，共融為一。

方濟看透：如果一個自願貧窮的人拒絕擁有任何人物事物，對人與事的焦慮（恐懼失去的焦慮）就無處入手去干擾我們內心的平安及外在的和諧關係。當一切仇人都被我們修和後，我們才有能力跟隨方濟稱太陽為兄弟、月亮為姊妹。最後，「死亡」就是一位友善的「姊妹」，把我們接到主懷當中。

由此可見，悔改皈依的修身善功，一切都從自願的貧窮開始。從內在的謙遜伸延到外在的貧窮，再到無窮無盡的主懷當中。

第四章 天廷的神視《默示錄》4:1-5:14

A. 結構及內容

從整部《默示錄》來看，四、五章開始了本書的第二部分——先知對歷史的解釋（4:1-22:21）。這兩章是揭示歷史真義的一個前引，因為在這兩章之中曾經出現的人物，在以後的章節中都介入這末世的戰鬥。

兩章中一共有六個文學主題，分佈清楚，儼如一個發展大綱。

主題	第四章	第五章
寶座 (θρόνος)	2, 3, 4, 5, 6, 9, 10	1, 6, 7, 11, 13
座上者 (καθήμενος)	2, 3, 4, 9, 10	7, 13
活物 (τά ζώα)	6, 7, 8, 9	6, 8, 11, 14
長老 (οἱ πρεσβύτεροι)	4, 10	5, 6, 8, 11, 14
書卷 (βιβλίον)		1, 2, 3, 4, 5, 8, 9
羔羊 (αρνίον)		6, 8, 12, 13

從以上的大綱來分析，四、五章的內容概括如下：

- 4:1-8 天主的寶座和周圍的事物
- 4:9-11 頌揚天主的光榮 (doxology)
- 5:1-5 封上七印的書卷
- 5:6-7 羔羊領取書卷
- 5:8-14 天地萬物頌揚天主及羔羊 (doxology)

綜觀第四、五兩章，在《默示錄》的神學及敘述上，都替整部書奠定了發展的根據，例如第五章出現的羔羊和書卷等。

第四章的開始，段落分明，在第三章結束前，特別是「寶座」(θρόνος；3:21)一詞，將第四、五兩章介紹出來。這個詞彙將第三及四、五章之間連結起來。

在用詞上，四、五兩章由「寶座」及「座上者」來標誌。「寶座」(θρόνος)在此兩章中共出現 18 次：4:2, 3, 4(3X), 5(2X), 6(3X), 9, 10(2X)；5:1, 6, 7, 11, 13。而「座上者」(καθήμενος) 出現了 8 次：4:2, 3, 4, 9, 10；5:1, 7, 13。

在四、五章之前，「寶座」分別用在 1:4 和 2:13。在第五章之後，直到 6:16 再次出現，跟著在 7:9, 10, 11, 15, 17 重新出現。在 11:16 出現之後，就沒有再出現。同樣地，「座上者」在四、五兩章之前沒有出現，在此兩章之後，一直到 6:16；7:9, 10 等處再次出現。這兩個詞彙的使用次數，連繫了四、五兩章的統一性。

另一共通點，就是有關天廷崇拜的仔細描述。縱然對羔羊的崇拜不在第四章出現，不過，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派遣了羔羊執行祂的使命，對寶座上的那一位崇拜，正是同時對羔羊的崇拜。因此，第五章就是將崇拜進一步的發展及推向高峰。從第四章開始，一直到第五章，兩者同受崇拜。四、五兩章就以二十四位長老對寶座上的那一位的朝拜作始與終 (4:4；5:14)。

在結構上，從第四章開始一直到 8:5，都是有關封印的打開，特別是 6-8:5。縱然關於封印在 5:1-5 始作描述，但不損四、五兩章的統一性。

作者在第六章忽轉主題，從「天廷崇拜」轉到「打開封印」及打開的過程，因此，第四、五章顯然是一個主題單元。

B. 注釋：第四章

第四章的寶座景象，可追索到依 6；則 1:26-28；哈諾客一書 14:71；哈諾客二書 20-21；亞巴郎默示錄 18 及達 7。

4:2 「天上安置了一個寶座」(θρόνος ἔκειτο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為表達天主的尊威，作者採用傳統的聖經描述，例如：

1. 依 6:3：上主的光榮
2. 則 1:5-21：天主坐於四活物拉的火車上
3. 達 7：萬古常存者的神視。

由此可見，天主在天上的寶座是猶太文學中普遍的主題(列上 22:19；詠 47:8)。

「有一位坐在那寶座上」(καὶ ἐπὶ τὸν θρόνον καθήμενος)
在第四章，作者多次以這名號稱呼天主，天主坐於寶座上也是舊約常見的形象(詠 47:8；依 6:1；則 1:26)

4:4 「二十四位長老」(τέσσαρας πρεσβυτέρους)
舊約中，「長老」是以色列民間的領袖(出 19:7)。在新約中，民間多次與經師和法利塞人並列(瑪 15:2；谷 7:3, 5；宗 4:6)。宗 11:30 首次稱教會的領導人為長老。在宗徒書信中，「長老」已成為地方教會的必然領袖，並且也有長老團的組織(弟前 4:14)。「二十四」可能是一象徵數字，指新約和舊約的天主子民——十二宗徒和十二支派。
這二十四位長老在整部《默示錄》中，擔任一個重要位置，在所有關於天堂景象的猶太默示神視學中，從來沒有出現過²⁷。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舉行的天主的天使議會，在

²⁷ L.W. Hurtado, "Revelation 4-5 in the Light of Jewish Apocalyptic Analogies," *JSNT* 25

以色列的神學範疇中，神秘的天主性都以天使來象徵。另一可能性是，他們是聖人的代表。

將二十四長老形容為天使，因為他們與天主一起，仿如一個天國議會的模式（列上 22；依 6；伯 1:6），此外，還有巴比倫的星座理論（星宿有二十四個神）²⁸。在 7:13 中，其中一位長老問若望關於穿著白袍的殉道者，這明顯地表示長老不是殉道者之一。

但是，費理特 (Feuillet) 清楚地提出，天使不佔任何寶座或佩帶皇冠（他們只是在主前站立侍奉）²⁹。在依撒意亞升天錄 9:6-12，寶座、皇冠與長袍指的是舊約中的義人。

「二十四」這個數字也可能是從肋未司祭的二十四位領袖而來（編上 24:4-6），但是肋未司祭不會相等於長老的地位。

另一可能的解釋，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每支派兩個，一個是猶太基督徒，另一個是外邦基督徒，是「新以色列」的意思³⁰。這個「十二支派」代表的解釋，似乎符合「長老」的原意。因為這個名詞清晰地闡釋第一世紀教會及會堂中長老的意義。因此，二十四長老的象徵意義，在於天上所有聖人的代表。

從這些長老的衣著，特別是「頭帶金冠」，都是勝利的標記³¹。安坐寶座之上，表示一個末世景象：「並使他們成為國度和司祭，事奉我們的天主，他們必要為王，統治世界。」（5:10）他們被加冕後，正表達了聖人們的勝利與光榮，這份勝利與光榮，是來自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

- 4:5 閃電、響聲、雷霆指的是天主的能力，及天主的臨在（詠 77:18）。這些在天廷出現的閃電、響聲、雷霆，都是直接從寶座而來，這樣的描繪在提醒讀者有關天主的臨在，這位天主，就是「那位」在寶座上主持這一切。
- 所謂七神，這裏不是指聖神，而是七個教會的主教（參匝 4:2, 10）。匝加利亞將七個火炬視作上主的眼睛。

(1985) 111。

²⁸ J. Roloff,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 Continental Commentary, John E. Alsup tran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69; G. R. 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CB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115.

²⁹ A. Feuillet, "The Twenty-Four Elders of the Apocalypse," Johannine Studies (Staten Island: Alle House, 1964), 183-214.

³⁰ R.H. Charle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ICC,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0), 68.

³¹ Swete, Apocalypse, 73. 白衣和金冠都是基督應許給勝任的信徒（3:21；3:4-5, 11）。

4:6 仿佛水晶的玻璃海 (θάλασσα ὑαλίνη ὁμοία κρυστάλλῳ)

「海」在猶太人的觀念中，象徵毀滅及反對天主的邪惡勢力。在救恩史中，天主多次改變海的特性，象徵祂拯救以色列子民 (如出谷紀)。「海」在《默示錄》中也代表邪惡的勢力(13:1)。因此，在天主最後的勝利時，海便消失 (21:1)，或變成水晶的玻璃海 (4:6)。海連結「天廷」，是猶太文學中常見的概念。例如十二祖先遺訓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中的肋 2:7，祖先肋未看見一個懸於第一與第二層天堂之間的大海。4:6 中仿如水晶的玻璃海 (則 1:22；默 22:1)，不單是引人注目或壯麗的象徵，它標誌著天廷門與天主寶座之間一道巨大鴻溝。由此可見，4:6 不是顯示寶座上的那位或羔羊的事蹟，而是一個古代世界觀的闡釋，亦似乎趨向西乃山的主題³²。

4:6-7 四活物：獅子 (λέων)、牛犢 (μῦσχος)、人 (ἄνθρωπος)、飛鷹 (ἄετός πετεινός)

有學者以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 (星座) 來看這四活物，他們主張這十二宮代表宇宙的四角。事實上，鷹從來沒有成為代表，另外，蠟子又如何發展成爲人呢？這裏看不出有任何根據。四活物之典故引自則 1:5-10 及依 60:2，在尊貴的形象中，他們代表所有受造物。

這四活物可分三個不同象徵意義：

1. 整個受造世界：

- a. 獅——野獸
- b. 牛——家畜
- c. 人——人類
- d. 鷹——鳥類

2. 天主派往地上的神能。

3. 《默示錄》文學中的「革魯賓」(參哈諾客一書 71:7，與「色辣芬」和「奧奮念」並列，一起晝夜不息地守衛寶座)。依與則對四活物有不同的描繪。依 6 所描寫的「色辣芬」，各有六隻翅膀 (依 4:8)，而則 1 的活物卻只有四隻翅膀，而且每個活物都有人、獅、牛、鷹四個形象。《默示錄》的四活物跟依的相似，各有六隻翅膀(4:8)。

³² 參創 1:7 古老的世界觀；出 24:10 中，形容梅瑟和七十長老在西乃山上看見天主。而創 1:7 中，天主分開了穹蒼以上及以下的水，這裏的「有如玻璃海，仿佛水晶」，是指天廷上天主寶座的宏偉。

以這四活物來象徵四福音，可能源於第二世紀聖依勒內 (St. Irenaeus of Lyon, *Adversus Haereses*, 3, 11, 8)。不過，這種演繹有點牽強。³³

4:8 「滿了眼睛」(γέμουσιν ὀφθαλμῶν)

在 4:6 曾指出活物前後皆滿佈眼睛；4:8 再描述他們周圍內外都滿佈眼睛。「眼睛」在《默示錄》代表聖神 (5:6)。

「聖、聖、聖 ...」(ἅγιος, ἅγιος, ἅγιος ...)

此處清楚地引用了依 6:3 色辣芬天使在聖殿內互相高呼：「聖、聖、聖 ...」(שׁוֹרֵק, שׁוֹרֵק, שׁוֹרֵק) 三次稱呼是希伯來文的極比級 (superlative, 即最神聖之意)³⁴。而依 6:3 中的「萬軍的上主」(יְהוָה צְבָאוֹת)，《默示錄》則作「全能的主」(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4:11 光榮、尊威和權能(τὴν δόξαν καὶ τὴν τιμὴν καὶ τὴν δύναμιν) 這些都是舊約中天主的屬性，如詠 21:14；96:6；則 1:28-3:23 等。

C. 神學訊息

在第四章中，有關天廷的描寫，對於創造者的朝拜，自然界的打雷閃電，在提及天主的名號「那將要來者」(ὁ ἐρχόμενος, the one who is to come, 思高版譯作「將來應在者」[4:8])，還有頭帶皇冠的長老，這一切描寫與景象都是勝利的標記，及預示了即將來臨的一切(另參 11:15, 17)。

《默示錄》的作者對時間的觀念是橫切面 (synchronic) 的，他將過去、現在和將來放在同一情況中。作者為讀者及信友團體所確定的，就是將來的最後勝利終會達到，縱然在現世暫看不到。這勝利是奠基在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祂在《默示錄》的第一個神視中出現過，預展了第五章的內容及領導了整部《默示錄》的主線。第四章的主題及目的在第五章中得以發展及完成，第四章主要指出誰是

³³ 如將四活物放在四福音，可解釋作：

1. 人：瑪竇福音 (以耶穌的族譜開始)
2. 獅：馬爾谷福音 (曠野呼聲)
3. 牛：路加福音 (耶穌降生馬槽)
4. 鷹：若望福音 (翱翔高空，對耶穌有高深的洞見)

³⁴ 猶太會堂安息日禮儀結束前，有一段稱為“Qedusha”的經文，就是誦念依 6:3「色辣芬」天使的讚詞；經文有很古老的歷史，在新約時代已普遍被納於會堂敬禮中。經文如後：「我們以色列芬在聖殿裏讚美祢的話來欽崇稱頌祢，一如先知書上記載的：聖！聖！聖！萬軍的上主！祢的光榮充滿大地！」(依 6:3) 此外，後加經文如下：「祂的光榮充滿宇宙；侍候祂的天使彼此說：祂的光榮的居所在哪裏？他們彼此應說：願上主的光榮在祂的居所內受讚美 ...」

世界的主，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邪理。³⁵

這位超越時空的天主帶來新的可能性，即祂能夠使萬物更新，正如「那將要來者」，看似遙不可及，但是天主的「超越性」非等同「距離」。相反地，天主這位「將要來者」的超越性保證了祂不能被任何勢力所控制及摧毀³⁶。

總言之，第四章指向對天主的朝拜，繼之而來是所有信徒的勝利，即獲得永生。

D. 注釋：第五章

在第五章中一共有四個主題：書卷；羔羊；審判和寶座的本義；羔羊的聖者為王。現按照這四個主題來作注釋。

1. 書卷

5:1 「內外都寫著字」(βιβλίον γεγραμμένον ἔσωθεν καὶ ὀπίσθεν)

這「內外都寫著字」是根據則 2:9-10。默 5 中的書卷有七個封印。這本被七個封印密封的書卷可被看為「生命冊」、「罪惡與審判的債卷」、「最後遺訓」及「注命書」。

不過，這書卷的本質不是「生命冊」或「罪惡與審判的債卷」。通常在《默示錄》當中，每次當「生命冊」被提及，都是明顯易見的，並與最後審判有關連 (另參 3:5; 8:8; 17:8; 20:12, 15; 21:27)³⁷。

外表看來，這書卷好像是罪惡與審判的債卷³⁸，但是，從則 2:10 的描述來看，內容並不包括審判。究其實，則 2:9-10 是為傳達天主的訊息而寫。雖然默 5 的「開封」為世界帶來災禍，但是這不是一種審判。正如作者在第四章詳述「坐在寶座上的那位」的主權，在第五章中，這位坐於寶座上的，以書卷來履行祂的主權³⁹。天主行使主權時，帶給信徒的是永生的喜樂，並非審判的恐懼，例如 4:8 中四活物的讚歌，長老們的朝拜歌 (4:11, 5:10)。因此，「開封」並不指向審判，

³⁵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Vision of a Just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58.

³⁶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109; R.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ew Testament Theology*, James D.G. Dun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47.

³⁷ A. Yarbro Collins, *The Combat Myth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Harvard Dissertations in Religion*, no. 9, C. Bynum, C. & G. Rupp, eds.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1979), 24.

³⁸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122.

³⁹ R. Bauckham, *The Climax of Prophecy: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3), 249.

而是寶座上的那位行使祂永生的主權的時候⁴⁰。

因此，此書卷可被看作是「最後遺訓」或「注命書」。不過，有些學者反對這書卷是一「遺訓」⁴¹，其中一個原因，羔羊是不可能同時是「立遺訓者」及「承繼者」。但是，這不等於全然矛盾，因為在《默示錄》中，基督被形容為聖殿而同時又是上主，正如在希伯來書中，基督被描繪為司祭與祭品一樣⁴²。另外，也有反對者認為開啓封印這個行動不是遺訓的象徵⁴³。不過，書卷的解封及災禍的來臨，正是遺訓陳述將來要發生的事。

在希臘時代，對遺囑的重視，通常都加上封印，以證文件的無偽，這可以是一個證明⁴⁴。

此書卷也相似古代宗教所用的「天廷注命書」(參達 7)。此類書卷較接近「搏鬥神話」。在搏鬥神話當中，最中心的是「注命書」，這書決定了宇宙將來的命運，以此來表示對宇宙萬物的能力和主權。這都需要一位英雄來完成任務，這英雄的形象，正是默 5 中所述說的猶大的獅子，達味的後裔。

在默 4 中，作者描述了天主的終極事實，就是祂永遠為王。在默 5，普世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候這個終極事實的實現。作者以遺訓的形式，將天主的「終極事實」向讀者展示，同時天主對宇宙的終極事實，通過人類的歷史，達至完滿⁴⁵。簡言之，在《默示錄》中，通過新約的顯示，將天主在舊約的許諾，實現在基督具體的救恩計劃身上，這正是世界完滿結束時的景象，⁴⁶。

2. 羔羊 (ἀρνίον)

「羔羊」也是 5:5 中的「猶大支派中的獅子，達味的苗裔」，這兩個名號分別引自創 49:9 及依 11:1。在新約中，羔羊的形象可從不同的來源探討，例如「逾越羔羊」、「受苦僕人」或「羔羊戰士」等傳統。

從上述三個傳統，其中以「逾越羔羊」最被廣泛引用。在 5:9-10 中的新歌道出羔羊開啓書卷的資格：「曾被宰殺，曾用

⁴⁰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123.

⁴¹ Yarbro Collins, *Myth*, 23. 他認為《默示錄》缺乏書卷是遺訓的內證。

⁴² G.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T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340.

⁴³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122.

⁴⁴ 根據 Zahn, 當時的人習慣在遺囑背面加上七個封印，以免有洩露之弊(參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121.)

⁴⁵ Roloff, *John*, 77.

⁴⁶ 參達 8；12:4, 9。特別是達 12:4：「密封這部書，直到末期 ...」及 12:9：「這些事隱藏密封，直到末期。」

你的血 ... 把人贖來歸於天主」。這正好是出 12 的逾越羔羊的寫照。出的主題在 5:10 更形明顯：「並使他們成為國度和司祭。」這是西乃山盟約的內容（出 19:6）。另外，依 53:7 的「被牽去待宰的羔羊」是用來形容這位受苦的僕人，因此，用依 53:7 的「待宰羔羊」來瞭解默 5 的羔羊，就是一位受苦的僕人。

默 5 的羔羊長有七隻角，表示祂能力的完滿，祂縱然被宰殺，但是祂以自己的血建立起祂的王國⁴⁷。

因此，羔羊的勝利並非一個軍事武力的行動，反之，是以和平的手法，將各邦國帶到天主面前（11:13）⁴⁸。就算兄弟姐妹被殺（6:11），可以肯定的是，羔羊在權能和勝利的真正意義中，帶著各邦國及各民族在完滿的凱旋中歸向天主（11:15）。綜觀第五章的理解，羔羊就是以生命來戰勝黑暗的勢力，然後建立起永恆的國度，這就是「新天新地」（21:1-2）。

3. 審判和寶座的本義

學者們向來對第五章的主題是有關審判或寶座各持己見。其實，默 5 與達 7 十分相似⁴⁹。因此，學者們會對比默 5 與達 7 是否一脈相承。

從書卷中，不難發覺其中包括「審判」。首先，這是一卷封印的書，開印的行動，正是打開審判的內容，但是，「封印」並不展示書卷的內容⁵⁰。事實上，書卷封印的數字表示書卷是一遺訓。綜觀第六到二十二章，書卷不單只是審判，因為，書中所記載的，不盡是「不信者」的審判及喪亡，教會一樣受迫害。書卷記載的，是惡勢力的失敗與天國的來臨。如此，審判已包含在內。

此外，從依 6、則 1-2 和達 7 來看，默 4-5 是講述有關審判的事實，因依、則與達都以「宣佈審判」作始⁵¹。當然，這三

⁴⁷ J. Ferres III, Isaiah and Prophetic Tradition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Visionary Anteceden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JSNT Supplement Series, no. 93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4), 157-158; Sweet, Revelation, 124; Bauckham, Revelation, 215.

⁴⁸ J.P.M. Sweet, Revelation, TPI NT Comm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0), 126.

⁴⁹ 例如寶座的佈置，10,000 x 10,000，趨向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接受王國或書卷，及各邦國皆一齊事奉天主等。參 F.J. Murphy, Fallen is Babylon: The Revelation to John, The New Testament in Context, H.C. Kee & J.A. Overman, eds.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8), 175。另參 Beale, Revelation, 367。

⁵⁰ 在依 8，封印解作保存傳統，在達 8:21，封印亦解作保存，在哈諾客一書 90:20，解作審判（參 Yarbo Collins, Myth, 23）。

⁵¹ Beale, Revelation, 368。

部先知書都不只是關注於審判，審判純屬次要，最重要的，是天主召叫世人悔改皈依。在達 7 之中，作者除了敘述人子及其人民所受的痛苦之外，主要在宣佈希望與永生：「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走向萬古常存者 ... 祂便賜給似人子者統治權、尊榮和國度，各民族、各邦國及各異語人民都要侍奉祂；祂的王權是永遠的王權，永存不替；祂的國度永不滅亡。」(達 7:13-14)。由是觀之，上述三部先知書的重點並不放在審判，而是人類將來的悔改和希望。

另外，有關「寶座」，在達 7 的描述是顯而易見的。在默 5 卻不然，雖然在 5:1-4 描述了天廷的景觀，此外還有對天主的舉揚 (5:7-10, 12, 13)、權力的展示 (5:5, 6, 10, 12, 13) 及新統治者爲王(5:10)，但是，這一切的描述，只是強調耶穌基督這一位天主的羔羊的勝利⁵²。

在《默示錄》之中，還有其他章節明顯地描述君王及寶座 (3:21; 11:25; 12:5)⁵³，作者沒有在第五章以這兩個形象來描述耶穌，因爲基督的勝利已在祂的死亡中實現⁵⁴。不過，當學者們堅持第五章的主題之一是「寶座」時，是有他們的理由。例如「那二十四位長老，都俯伏在羔羊前」(5:8)，而「那四個活物」正代表普世大地臣服於羔羊座前 (5:8)。所以，支持這個解釋的學者，都認爲 5:7-9 是主權的描寫。從邏輯的先後來看，基督必先爲王，才能引領子民進入祂的王國當中，而開啓書卷之前，祂必須完成祂的救贖工程，因此，領受書卷正是爲王之後延續的一件工作，第五章的詩歌說明羔羊的人民已被引領進入王國及成爲司祭。這裏跟其他宗教的眾神很不一樣，通常他們都是先完成任務，然後才爲王。

如此結論出，當羔羊經歷死亡時，祂已登極爲王，其實，按照羔羊的天主性，祂是宇宙的君王，是「始」也是「終」。

⁵² Roloff, John, 75。此外，在默 5 中缺乏宮廷君王的標記，例如權杖、王冠、舉揚羔羊及地位的轉移。(W.C. Van Unnik, "Worthy is the Lamb: The Background of Apoc 5," *Melanges bibliques en hommage au R.F. Bede Rigaux*, A. Descamps & A. de Halleux, eds. (Gembloux: Ducnot, 1970), 447-448。

⁵³ 參 Roloff, John, 80; Yarbo Collins, *Myth*, 215。

⁵⁴ Beasley-Murray 贊同第五章是講及關於「寶座」。參照 *Revelation*, 110, "Only one answer is possible. Despite the declaration in 4:1, that John is now to view 'what must take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victory of Christ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 that he has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that his reign has begun."

4. 羔羊的聖者爲王⁵⁵

在 5:10 中的“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思高版譯作「必要爲王，統治世界」) 按照希臘語法，其實是將來式 (future tense)，不過，有些學者將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譯作“βασιλεύουσιν” (現在式，present tense)⁵⁶。如果將「爲王」演繹爲現在式，表示羔羊已經爲王，而不是將來爲王，這解釋較爲恰當。羔羊的王國與世界的政治軍事權力截然不同，祂的王國將君臨天下，把人類贖來歸於天主⁵⁷。

E. 神學訊息

根據 Schüssler Fiorenza，默 4-5 的中心思想與整部《默示錄》一脈相承，就是確認普世的上主是誰 -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⁵⁸ 不過，這只是第四章的要點，第五章是發展第四章的主題：這位上主如何將國度承行於地。這主題支援一切爲信仰而受苦的天國子民，並爲他們在受迫害時指出未來的方向。正如羔羊耶穌基督雖然曾被宰殺，但到最後，祂被舉揚，統治世界，與此同時，作者

⁵⁵ 《默示錄》多次提到「君王」(βασιλεύς)，但從來不用來指信友。

例如：天主 (萬民的君王，15:3)

基督 (萬王之王，17:14；19:16)

世人 (地上的君王，1:5；6:15；16:14；17:2, 18；18:3, 9, 21, 24；19:9)

羅馬君王 (七位君王、十位君王，17:9, 12)

魔鬼 (王子，9:11)

「君王」泛指一種能力、統治權，與另一勢力作對，而「王國」是指信友，基督使信友成爲「王國」(1:6；5:9)，「王國」是屬於天主和基督的 (11:15；12:10)，但是，邪與魔鬼有關的獸也有它的「王國」(16:10)。總言之，「王國」就是王權的實踐，也有與它對立的勢力；而永恆王國的完成者就是基督。信友成爲了「王國」(βασιλεία)，就是參與天主的王權，這是來自基督救贖的後果 (1:6；5:9)，信友藉基督的力量與邪惡勢力交戰，把它戰勝。

⁵⁶ 支持將來式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的有 Singiticus、一些小楷抄卷 (minuscules)、A 型的大部分版本、拉丁及埃及版本。而現在式 βασιλεύουσιν，支持者有 Alexandrinus、一些小楷抄卷 (minuscules)、傳統的 Koine 版本、敘利亞及埃及版等。從外證來看，現在式受到 Alexandrinus 的支持，從內證觀之，5:10 的上半節是最好的證明：「並使祂們成爲國度和司祭，事奉我們的天主。」這說明了他們已被召選在天國裏。另外，1:5-6 也是「現在式」的另一引證。

⁵⁷ Schü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62。另參照 *Sharing Her Wor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115。在這王國 (βασιλεία) 裏，人民將離開惡勢力的控制。

⁵⁸ 這名稱貼在基督身上，具有舊約的背景 (出 12-13；依 53:7)，但卻含有新的意義，因爲這羔羊是「站著」(ἑστηκός)和「被宰殺過的」(ἐσφαγμένον)(5:6)，意即死而復活的。由是觀之，這羔羊超越了逾越節的犧牲，因爲祂是「站著好像是被宰殺過的」(5:6，比較若 20:19-20)。換言之，「羔羊」不只是作了犧牲，「羔羊」的贖罪更是在於祂的「死而復活」；復活後的「羔羊」以新的方式繼續贖罪的能力。因此，「羔羊」的血超越了古時祭祀的贖罪儀式，因爲羔羊藉這「血」把人永遠贖回來 (ἡγόρασας, 5:9)，歸於天主。

向讀者們展示坐於寶座上的那位，雖被宰殺，但是現今已被高舉，將祂的王國戰勝統治世界的惡勢力，最後，普世都要朝拜祂。這經驗不但支持、鼓勵、安慰與認同苦難的教會，也同時邀請讀者超越迫害與痛苦，將來與寶座上的羔羊共享最後的凱旋⁵⁹。

默 4-5 是天廷神視的開端，為《默示錄》的發展奠定基礎和目標。最重要的，作者在這兩章中鼓勵信眾們對被宰殺的羔羊深信不疑，祂是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從開始直到永遠。⁶⁰

F. 牧職反省

這位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如何將國度承行於世？這「國度」是如何的一個「國」？

當年的羅馬帝國強調的是權力，文化與身分只為權力服務，為羅馬帝國攝取天下權威。在這個當時以武力顯赫一時的帝國，只以「天下歸宗」的野心，推出“Pax Romana”（羅馬太平）方案，以此統領帝國權下各個異族。

「羅馬太平」並非一個「太平」方案，反之，是以武力及權威，消滅異族的文化及傳統，天下當以羅馬帝國為標準。換言之，羅馬帝國以帝國主義模式鎮壓各藩屬國，以羅馬的文化和身分作為唯一的準繩，誰不臣服於羅馬帝國主義，就等同造反。

這帝權因而成為「無處不在」的神魂，左右各種各族的生存方向。最後的局面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就是「羅馬太平」的真正面目。

從拉丁文“Imperium”的字義來看，「帝國」之義在於命令、權力、控制及主宰。「羅馬太平」正為帝國主義服務，消除「百花齊放」的局面，使各藩民只以羅馬為一切的中心，連一直影響羅馬進程的希臘文化也不例外，到這一個階段，都要臣服在羅馬「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

⁵⁹ 參 7:14：「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 ...」。這是一個相反自然經驗的描述：「血」與「白」不能同日而語，更不是舊約的觀念（比較依 63:2-3）。由白的象徵意義（默 3:4；4:4）可見，藉羔羊的血，殉道者獲享復活的勝利，這正是「血」的特性。因此，除了贖罪外，羔羊的「血」包含「復活」和傳授生命。結果，那被宰殺的羔羊的血產生了兩個後果：1. 把人贖來歸於天主（5:9）；2. 並使他們成為王國和司祭（5:10）。

⁶⁰ 信友成為了「王國」和「司祭」後，也要統治世界（5:10），殉道者要和基督一起統治一千年（20:6）。這「王國」帶有末世性，一切邪惡終被毀滅（22:5）。「為王」共有兩個階段，首先是與邪惡對抗的現世階段，跟著便是享受王權的末世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信友都參與了天主和基督的王權。雖然信友已藉基督的血成為了王國的子民，但他們還該積極使這王國完全實現，這份努力，就是《默示錄》所要闡明的「司祭性」，信友以聖潔的生活、祈禱和見證（殉道）使這王國伸展普及至全人類。這二十四位長老唱的新歌，引起了天上和天下萬物的讚頌，包括了活物、天使、一切天上、地上、地下和海中的受造物。最後，這首有末世意味的歌，由活物的「阿們」作結。

在這個獨裁集權的政治環境底下，耶穌提出一個民主的前景：「天國」（βασιλεία）。這國度，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以生命換取來的民主國度，縱然在英文讀作 Kingdom，但是，其本意在於「反帝國主義」。這承行於世的天國，與羅馬帝國大相逕庭，羅馬只對「自保」有興趣，但是，耶穌的國度則「大小同吃」於一張飯桌上，亦即每一位加入這國度的人，都是平等一致，彼此接納包容，唯一排斥的，是主宰別人的強權。因為天主絕對不需要以權力壓服他人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國度，這亦是耶穌死亡復活的深義所在。換言之，正如《默示錄》所強調的，無論任何民族、性別、社會地位、政治背景的人，都被欣然接納進入這個耶穌的“Kingdom”。

第五章 七印《默示錄》6:1-7:17 (8:1)

A. 結構及內容

作者在 5:1, 5 已提及了「那七個印」(τὰς ἑπτα σφραγίδας)，在 6:1 中羔羊開始打開「七個印中的第一個印」，其他的印跟著被開啓(6:3, 5, 7, 9, 12；8:1)，構成了開啓「七印」的整個段落(6:1-7, 17 [8:1])。

雖然這段落中的各部分都有密切的連帶關係和結構，但這敘述的發展卻超越了七個印的內容，而且對每個印的描述更是長短不均。

明顯地，首四個印都有著同樣的文學大綱：

- 活物的呼喊
- 馬匹的出現
- 騎馬者的描述

第五和第六個印彼此之間可用「白衣」(6:11；7:9, 13, 14)作它們的「文學動機」(literary motif)。第七個印看來是「沒有內容」(8:1)，但在敘述上卻導入了「七號角」(8:2) 的段落 (8:1-11:14)。

現列簡表如下：

6:1-2 第一印				
6:3-4 第二印		→	6:9-11 第五印	
6:5-6 第三印			6:12-7:17 第六印	→
6:7-8 第四印				8:1 第七印

七印的解封與《默示錄》的總結有密切的聯繫，現列舉如下：

- 6:2：「我就看見，有一匹白馬出現，騎馬的持著弓 ... 他像勝利者出發，百戰百勝。」
- 19:11：「隨後我看見天開了，見了一匹白馬；騎馬的那位，稱為『忠信和真實者』，他憑正義去審判，去作戰 ...」
- 6:8：「我就看見，出來了一匹青馬，騎馬的名叫『死亡』，『陰間』也跟著他 ...」
- 20:13-14：「『死亡』和『陰間』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
- 6:10：「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
- 19:2：「他的判斷是正確而正義的；他懲罰了那曾以自己的邪淫敗壞了大地的大淫婦，並給被她所殺的僕人報了仇。」

從神學內容的角度看，是教會團體對救恩史中不同勢力的智慧反省：惡勢力對抗一個必勝的善勢力。特別是第五個印顯示信徒的祈禱，在邁向末世的階段中對救恩史的影響。第六個印卻反省世末的正義與審判，以及「提前的救贖」。

B. 注釋：第六章

6:1 羔羊已經接過書卷，繼而逐一打開，最初的四印 (6:1-8) 形成一個系列，每一封印打開之前，首先出來的是活物，然後是各式各樣的馬，跟著是騎馬者，此外，作者對每一匹馬和騎士的出現都有不同的描寫。而當每一個活物出現時，都有聲音或雷響，這是對神視者的呼叫。「來」(ἔρχου, 祈使語氣)指的是聖神、新娘、作者及聽眾的來到 (22:17, 20)。當然，聖神的來到暗喻基督的救贖降臨於世，「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羅 8:19)。因此，這四個「來」正是代表受造物的熱切期待。

6:2 四匹馬及四騎士的描述與匝 1:8；6:1-8 的神視很相似，而四種顏色都有個別的象徵意義⁶¹。至於匝 6:1-8 中的四匹馬，象徵天上的四風，牠們的使命就是在普世大地執行審判，特別是巴比倫和埃及。《默示錄》的作者借用了馬和顏色的標記，但省卻馬車的形象，而將重點放在騎士身上。

白馬 (ἵππος λευκός) 通常被解作「天主聖言」(另參 19:11)。不過，6:2 的白馬，並不是如古代學者之理解為「天主聖言」，卻表示軍事上的勝利，因為一位勝利的基督帶著一切象徵流血、饑荒或災難降臨，是極之不恰當的。再者，白色代表勝利，正如作者說：「他像勝利者出發，必百戰百勝。」「並給了他一項冠冕」(καὶ ἔδωθη αὐτῷ στέφανος) 意即「天主賜給了他 …」，在聖經中，多次以這種被動式來避免直接提及天主的聖名 (另參 6:4, 8)。

6:3-4 紅馬 (ἵππος πυρρός) 是血紅色的馬，象徵一切的暴力、內戰、政治鬥爭，正如基督所預言的(路 21:9)，這只是「痛苦的開始」(參瑪 24:8；谷 13:8)。除了象徵暴力的紅色外，騎士還獲得一把「大劍」(μεγάλη, 思高版譯作「大刀」)，這把大劍正是他的任務，這可能是一把藏於鞘內繫在腰間

⁶¹ 在導言曾說明《默示錄》的顏色象徵：白色代表勝利，紅色代表暴力，黑色代表死亡，而青色則象徵腐化與毀滅。

的劍(參若 18:10-11)，紅馬加上大劍，這第二位騎士將和平從世上除去。他的劍不是用來主持正義，而是帶來殘殺。這劍也可解作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統禦。

6:5 黑馬(ἵππος μέλας)，象徵饑荒，和因此而引起的死亡、通貨膨脹和不公平現象，公元九十二年間在小亞細亞曾發生嚴重饑荒。戰爭和流血並不是唯一的災難，這匹黑馬帶來的是饑荒，騎士手拿的不再是刀劍武器，而是天秤⁶²。

6:6 「一升麥子」是當時工人和軍人的每日糧餉配額；同樣，「一德納」也是一天的工資(瑪 20:2)，用一天工資只購得一份糧餉，意味著食糧異常短缺。四活物中所發出的聲音，正是宣告主食的一個高價。大麥(κριθή, barley)是一般窮人的主要食糧，比小麥(σῖτος, wheat)稍為便宜(參列下 7:18)⁶³。四活物的響聲正是向普世宣告，禁止一切通貨膨脹，要保障工人能獲取合理的生活所需，「趁饑打劫」會嚴重影響民生水平。

至於油和酒，是地中海一帶之盛產，並不視為奢侈品，但時逢饑荒，也須節儉使用⁶⁴。活物向普世的宣告，正是提醒人民饑荒的來臨，及可能將要來的更糟的事。

6:7-8 青馬(ἵππος χλωρός)象徵死亡和腐朽，是前節的必然後果⁶⁵。「青」在此處指的是因驚慌而來的發青。青馬，顧名思義，是恐怖的標記，坐於青馬上的騎士，是死亡的化身(1:18；9:6；20:13f；21:4；另格前 15:26，54f)。他們掌握統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權柄，這些只是未來大災難的開始，只影響局部人類。

最初的四個封印已被打開，神視者看見一個能統禦普世的力量，這力量帶來一切破壞的後果，如危機、災難、戰爭及死亡等。這一切景象，將會不斷在歷史上重演，不過，這些情

⁶² 參箴 16:2：「對自己的行為，人都自覺無瑕；但審察心靈的，卻是上主。」審察心靈的上主，LXX 譯作 “ῥοπή ζυγού δικαιοσύνη παρά Κυρίου”。 “ζυγού” 與默 6:5 的天秤 “ζυγόν” 為同一字。另參則 5:1：「… 然後拿一個天秤。」及 45:10：「… 公平的天秤。」

⁶³ 一升(χόινιξ) 是則 45:10f 希伯來版本的 ΠΩ。

⁶⁴ 油和酒是末世美好事物的象徵(若 2:1-12)。

⁶⁵ 在 LXX 及新約當中，χλωρός (青綠) 是專用來形容草場(χόρτος)、植物(βοτάνη) 及樹林(ξύλον)(參創 1:30；列下 19:26；則 17:24；谷 6:39；默 8:7 等)，而 πᾶν χλωρόν 泛指一切植物或蔬菜(創 2:5；默 9:4)。

況將不會是世界的最後終結，而是一個過程，最後，凱旋勝利的基督將所有密封的書卷打開，帶著永生的勝利降來。

- 6:9 羔羊繼續打開封印，從第五印開始，活物再不發聲，因為這迫害教會的「君王」已精疲力竭。隨著第五個印的啓封，教會出現在讀者面前，這教會仍處身在迫害、痛苦及殺戮當中。一方面，迫害教會者帶來流血與死亡，另一方面，基督的追隨者與這被宰殺的天主羔羊一樣，被迫害殺戮。「在祭壇下面 ... 被宰殺者的靈魂」(另參 8:3, 5; 9:13; 11:1; 14:18; 16:7)，這是一個獻全燔祭的祭壇，在它下面的都是殉道者，為追隨首領基督而殉道⁶⁶。殉道者被殺害的理由有二：為見證唯一的真天主(對抗泛神主義及凱撒主義)及為耶穌基督作見證⁶⁷。
- 6:10 「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οὐ κρίνεις καὶ ἐκδικεῖς τὸ αἷμα ἡμῶν ἐκ τῶν κατοικούντω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基督的殉道者，同時亦是天主的見證者(格前 3:23)，從字面看，好象殉道者要求天主替他們的死報復，實際上，作者強調生死之權，在於天主手中(路 18:7f)，而這節也可用作解釋為何無限仁慈的天主容許惡勢力存在的原因，這原因在 6:11 清楚道出。
- 6:11 首先，喊冤的殉道者獲得一件白衣(στολή λευκή, white robe, 直譯作白袍, 另參 3:4f; 4:4; 7:9, 13; 19:14)。這白袍象徵勝利的榮耀，殉道者的犧牲，獲得認同，不過，這還是個別的，完滿的凱旋要等到主再來的那一天。他們的殉道行為被認同，原因是他們與基督同在，與基督同死，與基督同復活凱旋。6:10 的問題，就在此處得到答案：殉道者的犧牲，到最後得到凱旋。再者，完滿的凱旋要「靜候片時」(ἔτι μικρὸν χρόνον, 1:1; 22:6f, 12, 20; 20:3 則是一個答案：一千年後的一個短時辰；另參希 10:37)。其實，「靜候片時」是最後勝利的其中一個過程，從旅途教會的角度看，似是厭煩，但從殉道者的永恆角度看，是一個「安息」時間

⁶⁶ 殉道者的靈魂處在祭壇下，因為按照肋未禮，以血灑向祭壇下(血有生命[ψυχή]，肋 17:11：「因為肉軀的生命是在血內」[ἡ γὰρ ψυχή τῆς σαρκὸς αἷμα αὐτοῦ ἐστίν]，另參肋 1:9; 4:7; 默 12:11)。

⁶⁷ 參 Mart. Polyc. 9 中記述玻利加殉道的理由：“ὁμοσον [τὴν καίσαρος τύχην], καὶ ἐπολύω σέ λοιδορήσον τὸν Χριστόν”。另戴都良 Anim. 8 “animae corpus invisibile est, spiritui vero visibile est.”

(ἀνάπαυσις, 參瑪 11:29; 默 4:8; 14:11)。《默示錄》作者預視了基督徒在尼祿王的迫害後，會遭受杜覓慈的迫害，其後的羅馬皇帝也隨之迫害，殉道者要等待到迫害終結的一天，即完滿凱旋的一天。

- 6:12 最初的五個印啓示了世界和教會的情況，而第六個印則揭示直到世末的災難。第六個印代表了兩重意義：一方面是宇宙萬象的變動 (6:12-17)，另一方面是保留了被選者 (7:1-17)。換言之，作者的神視已轉移到世末的階段，即「上主的日子」(參 6:17)。在這時刻，國家與教會的苦難只是苦痛的開始 (谷 13:8)，隨著第六印的開啓，世末的宇宙變動正式開始。

首先是大地震，這不是在第一世紀亞細亞地方曾出現的大地震，而是末世最後的天地動搖 (參希 12:26ff: ἐτι ἄπαξ ἐγὼ σείσω οὐ μόνον τὴν γῆν ἀλλὰ καὶ τὸν οὐρανόν)。這一切的發生都是朝向世界的窮盡。隨大地震而來的，是天體的變動，天空星體的變易，亦是最後日子到來的象徵 (岳 3:4; 谷 13:24)。

月亮變得像血 (ἡ σελήνη ὅλη ἐγένετο ὡς αἷμα; 參亞 8:9; 依 13:10; 岳 3:4)，這是全月蝕的情況，這些天體的變動，正如訓 12:2 所勸勉天主子民紀念造物主的態度，「不要等到太陽、光體、月亮、星辰失光，雨後雲彩再來」的時候。

- 6:13 「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καὶ οἱ ἀστέρες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另參依 34:4; 谷 13:25)

神視者看見星辰的墜落有如未熟的無花果，未熟尚綠的無花果結在冬季，早熟的會在春天落下(參歌 2:11-13)。耶穌也曾以無花果樹對末世作出比喻(谷 13:28)。未熟墜落的無花果暗喻世界的冬天接近尾聲。

- 6:14 天的隱退「有如卷起的書卷」(ὡς βιβλίον ἐλασσόμενον)是參考了依 34:4a，另參詠 102:27 及伯後 3:12。

「一切山峰和島嶼都移了本位」看似不可能發生的現象(谷 11:23)，另參格前 13:2，現在都一一出現。

神視者在這裏所說的是從帕特摩島遠眺對岸的愛琴群山石島。6:14 的「移山」現象並非帶有毀滅性，而是指向一個更高的秩序。

- 6:15 作者在這裏所列舉的七種社會階層：君王、首領、軍長、富

人、勇士、爲奴的和自由人，正是整個社會的全部人物。這「世上的君王」(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是基督的反對者(參詠 2:2ff; 宗 4:26ff)。從君王到奴隸，都要面對生命的轉變，無一倖免，不會因身份或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區別。換言之，世界窮盡之時，權勢和財富不是永生的保證(參耶 46:5f; 48:14)，奴隸與自由人，當碰到災難時，都要一起逃避(依 2:10, 18f)。

- 6:16 向山峰和岩石說：「倒在我們身上，遮蓋我們吧！」(καὶ λέγουσιν τοῖς ὄρεσιν καὶ ταῖς πέτραις· πέσετε ἐφ' ἡμᾶς καὶ κρύψατε ἡμᾶς) 這是引自耶穌在往加爾瓦略山途中對婦女所說的話(路 23:30)。爲罪人來說，最使人恐懼的不是死亡，而是天主的臨現，這可反映出人最深的心理狀況(參創 3:8)，罪人最怕看見的，是世末天主的震怒。當末日降臨，神聖無玷的天主，正是不信者最大的恐懼。
- 6:17 「發怒的大日子」(ἡ ἡμέρα ἡ μεγάλη τῆς ὀργῆς) 「震怒」(ὀργῆς) 一詞用在基督身上只是一次(谷 3:5)。「大日子」沿自岳 2:11; 3:4; 索 1:14; 猶 6, 另參索 1:15, 18; 2:3; 羅 2:5。在舊約中，這代表天主的最後審判行動。「誰能站立得住？」答案在路 21:36:「應當時時醒寤祈禱。」

C. 注釋：第七章

- 7:1 首先，第七章的兩個神視(1-8 節, 9-17 節)正是以作好準備的教會來對比缺乏準備的教會要面臨的驚慌。在 7:1，大地被分爲四極(另參依 11:12; 則 7:2)。風之天使掌管風的方向，這是天使們的使命，以免風肆意的吹向大地，使大地受到破壞。
- 7:2 第五位天使出現，他從「太陽出升之地」上來，表示東方，因爲日出於東方，作者有意暗示近東巴勒斯坦一帶地方，如果作者道出帶著印記的天使被認爲是以色列，他就要在這東方地帶出現(另參則 43:2; 拉 3:20)。天使的高調出現，說明他從天主領受了一項重要的使命，現在向世界宣示。天使所拿著「永生天主的印」，是根據則 9:4「劃上一個十字記號」(Τ 這個字母是希伯來語最後一個，念做 TAU，古字作“X”，所以是十字的記號)，這同時也是受洗者的記號(格後 1:22)。

那四位領了傷害大地和海洋權柄的四位天使，正如代表不同社會的教會團體，他們握有「傷害與否」的權力，除非對他們有特別的約束指令，否則難以估計他們的破壞能力。

7:3 「天主的眾僕」(δούλους τοῦ θεοῦ)，參 1:1；2:20；19:2, 5；22:3, 6。不要傷害他們，因為他們是天使們事奉的天主的僕人，換言之，他們也等同天使，是天主的僕人。

7:4-8 最受人討論的當然是「144,000」這個數目，在這五節字中，作者將 144,000 平均分給十二支派，猶大、勒烏本、加得、阿協爾、納斐塔里、默納協、西默盎、肋未、依撒加爾、則步隆、若瑟、本雅明。不過，舊約中出現不同的次序排列，現列舉如下：

- | | |
|-----------|--|
| 創 35:22ff |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若瑟、本雅明、丹、納斐塔里、加得、阿協爾 |
| 46:8f |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加得、阿協爾、若瑟、本雅明、丹、納斐塔里 |
| 49 |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則步隆、依撒加爾、丹、加得、阿協爾、納斐塔里、若瑟、本雅明 |
| 出 1:1ff |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本雅明、丹、納斐塔里、加得、阿協爾、若瑟 |
| 戶 1 | 勒烏本、西默盎、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厄弗辣因、默納協、本雅明、丹、阿協爾、加得、納斐塔里 |
| 2 | 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勒烏本、西默盎、加得、厄弗辣因、默納協、本雅明、丹、阿協爾、納斐塔里 |
| 13:4ff | 勒烏本、西默盎、猶大、依撒加爾、厄弗辣因、本雅明、則步隆、若瑟(默納協)、丹、阿協爾、納斐塔里、加得 |
| 26 | 勒烏本、西默盎、加得、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若瑟、厄弗辣因、本雅明、丹、阿協爾、納斐塔里 |
| 34 | 猶大、西默盎、本雅明、丹、若瑟(默納協)、 |

厄弗辣因、則步隆、依撒加爾、阿協爾、納斐塔里

申 27:11ff 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若瑟、本雅明、勒烏本、加得、阿協爾、則步隆、丹、納斐塔里

默 7:5-8 猶大、勒烏本、加得、阿協爾、納斐塔里、默納協、西默盎、肋未、依撒加爾、則步隆、若瑟、本雅明

另參考申 33:6ff；蘇 13-22；民 5；編 2-8；12:24ff；27:16ff；則 48 等。

可以發覺到每次支派的次序出現不同的排列，在《默示錄》中，猶大支派被安排在第一位，因為基督出自猶大支派，第二是雅各伯的長子勒烏本，他幾乎是所有舊約名單中的首位，跟著是位於北部的加得。這樣的次序是根據先祖們出生的次第或支派據點的位置。由於肋未的加入，作者除去丹支派，因為丹支派涉及「辣比傳統」中的偶像崇拜及背教⁶⁸，不過，這點仍屬次要。

最重要的，莫過於「144,000」的意思。

在《默示錄》的作者眼中，144,000 可以是：

1. 以色列子民的代表 (參羅 11:5)
2. 猶太裔基督徒
3. 所有信徒

大多數學者支持 3. 的理由如下：

1. 教會就是真正的以色列 (2:9；3:9ff)
2. 14:1 所提及羔羊的跟隨者，他們的額上都刻著天主及基督之名。
3. 以色列的 144,000。

其實，在 9-17 節中，作者已清楚說明這 144,000 的凱旋者是來自各邦國及各支派⁶⁹。

7:9-17

⁶⁸ 默 7:5-8 所列的十二支派名稱和次序，和傳統的不同，其中丹支派被默納協代替，可能由於對假基督出自丹支派的信念，見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5. 30. 2, "Hieremias ... et tribum ex qua veniet (Antichristus) manifestavit dicens: ex Dan audiemus vocem velocitatis equorum eius." (耶 8:16) 另 Hippolytus, *De Antichristo*, 14, "οὕτως ἐκ τῆς Δάν φυλῆς ὁ ἀντίχριστος γεωθήσεται." 此外，十二祖先遺訓之丹 5:6-7, "... your prince is Satan, and that all the spirits of fornication and arrogance will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Levi ... to make them sin against the Lord ..."

⁶⁹ 參 Beatus, "cxliv millia omnino ecclesia est., sit ex ex omni tribu exposuit dicens ex omni gente."

- 7:9 在 7:4，作者列明在天國的人數共 144,000，但是，在 7:9 卻是「無數」。最初，作者只強調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如今，是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從前是迫近眉睫的危機，如今卻是凱旋與安穩。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在這最後時期實現了(迦 3:7, 29)。在永恆天主寶座前的生命，是在天主的臨在和光榮中獲致完滿的喜樂。默 7:9-17 預示了天主子民的最後景況，正如耶穌進入苦難死亡前顯露聖容，以鼓勵門徒堅信到底，這裏的神視替神視者在遇到魔鬼攻擊時提供保證。「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大聲呼喊說：救恩 ...」反映帳棚節的禮儀(申 16:13-15；26:1-11；肋 23:34-36；39-43)。「救恩」即詠 118:25 中的 הַשִּׁיר הַזֶּה (Hosannah，見谷 11:9-10)。天主子民揮動棕櫚枝，表示喜樂及凱旋(加上 13:51)。
- 7:10 「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我們的天主(τῶ θεῷ ἡμῶν)，並來自羔羊(τῶ ἀρνίῳ)。」
作者指出救恩分別來自「我們的天主」及「羔羊」。
關於「天主」，可參閱弟前 1:1(我們的救主天主)；2:3，鐸 1:3；3:4 等。至於「羔羊」，見鐸 1:4(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另見 2:13；3:6 等。這些天國的選民稱天主是他們的救主，因天主是基督的主(若 20:17；默 3:12)。
- 7:11, 12 7:11 的描寫，可以看出天使、長老和四活物非常靠近寶座。光榮頌以「阿們」作始與終，而這光榮頌的對象是拯救他們的天主。光榮頌的內容，除「阿們」外，中間夾著七個名詞：讚頌(εὐλογία；5:12, 13)、光榮(δόξα；1:6；4:2；5:12, 13)、智慧(σοφία，5:12)、稱謝(εὐχαριστία；4:9)、尊威(τιμὴ；4:9, 11；5:12, 13)、權能(δύναμις；4:11；5:12)和勇毅(ἰσχύς；5:12)。
- 7:13 作者以長老的一個問題指向正設定的一個答案，即神視者在 7:14 的敘述，這不單是一個展示穿白衣的人的一個機會，更是一個啓示，回應 7:9 的凱旋。
- 7:14 此節考參考達 12:1。在 7:14 所描述的神視，預示了人類的最後審判，遠離罪惡的人的結果就如 7:14 所描述。7:14 的「潔淨衣服」觀念部分引用出 19:10, 14，以色列子民按照法律去洗淨自己的衣服。聖者潔白的衣服源自羔羊的血

(1:5；5:9)。有些學者曾誤解此血是殉道者的血，其實是基督的血⁷⁰。這正是十字架的犧牲(伯前 1:2, 19；若一 1:7；羅 3:25；5:9；卮 1:7；哥 1:20；希 9:14)。洗淨 (ἐπλυναν) 及使 ... 雪白 (ἐλεύκαναν) 皆是過去不定時態 (aorist)，指向聖者在塵世間的生命，他們在世時，已努力戰勝罪惡，這正是救贖工程成功的其中一個要點，一方面是基督的十字架事件，另一方面，人要盡力革除惡習，並與魔鬼作戰，皈依天主，「並以自己的血解救 (λύσαντι) 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1:5)；「把人贖來 (ἠγόρασας) 歸於天主」[5:9]。聖者不是被動的獲救，而是主動以自己的見證與天主的救恩合作，以信德、悔改及聖事 (宗 22:16，另見瑪 26:27-28) 戰勝罪惡。「大災難」即末世的考驗(達 12:1；瑪 24:21；谷 13:19；默 3:10)⁷¹。

7:15 「那坐在寶座上的，也必要在他們之上展開帳幕」(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ὶ τοῦ θρόνου σκηνώσει ἐπ' αὐτούς) (思高版譯作：「也必要住在他們中間」) σκηνώσει (第三人稱單數將來時態直說語氣主動語態)，支搭帳幕之意 (καὶ ἐσκήνωσεν ἐν ἡμῖν [若 1:14])。「帳幕」再次強調天主與聖者們同在，而他們將享見天主的光榮。因為聖者們已在基督的血中煉淨自己的信仰 (宗 15:9；希 9:14)，因此，他們堪當在天主座前事奉 (參卮 5:26)。

神視者看見在天主的聖殿中，全民皆司祭，「事奉」(λειτουργία) 不只是由其中某一支派或特殊司祭職務負責，在天主的帳幕內，所有人都是「事奉者」。聖者們能夠在天主永恆的寶座前事奉，由於他們在世上選擇了事奉天主的人生終向，並以此奉獻自己的生命，換言之，在世的生命方向，一直延伸到永恆的國度中。作者從現在時態 (λατρεύουσιν) 到將來時態 (σκηνώσει)，是強調從現世的人生抉擇，一直延續到將來，因這事奉不會被時間所中斷，「日夜」表示延續之意 (路 18:7，得前 5:5，默 4:8)，就是聖殿也分別有日班與夜班當值 (編上 9:33；詠 84)，因此，在天主永恆的帳幕中，聖者的事奉將不會有終結。

⁷⁰ 參 Beatus, "hi sunt qui venerunt etc: non ut aliqui putant martyras soli sunt, sed omnis ecclesia; non enim 'in sanguine suo' lavari dixit ... sed in sanguine agni."

⁷¹ 猶太經師文學中稱之為「默西亞的痛苦」。

7:16 參依 49:10。本來用作形容充軍回國者，作者借用先知書的描述來道出末世的情況。

7:17 牧放 (ποιμαίνειν) 在《默示錄》中曾多次被用在基督身上 (2:27; 12:5; 19:15)，另參詠 2:9; 依 40:11; 則 34:23 及詠 23:1。基督就是這位為羊而犧牲的善牧(若 10:11 中的「我是」[ἐγώ εἰμι] 是基督直接的自我啓示)。

這位牧放萬民的牧者，曾引導以色列子民 (出 15:13; 申 1:33)，成為他們的導師(詠 5:9; 86:11; 智 9:11)，及引領他們進入真理 (若 16:13)，在 7:17，基督親自牧放他們，直到永遠，到達生命的水泉。與此同時，永恆完滿的生命，也要求信徒絕對的回應 (若 5:4; 默 14:4)。這生命的水泉，即天主(若 4:12, 14; 7:38f)。一切曾經痛苦流淚的信眾，將從羔羊那裏獲得安慰 (參瑪 5:4)。

D. 注釋：第八章

8:1 當羔羊開啓最後一個封印時 (參 6:1, 3, 5, 7, 9, 12)，讀者可能認為會有天地動盪的情況出現，相反地，是「半小時的靜默」，半小時之內，任何聲音也沒有，沒有長老或天使進一言半語(5:5; 7:13)，也沒有讚頌歡呼之聲 (4:8, 11; 5:9f., 12f; 7:10, 12)，也沒有任何活物說：「來！」(「Ἐρχου, 6:3 等)，從寶座上沒有發出雷霆(4:5)；這次靜默是一個啓示的暫時靜止狀態 (哈 2:20; 匝 2:13; 索 1:7)。值得注意的，在 8:1 的靜默是在天廷，不在大地。靜默是反省天主及體驗奧跡的時候，特別在禮儀中，「半小時」在時間上不算長，但在一套戲劇中，是一段頗長的「間場」。靜默之後，是號角的出現。

E. 神學訊息

從羔羊打開第一個封印開始，戰爭隨即展開，各種災禍也逐一降臨天地之間。這是一場羔羊與惡勢力最後的戰役。在這場最後的「正邪大戰」當中，羔羊與信徒都沒有用任何武器來迎戰惡勢力，反之，是恆常的忍耐來保衛自己的信仰，並以受難來為主作出忠貞的見證。對主的信仰，為永恆的生命，信徒們作出「非暴力」的回應，就算壯烈犧牲也在所不計。在羔羊的榜樣及領導下，「非暴力」最後終報凱旋。

從羔羊基督以來，在教會的歷史當中，真正的信徒始終是受迫害者，不過，天主永遠站在受迫害的教會一方，以公義主持大

局，第一印的解封，災禍的降臨，正是天主表示對信徒的承諾，忠信無欺。縱然殉道者在向天主喊冤 (6:10)，這不過表示人性的一面。但是，「喊冤」也強調出天主是最終的裁判者。另外，也表達出世界長期處於惡勢力的蹂躪底下，看似「正不能勝邪」時，羔羊基督已經以祂的十字架粉碎魔鬼對人的操縱，通過十字架，基督復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邊，信徒通過苦難與迫害，而又能夠堅持信仰的，將如羔羊一樣，同享永生。如十字架上的基督，看似無助，但是，受迫害的信徒最終會成為十四萬四千中的一員 (7:2-4)。

在苦難之後，羔羊與被選者將獲得勝利 (7:9-17)，因為羔羊是「首生者」，祂以自己的血洗淨了信徒的衣裳，抹幹他們的眼淚 (7:17)，帶領他們到水泉 (另參若 15:5；斐 4:13)。這些生命終結時發生的景象，引領我們從世界的罪惡中超越出來，目光只投射在天主與世界的美善，堅持信仰，對主忠貞不二。

F. 牧職反省

《默示錄》中的「正邪大戰」，是教會與魔鬼之間的生死決鬥。教會為何誓死都要打這場硬仗而不中途與魔鬼妥協？因為這是一場關乎永生與永死的決定性戰役，甚至流血捨生也要打勝。

這個與魔鬼交戰的教會，是一個甚麼樣的團體？為何魔鬼與教會永遠勢不兩立？

教會，在希臘文是 ἐκκλησία，拉丁文則作 ecclesia，意即城市中人民的一個政治集會 (assembly)。因此，羅馬帝國沒有以 ἐκκλησία 或 ecclesia 來稱呼教友團體，而稱呼這個基督運動的成員為「基督徒」。當然，ἐκκλησία 這個名詞也包含「民主的宗教團體」的意思。

縱然羅馬人眼中的基督徒團體不是一個集會，但是這些基督徒團體照顧到民生種種需要，從日常生活到靈性上的培育，團體對每一位成員都照顧周到。跟一般社團不同的，基督徒舉行宗教儀式來紀念一個死而復活的天主，Celsus 直斥這個團體是非法集會 (c. Cels. 1.1, 8.17)。

戴都良則在他的「護教書」(Apologeticum) 維護基督徒是一個真正的協會 (association)。他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團體不是政治性的集會，而是宗教性的聚會，他強調：「我們是一體 (拉丁文 corpus)，以宗教誓言、生命方向的合一及眾人共有的希望來維繫 … 我們共聚一堂 … 我們為君王祈禱 … 我們相聚共讀聖書 … 以聖言潤澤我們的信仰 … 聚會之後基督徒好像從一所『德行學校』走出來一樣。」

這一所「德行學校」被基督徒從政治詞彙中取了 ἐκκλησία

作為團體的名稱，旨在強調這個集會是一個包容性的民主組織，每一個團體中的成員都是兄弟姊妹，都是天主自由的子女。基於這個事實，所有人在團體中都是平等，「沒大沒小」。

教會的真意，就是一個非層壓架構式的組織，這真義相反當時的羅馬帝國主義，相反魔鬼的仇恨生活模式，因此，魔鬼非定要消滅教會不可，用盡一切恐怖手段之後，雖然許多人跟隨魔鬼而下降地獄，但是，在迫害及苦難中堅持信仰的基督徒，卻與死而復活的羔羊，在永恆的國度中凱旋。

第六章 七號角的神視《默示錄》8:2-11:19

A. 結構及內容

有些學者認為默 8:2-5 是屬於 8:1 的延續，即第七個印的內容⁷²。另有一批學者則認為 8:2-5 是歸納於七號角神視的一部分⁷³。當然，明顯地，作者在 8:2 正將七號角給讀者介紹出來：「我看見那站在天主面前的七位天使；給了他們七個號角。」七號角之後，隨之而來是有關禮儀的敘述(8:3-5)，如果 8:3-5 不屬於七號角神視，作者可以乾脆地將此三節放在第二節之前。無論如何，作者將 8:2-5 跟 11:19 形成了一個前後呼應的結構 (inclusion)，換言之，七號角神視被放在兩個天庭禮儀當中，究其實，8:2-6 的序幕，正是七號角 (8:7) 吹響後，一直伸延到 11:15-19 的結果，開始與結束的神視都出現同一情景，這正是作者的構思。現將 8:2-11:19 的結構詳列如下：

背景 8:2-6	吹前四號角 8:7-12	三種 災禍 8:13	第五、六號角 9:1-21	間場 10:1-11:14	第七號角 11:15-19
七天使 與七號 角神視 (8:2)	第一號角(8:7) --擄血冰雹和火 →大地被燒毀 三分之一	災禍	第五號角 (9:1-12) --星從天上打擊大 地上那些沒有天 主印號的人，但 不可傷害草 (9:16) --蝗蟲破壞大地 的描寫：王的出 現 (9:7-11)第五號 角=第一個災禍 (9:12)	天使與小書 (10:1-11) --天使的面 貌：身披雲 彩，頭上有 虹 --七雷霆 --不要寫出來 --時候不再延 長，天主的 奧秘必定完 成 --吞下小書：甜 與苦 --再講預言	第七號角 (11:15-18) --朝拜 --稱謝 --審判神視 (11:19) --天主的聖 殿敞開了 --天主的約 櫃 --閃電、響 聲、雷 霆、地 震、大冰 雹
禮儀 (8:3-5)	第二號角(8:8-9) --燃火大山→三 分之一的海變 成血，生命死 了，船也毀壞	災禍	第六號角(9:13-21) --四天使殺死三分 之一的人類 (9:13-16) --馬隊神視的描寫 (9:16-19)	測量聖殿 (11:1-2) 兩位見證人 (11:3-13) 第二個災禍 (11:14)	
七天使 準備吹 號角 (8:6)	第三號角 (8:10-11) --星熾熱如火把 →落在河的三 分之一及水泉 上	災禍			

⁷² W.J. Harrington, *Revelation*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3), 1033-1105; G.B. Caird, *A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the Divine*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6), 103-111; Murphy, *Babylon*, 236-274.

⁷³ Roloff, John, 103-137. 更有些學者意為 8:3 是七號角神視的開端，參 B.M.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ashville: Abidgon Press, 1993), 63-71。

	第四號角(8:12) 一太陽、月亮、星 辰的三分之一 受打擊，光也 黑暗了三分之 一	給地 上的 居民	一三分之二的人類 沒悔改崇拜邪魔 和惡行(9:20-21)		
--	---	----------------	-------------------------------------	--	--

*第三災禍可能是 12:12 中所記載之魔鬼大怒。

B. 注釋

我們根據上列之結構表來作分類注釋。

1. 8:2-6 背景

我們先探究數個問題：誰是給予者？給予什麼？給誰？然後，我們探究這天庭禮儀的象徵意義。

誰是給予者？是天主將號角給予天使們，這是第二節的無人稱 (impersonal) 的「神學被動」中看出⁷⁴。

給誰？明顯地，是站在天主面前的七天使 (τοὺς ἑπτὰ ἀγγέλους οἱ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ἐστήκασιν)。天使們靠近天主，是隨時奉命之意⁷⁵。七天使加上冠詞 τοὺς (the)，表示這是一組特定的天使團。「七」這個數字可對應 1:4 的天主七神⁷⁶。在聖經及猶太文學中，許多時都會出現七位一組的天使⁷⁷。根據猶太傳統，「七天使」是天堂的總領天使，及天主旨意的傳達者⁷⁸。他們的使命與末世事件有關，特別在默 6 中已顯示出來，即七天使與四活物的工作是類同的，都是傳達天主的旨意⁷⁹。

在聖經中，號角通常有不同的用途，例如禮儀或戰場上⁸⁰。在宣佈上主出現時，亦會吹奏號角 (出 19:16, 19)，在宣告雅威最後的時期，也吹號角 (岳 2:1；索 1:16)。瑪竇福音則以號角預意基督的再來 (瑪 24:31)。保祿以號角的奏鳴比作末世的來臨 (格前 15:51-52)。多數學者認為《默示錄》的作者借用了基督徒的末世傳統，七號角的吹響，象徵末世的來臨⁸¹。因此，8:2-6 中的七號角，除了表示天庭禮儀的情況外，對那些沒有天主印記的人，會

⁷⁴ BDE, § 130 (1); § 313 及 § 342 (1)。ἐδόθησαν αὐτοῖς ἑπτὰ σάλπιγγες.

⁷⁵ Murphy, *Babylon*, 232.

⁷⁶ 同上, Roloff, *John*, 107; Swete, *Apocalypse*, 105。

⁷⁷ 多 12:15；達 10:13, 21；8:16；9:21；路 1:19, 26；猶 9；哈一 20:1-7。關於哈諾客書，見 J.H. Charlesworth,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I*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5-83.

⁷⁸ Roloff, *John*, 107.

⁷⁹ Murphy, *Babylon*, 232.

⁸⁰ 同上, 232-233；關於聖戰，參 C.H. Gibl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Open Book of Prophecy*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1).

⁸¹ Roloff, *John*, 107.

給他們帶來宇宙的震動。

關於天廷禮儀方面，在 8:3-5 所形容的，正是聖殿所舉行的禮儀程序⁸²。獻香的「另一位天使」（見 7:2；10:1；14:6；18:1）是否擔任司祭的職位，不可而知⁸³。

在這禮儀中，祈禱的內容沒有被透露，這跟 6:9-11 不一樣，在 5:8，香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同樣，在 8:3-5，乳香的煙與聖徒的祈禱，由那一位天使手中，從地上升到天上，值得注意的，盛滿了祭壇上的火的香爐所產生的煙，是天主接納了聖徒祈禱的意思⁸⁴。這景象暗指則 10:2，上主吩咐穿細麻衣的人由革魯賓中間取一滿掬火炭，撒在耶路撒冷城上，不過，在新約當中，「降火」有時用作象徵天主義怒的傾注（瑪 3:10-11）。在 8:5 中的天使將聖徒的祈禱如火的拋到地上，象徵聖徒的祈禱如天主的義怒下降地上⁸⁵。拋火於地的行動正是吹響首七號角的前奏⁸⁶。究其實，宇宙動盪的徵兆，正是天主顯現的標記（出 9:24；達 12:1；谷 13:19）。

2. 8:7-12 吹前四號角

作者借用了出谷紀中災禍的描寫⁸⁷。此外還有偽經哈諾客書或西比蓮書（Sibyllines）⁸⁸。例如吹響第一號角後，攙血的冰雹和火拋到地上，這是出谷紀中第七災的寫照，在西比蓮書及哈諾客書也曾提及⁸⁹。第三號角吹奏時，有一大星如火，從天降下，在西比蓮書神諭 5:158-161 可以找到近乎一樣的敘述⁹⁰。第四號角則類似出谷紀的第九災禍。

前四號角針對自然現象與生物，生物與人類也不幸死亡（9 及 11 節），人的生命及存在都受災禍所威脅。後三號角則是對人的直接審判⁹¹。正如天主為拯救以民出離埃及而用了十大災害。如今，為了新約的天主子民，天主用了類似的災禍。正如天主以正

⁸² Roloff, John, 107.

⁸³ Swete 觀察到默 8:3 與路 1:11 所提及的那位「上主的天使」不盡相同。參 Swete, Apocalypse, 105。

⁸⁴ 同上，106。

⁸⁵ 同上。

⁸⁶ Murphy, Babylon, 235; Swete, Apocalypse, 107.

⁸⁷ Murphy, Babylon, 238.

⁸⁸ Swete, Apocalypse, 108-110.

⁸⁹ 同上。

⁹⁰ 西比蓮書神諭是希臘猶太的先知文學集，大概寫於《默示錄》同期，西 5:158-161 寫道：「一顆大星將由天上降到那神奇的座位上，燃燒座位、巴比倫及意大利土地，因為許多忠信的猶太聖徒及真實的子民死亡了。」另參 Charlesworth, Pseudepigrapha, 335-468; R.H. Mounc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186。

⁹¹ Swete, Apocalypse, 107.

義審判了法郎及埃及人對以民的迫害，如今，天主毀滅了一切迫害基督徒的地上居民⁹²。

「苦艾」：天象搖動方面，如火的大星降落是天主造訪大地的標記⁹³。星的名字「苦艾」在舊約中有跡可尋（申 29:17；哀 3:15；耶 9:14；23:15）。「苦艾」本身並非毒草，但是，由於是一種劇苦的蔬菜，在舊約中，往往被用作受苦與審判的象徵，是背叛天主的結果⁹⁴。

「1/3」：在第一、二、三、四及六號角吹響時，「1/3」這個數字出現。從則 5:12 及匝 13:8-9 找到「1/3」的兩個背景。在則 5:12 中，只有 1/3 的人被毀滅。反之，在匝 13:8-9 中，有 1/3 的人生還，2/3 的人死亡。特別是匝 13:9，天主的正義審判是為與人修和而設。可以看出，無論則、匝或默，天主到處都為人留有餘地，降災只是為了人的悔改（9:20-21）。

「許多」：在 8:11 中，縱然學者論說紛紜，這裏所說明的死亡人數不再是 1/3，而是「許多」。不過，天主旨不在毀滅人類，只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因為號角仍繼續吹奏⁹⁵。

3. 8:13 三種災禍

在猶太文化中，鷹是不潔之物。在眾多默示文學中，鷹象徵羅馬帝國⁹⁶。不過，Swete 認為 12:14 中的鷹象徵未來的審判⁹⁷。不過，Roloff 否定鷹是天主的使者，只是宣告災難之降臨⁹⁸。這三種災禍指向最後的三個號角或隨之而來的兩種災禍（9:12）。不過，最後的一種災禍，並不同於第十一章中的第七號角。

⁹² Murphy, *Babylon*, 238.

⁹³ Swete, *Apocalypse*, 110.

⁹⁴ Roloff, *John*, 111.

⁹⁵ Swete, *Apocalypse*, 111.

⁹⁶ 厄四 11:1；12:11。在舊約中，有厄斯德拉上下，厄下也稱乃赫米亞。此外，還有厄三及厄四，被天主教會視為偽經。卷四是一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作品，作者生於公元約 90-120 年，以厄斯德拉自居。（厄斯德拉本是亞郎的後代，為猶太史上一位理想人物，司祭的模範），以七個神視的方式，和天主談論以民目前悲慘的局面和耶路撒冷將來的光榮。

拉丁文版厄一=希伯來文版厄斯德拉書上（LXX 之卷二，即厄 B）

拉丁文版厄二=乃希米亞

拉丁文版厄三=希臘文的厄斯德拉 A，即 LXX 之卷一

拉丁文版厄四=英文版 RSV 的厄二，其中又可分為三部分，寫於公元一世紀

i. 1-2 章(基督徒的引言)

ii. 3-14 章(厄斯德拉默示錄，即厄四)

iii. 15-16 章(基督徒對話，公元三世紀)

⁹⁷ 瑪 24:28，另 Swete, *Apocalypse*, 111。

⁹⁸ Roloff, *John*, 112.

4. 9:1-12 第五、六號角

第五號角

在第五號角的神視中，蝗蟲的形象有三個可能的傳統：
出谷紀、岳厄爾先知書和哈諾客書⁹⁹。

- a. 出 10:12-20 第八災害
- b. 岳 1·2 天主對以色列的正義審判¹⁰⁰，雅威日子的來臨，
以巨大的蝗蟲襲擊作序
- c. 集合星辰墜落的古老傳統(依 14:12)或天使從天而降的描述
(哈一 86:1, 3; 88:1)¹⁰¹。此天使是被派去替天行道¹⁰²。

在早期的猶太或基督宗教文學中，對於宇宙有不同的理論。特別是有關深淵¹⁰³。在伯後 2:4 中，作者舉出古老的猶太世界觀，深淵正是魔鬼的居處，與地上的世界絕緣¹⁰⁴。

「煙」：在舊約中，煙通常指作天主發怒和毀滅的象徵(創 19:28b)，在此處，索多瑪和哈摩辣被毀滅時，濃煙冒出。

「蝗蟲」：第五號角神視的第二部分是有關蝗蟲的詳述，此類蝗蟲是「魔鬼性」的生物(9:7-10)，這恐怖的形象描寫正是強調蝗蟲的破壞能力。不過，它們並不是被派來破壞農作物，而是為那些額上沒有天主印號的人，蝗蟲沒有奪取他們的性命，只是使他們受痛苦五個月。蝗蟲本身沒有君王(箴 30:27)，但這支蝗蟲隊伍卻有一個來自深淵的使者來作它們的王子，它的名字「阿巴冬」(Ἀβαδδών, אַבְדּוֹן)，顧名思義，正是「毀滅者」之意。另外，「阿巴冬」是亡者之地(約 26:6; 28:22)。在默 9，「阿巴冬」不只是亡者之地，也指死亡的統治者，他對深淵支配著他的權柄(6:8; 20:13-14)¹⁰⁵。

「五個月」：蝗蟲傷害了沒有印上天主記號的人五個月，這五個月正好是一百五十天，是洪水滅世的期限(創 7:24)。「五」這個數字在聖經時常出現，如五個塔冷通(瑪 25:15)；五隻麻雀(路 12:6)；一家五口(路 12:52)；五對牛(路 14:19)；五個兄弟(路 16:28)；

⁹⁹ Roloff, *John*, 114。

¹⁰⁰ Murphy, *Babylon*, 234。在岳中，當蚱蜢成群結隊進行破壞時，被冠以「蝗蟲」之名。

¹⁰¹ Charlesworth, *Pseudepigrapha I*, 5-89。

¹⁰² Roloff, *John*, 114。

¹⁰³ 關於深淵，通常有三種解說：1. 地下的一個地方；2. 一個為魔鬼和天使暫罰或永罰的地方；3. 墮落天使的一個初步懲罰的地方。參 Murphy, *Babylon*, 242-243。

¹⁰⁴ Roloff, *John*, 114。

¹⁰⁵ 希臘文 Ἀβαδδών 解作毀滅者，這毀滅者專責破壞天主的旨意，但仍不是天主的敵人。

五句訓誨人的話（格前 14:19）等。這樣的泛用「五」這個數字，並沒有特別的用意。如果要解釋的話，解作不夠完滿，亦即終結尚未來臨¹⁰⁶。

「第六號角」：許多學者認為第六號角是獨立的一段經文，因為第六位天使在這段落中扮演著一個主動的角色，不過，在一連串的敘述中，天主始終是主角，祂對整個過程處於主導的角色，只有祂超越一切。在一切天搖地動的事情發生時，天主仍然是時空的主宰¹⁰⁷。

「四位天使」：四位天使的出現頗為突然（9:14-15）。有些學者將這四位天使等同 7:1 所提及的四天使。不過，從使命的角度來看，兩組天使截然不同，在 7:1 中，四天使是大地四角和四股風的代表，從天主那裏領了傷害大地和海洋的權柄，在 9:14-15 的天使則負責殺害世人的任務，他們一旦被釋放，就進行殺戮的使命¹⁰⁸。9:15 所提及的「某年、某月、某日」不是四天使的決定，而是天主的意思¹⁰⁹。

「兩萬萬的馬隊」：「兩萬萬」在原文是“δισμυριάδες μυριάδων”，即「 $2 \times 10,000 \times 10,000$ 」，總數是兩萬萬。本身並沒有任何象徵意義，只是強調多得不可勝數。像第五瘟疫、蝗蟲，這兩萬萬的馬隊也是負起傷害人類的任務，不同的是，前者只是蹂躪眾生，後者則殺害世人。在則 37-38 和哈一 56:5-6 中，可以找到類似的景象，神視者將襲擊以色列的軍隊（則 37-38，哈一 56:5-6）轉化為襲擊世上居民的軍隊¹¹⁰。「兩萬萬」這個數字則表示非常之多（達 7:10；默 5:11），並沒有特殊的象徵。

「沒有悔改的人」（9:20-21）：關於不肯悔改的人，作者對他們的評論，是理解七號角神視的一個途徑¹¹¹。號角吹奏的目的不是為了毀滅，而是為人帶來轉化或改變。正如法郎決絕改變而帶來種種災難（出 11:10）¹¹²。

5. 10:1-11:14 間場

在第六與第七封印之中包含三個部分：

- 天使吞小書的異象（10:1-11）

¹⁰⁶ Roloff, John, 116.

¹⁰⁷ Murphy, Babylon, 246.

¹⁰⁸ Roloff, John, 118.

¹⁰⁹ Murphy, Babylon, 247, 另參哈一 92:2

¹¹⁰ 同上。

¹¹¹ Roloff, John, 118.

¹¹² 同上。另參 Murphy, Babylon, 248。

- 測量聖殿的異象 (11:1-2)
- 兩位見證人的異象 (11:3-14)

10:1-11: 「天使吞小書的異象」

天使從天而降，假設神視者現已站在地上，從整章的內容來看，神視者該是一位先知 (10:11)¹¹³。「你應再講預言」暗示了先知的使命，是重整某些固有的秩序¹¹⁴。「吞小書」是對先知一般的標記¹¹⁵。盧樂夫 (Roloff) 在某個程度上，將 10:1-11 平行於 1:9-20，縱然當中有某些明顯的分別，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描繪了一位被舉揚的基督，在第十章中，則記載了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這位天使身披雲彩，頭上有虹，容貌像太陽，兩腿像火柱，都是天主與天使同在的形容。雲彩與火柱連貫著以民出谷的經驗，他們在曠野中得到雲柱與火柱的帶領 (出 13:21)¹¹⁶。而頭上的「虹」，則指向天主與諾厄所訂的盟約，小書則象徵十誡的石版¹¹⁷。

10:4 「不要寫出來的命令」：天主命令神視者勿將所見寫出來，向來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符合天主向人啓示的，是要神視者立刻向世人宣告所見所聞，因為時間緊迫，不能再拖延時間：「時間不再延長了」(10:6)。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因為時間快到，不再需要寫下將來發生之事，只需要立即直接的宣講¹¹⁸。

11:1-2 「測量聖殿的異象」：「間場」從 10:1 以 “καὶ εἶδον” 開始，延續到 11:1 “καὶ ἐδόθη” (然後)。神視者接到天主交托的使命 (11:1-2)，就是測量聖殿，這使命回應第十章的結語：「你應再講預言」。「測量」是一象徵行動¹¹⁹。在舊約中，許多例子指出先知受派替天主說預言時，會有象徵的行為相隨 (則 8:8；依 20:1-6)。最接近 11:1-2 的平行文是則 40-42 及匝 2:5-6，測量耶路撒冷象徵在巴比倫流徙後重建失修的耶城，但是，在 11:1-2 中，作者對重建聖域有所保留¹²⁰，因為神視者被吩咐「聖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測量，

¹¹³ 關於默 1 與 10 的平行對照，見 Murphy, *Babylon*, 250。

¹¹⁴ 同上，251。

¹¹⁵ 同上。

¹¹⁶ 同上。

¹¹⁷ Mounce, *Revelation*, 207-208；另參 Murphy, *Babylon*, 251。

¹¹⁸ Roloff, *John*, 123。

¹¹⁹ J.M. Ford, *Revelatio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B 38;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176; R.H. Charle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New York: Scribner, 1920), 274-275; Murphy, *Babylon*, 258-259。

¹²⁰ Murphy, *Babylon*, 258。

因爲已交給了異民；他們必要踐踏聖城共四十二個月。」換言之，這反映出一個先知神視主題：耶城將被外族侵襲（依 63:18；匝 14:2-3, 12-15；加上 3:45；路 21:24 等）。

在《默示錄》中，聖殿通常指天上的聖殿，但在此處，指的是地上的聖殿，因爲從第十章的描述來推論，神視者是站在地上，非在天上。因此，「聖殿」在 11:1-2 比作「教會」最爲貼切¹²¹。神視者測量地上的聖殿，象徵保護教會免受異邦摧毀，這對基督徒來說，意味著無論教會遭遇到如何嚴重的打擊，天主一定加以保護¹²²。

聖城將被踐踏共四十二個月，即三年半，如果以陰曆三十日爲一月計，即 1,260 天。三年半是「七」年的一半，象徵聖城被毀的有限性，及天主大能的救贖，免除人的完全潰敗。

11:3-14 「兩見證人的異象」：兩見證在地上的工作，正代表了忠信基督徒的先知職務。明顯地，在 11:3 中，說話的是基督：「我要打發我的兩位見證人 ...」（參 2:13；21:6）或是祂委派的天使（22:7, 12ff）¹²³。

這兩位見證人，不只是代表教會替基督作見證，還在延續教會一切聖人及殉道者的嘉言善行，爲基督的聖言作證說預言，共 1,260 天，在這時期內，見證者身穿苦衣（參匝 13:4；谷 1:6；2:20），這表示教會對俗世主義或外邦主義的態度，這態度必須帶有「補贖」的意義（參納 3:6,8；瑪 11:21）。可以見到身穿苦衣是一種標記，也是對於世界的另一種「預言」和見證。這 1,260 天，是三年半之意，「七」的一半，表示時間的有限性。

11:4 的景象和含義引自匝 4:2f, 14。根據《匝加利亞》，燈臺是以色列，兩棵供應油給燈臺的橄欖樹，是司祭及皇室，以若蘇厄及則魯巴貝耳爲代表，或聖神恩賜下的一切牧職，《默示錄》的作者借古喻今，因他將七個教會比作燈臺（1:12, 20）。從另一角度看，整個教會就是一盞燈臺，因眾信徒的見證來滋養，在聖神的引導下，保存生命之光常燃不息（瑪 25:4；羅 11:17）。他們站在宇宙的天主面前，並在眾人之中，承認基督是主。

關於他們口中射出的火（參 1:16；2:16；9:17），是將仇人以證言之火吞滅（耶 5:14）。他們同時具有厄里亞先知的能力，關閉上天，他們的任期是 1,260 天（11:3），即三年半，一段有限的時日。他們也被付與梅瑟降災的能力，十大災害中的第一災正在吹響第三號角時施行（8:8），這裏“στρέφειν αὐτὰ εἰς αἷμα”正是回應出

¹²¹ Schü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261.

¹²² Roloff, *John*, 129.

¹²³ 這兩位見證人的描述，跟匝 4:2ff 有相似之處。

7:20 (另參詠 105:29)。教會被委以「各種災禍打擊大地」的能力，比梅瑟所掌之權更大，基督見證者的權柄是來自對主的信德 (谷 11:23，若 15:7)。

神視者跟著預言了教會與羅馬帝國彼此間的作戰，他預視到從 丕祿及杜覓慈開始，一直到狄西奧斯 (Decius)，最後受到狄奧克拉克西安 (Diocletian) 的迫害。表面上，真理與正義潰敗，因見證者會被殺死。

在 11:8 中，作者用了多重層疊的歷史背景和喻意，來表達羅馬帝國對教會的迫害。這城是一大城，寓意是「索多瑪」和「埃及」，這城是殉道者屍體所在處。「索多瑪」是在猶大最敗壞的日子時的別號 (依 1:9f；則 16:46, 55)，「埃及」則是「束縛之戶」，是壓榨和奴役的標記。但這城也是天主子被釘之地，即耶路撒冷。如果神視真的指耶路撒冷，耶城再不是聖城，因已交給異民踐踏 (11:2)。雖然耶城的聖殿被量度 (即被保護之意)，但是聖殿外面的庭院除外 (11:2)。

異民 (羅馬) 已經踐踏耶城，這裏除隱喻教難之外，也隱喻基督被釘的耶路撒冷，在作者身處的時代，耶城是基督被處死的地方，也是教會初期信徒殉道之城，因而被奧斯定以「通過殉道受苦而得永生」的神學觀念，將耶路撒冷喻作「天主之城」(Civitas Dei)。

因此，作者以古代的索多瑪和埃及的象徵意義，放在耶路撒冷的實際歷史環境內，直指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而耶城本身，在歷史上亦是殺害耶穌及初期基督徒之地。

兩位先知的屍體不許被埋葬，達三天半之久，這是一個短暫的剝奪。地上的居民因兩先知的死而高興，並彼此送禮，正表示殺戮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因為兩先知在世時曾「磨難」了居民，因為他倆的作證，是不信者的一種良心上的「磨難」(列上 18:17; 21:20; 谷 6:20; 默 9:5f 等)。當義人宣講正道時，壞人的良心會自我譴責。過了三天半這有限的時期後，見證者復活了。神視者從見證者的復活事件，看到殉道者的教會從被迫害的景況復蘇起來，正如厄則克耳看見生命注入「已死」的以色列 (則 37:11-14)。

見證者的被舉升天 (11:12)，正因他們的主也是被殺後復活，跟著乘雲升天，主人怎樣，僕人也一樣，在仇恨他們的敵人面前，被舉升天。殉道者及各聖者的被舉揚，如保祿所描述的一樣 (得前 4:17)。

「發生了大地震」，在 11:13 的說明當中，正記述了第一世紀亞細亞一帶的經驗，作者藉此實際經驗來比喻社會與神修的動盪 (參則 37:7; 38:19; 蓋 2:6; 希 12:26f; 谷 13:8; 默 16:18)。從舊的外邦迷

信生活，到對主的忠信，作者就以此地震現象作喻。此次地震有七千人罹難，但比起約十萬人口，仍是小部分。生還者目睹現象，皆放棄偶像崇拜，歸光榮於天主。「歸光榮於天主」意即萬眾同歸唯一真神——主耶穌。

「第二個災禍」即第六個號角，第七個號角即第三個災禍，它「快要來了」（參 2:16；3:11；22:7, 12, 20），「快」通常指快要來臨的天國或事件。

6. 11:15-19「第七號角」

在 11:15，第七號角的吹奏跟前不同，以前的號角，都在天廷萬籟俱寂時吹響，現在則有「大聲音」，神視者能夠聽到及記錄下來，發出聲音的可能是活物（6:1, 3, 5, 7），他們正代表眾生讚美歌頌他們的上主與基督。聲音的中心思想是一個屬於世上的權力已經過去，主權已歸還世界真正的主人：上主和祂的基督，天主要為王至於無窮之世。「我們的上主」指的是天主，發聲音者是活物，基督是教會的首領（路 2:26；9:20）。主權屬於天主及祂的基督，祂倆的王國合而為一，不分彼此，萬世無窮（格前 15:27；達 2:44；7:14, 28）。此時，長老們肩負眾生代表的責任，朝拜天主。通常長老們是坐著，就算在天主的寶座前（4:4），教會與基督「共王權」（3:21），正如降生成人的基督與天主「共王權」一樣（3:21）。但長老如今從他們的坐席下來，朝拜天主及與祂共王權的天使和教會。長老們代表著教會，向天主稱謝，這不是一般的感恩，而是對所預許的永生稱謝，如果天主是「今在、昔在者」，祂的信徒也一樣承受所許諾的永生。

在 11:18 中，作者提到發怒的「異民」，是指比拉多對耶穌的審判。當年羅馬總督判斷了基督，基督正是教會的頭。到此，教會也受羅馬帝國的迫害。再擴闊一點來看，世界的惡勢力，也是發怒的「異民」，這些異民與當年的羅馬帝國一樣，以種種邪說謬論迫害教會。人類最可怕的罪惡，在基督的死亡事件上完全展露。「異民」發了怒，迫害教會及信徒之後，是最後的時期，是天主施行審判的時候，祂將復活死者（谷 4:29；默 14:15ff.）、先知、聖徒及「敬畏你名字的大者小者」。

先知是教會的先知（1:1；10:7）；聖者是教會中的忠信者。而「敬畏你名字的大者小者」（參宗 13:16, 43, 50），可能是那些已信主但還沒領洗的慕道者（另參 19:5）。如果他們誠悅事主，天主不會忘記他們。他們無論大小（瑪 11:11），天主將會忠於祂的許諾，不分彼此。那些「毀壞大地之人」的惡行，將是他們面對正義的天主的審判。

「天上的聖殿」(3:12；7:15；15:5ff；21:22)與「地上的聖殿」截然不同(11:1)，現在敞開的是天上聖殿的門，殿門開啓後，顯示了天主的約櫃。在基督身上，天主與人訂立新的盟約(希8:6ff；9:15ff)。敞開的天上聖殿之門顯示約櫃，這圖像告訴讀者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是天人之間的盟約中保，經歷死亡後，如今已復活升天，所有在迫害中的信徒，要瞻仰這末世的希望，這希望將成爲他們步向永生的動力。

當約櫃旁邊出現了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和大冰雹種種天上的徵兆時，七印被羔羊打開，七號角被七位天使吹奏，展示出天國的完滿景象。當第七號角被吹響時，神視者目睹將來天國的榮耀。這榮耀在教會邁向完滿途中，從萬眾歸一的信徒中展示她的光榮。此外，誰與羔羊基督同死，將會與祂同生同王，直到永遠。與此同時，正義的公審判將從第七號角的吹奏而來。

C. 神學訊息

許多學者認爲第七號角的吹響(11:15-19)不單是七號角系列的高峰，也是《默示錄》上半部的高潮所在¹²⁴。七號角的吹奏，正是宣告基督是普世的主(另參5:1-14)。在11:19中，約櫃出現於聖殿內，天主的臨在藉著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和大冰雹。

如果說4:1的「天門開啓神視」開始了第一部分，11:19聖殿的打開與約櫃的顯現打開了《默示錄》的第二部分。而吹響七個號角的神視正是爲所有在教難中的基督徒一個支援，藉此他們可以逾越一切痛苦與迫害，一直堅持信仰，直到天國最後的凱旋。雖然在旅途中的教會經常處於世界的迫害，更經常被世敵打敗，但是，在這惡劣環境中，忠貞的基督徒仍然爲真理作證。縱然兩見證者慘死，但是他們最終能復活升天，這正是一個強烈的標記，鼓勵所有基督徒爲真理作證，最後的結局是信者勝利，仇敵潰敗¹²⁵。

值得注意的是，吹奏七號角不是爲了報復，而是提醒眾人悔改。縱然一切相反天主的行動和惡行仍然猖獗，從另一角度看，這只能反映出天主的忍耐與慈悲，縱然有些人被毀滅，但只是三分之一，即部分而不是全部(9:18)。這部分的毀滅正是天主慈悲的標記¹²⁶。七號角神視的主題就是：基督的權力駕馭歷史。當第七號角被

¹²⁴ Murphy, *Babylon*, 270. 此外，Swete: “the second great section of the Book (4:1-11:19) ends, as it began, with a vision of the heavenly order.”(John, 142)在第七號角吹奏時的天廷景象(11:15-19)相對照4:1-11，兩者形成一個前後呼應的結構。另參閱Murphy, *Babylon*, 274，他認爲默4-11的天廷景象指向現時出現的末世事件，在默12-22會詳細記述。

¹²⁵ Metzger, *Revelation*, 70-71.

¹²⁶ 同上, 66。

吹奏，一切天廷的聲音正是宣告基督為王。作者將當時教會所遭遇的種種壓迫及迫害，放在基督君臨普世的角度來演繹。犧牲性命，外表看來是絕對的失敗，但實際上，堅持信德者，將與基督永生永王。

D. 牧職反省

基督宗教帶給世界的，不是分裂與仇恨，而是正義與仁愛，在正義仁愛的國度中，反映天主的仁慈與憐憫，這才是天國（the Kingdom [βασιλεία] of God）的真意。

這真正的天國，因天主聖三的彼此平等，引證最「民主」的生活模式，換言之，既然天主聖三互相平等，而第二位更降生成為有血有肉的人，並稱人類作他的朋友（若 15：15），這些實際的言行，鞏固了平等的民主生活模式。因此，天國的生活相反一切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和霸權主義，天國的和平（shalom）打開人類美好的將來：一個充滿正義、和平、整合的宇宙。

不過，就是因為天國沒有隨波逐流，更從不同流合污，一切相反天國的惡勢力就群起對抗，一定要消滅這個天主的國度。在這個時刻，教會需要忠貞的信徒，以生命為永生的希望作見證。因此，天主的正義與審判並不是可怕的迫害和裁判，為堅持信仰者，是天主給與的恩賜，這恩賜是天主的正義進入人類歷史當中，審判人類種種不公義的事情，為受迫害者伸冤，將一切被束縛的釋放。

耶穌基督和他的教會，都曾為人類的救恩和希望奉獻了生命，這奉獻宣布了人類歷史的一個終點：Ω點。這Ω點就是天主的正義所帶來的最大恩賜，即永恆的生命，從惡勢力爭取出來的永生，這Ω點，簡言之，是眾生的終向—基督。

第七章 女人與龍《默示錄》12:1-18

A. 結構及內容

從文學類型來看，默 12 與之前的內容截然不同。默 4-11 講及耶城及它的懲罰，而默 12-20 是關於羅馬(巴比倫)與皇帝(獸)帶出的鬥爭和懲罰¹²⁷。在默 12 以前的段落，是關於七個號角和三種災禍的默示經驗(8:2-11:19)。在默 11 中，作者以天主僕人的終極和對亡者的審判作結¹²⁸。因此默 12 的女人，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轉變，亦表示一個獨立的主題。從默 12 的兩個神視開始，《默示錄》的下半部由七個神視組成(12:1-22:5)。這兩個神視正是序幕，其中的元素：「龍與兩獸」，正是《默示錄》下半部的發展脈絡之一¹²⁹。

向來學者們對默 12 的文學結構都存有不同意見¹³⁰。連在章內的段落來源也出現分歧¹³¹。但是 Schüssler Fiorenza 提出默 12 中的「數位」或「數字型式」交織成一個整體¹³²。不過，Charles (I, 298-314) 始終認為默 12 由兩個來源組成，第一來源基本上來自猶太主義(12:7-10, 12)，第二來源由外邦神話組成(12:1-5, 13-17)。

• B. 注釋

基本上，默 12 是一章有關基督與撒彈的戰爭(12:9-10)¹³³。戰

¹²⁷ Sweet, *Revelation*, 46. 另外,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An Invitatio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with Complete Text from the Jerusalem Bible* (New York: Doubleday, 1981), 23, 25 中, 她認為默 11 與 12 的分水嶺是主題之故。她也提出默 12 是「小書」的發展(10:1-15:4)。而 A. Feuillet, *The Apocalypse*, E. Crane, trans. (Staten Island: Alba House, 1964), 54; 及 A. Farrer, *A Rebirth of Images: The Making of St. John's Apocalyps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36-37, 59, 91; 他們指出數字的不同用法, 特別是「七」的預言啓示(4:11; 12:21), 所以默 11 很容易從默 12 分別出來。

¹²⁸ B.M.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72.

¹²⁹ 默 12 與默 13-15 四章正是《默示錄》的中心, 不過, 默 12 的獨特位置, 在於它開始《默示錄》下半部的發展。

¹³⁰ 首先, 有學者認為默 12 只有兩個神視, 其一是女人被龍襲擊(12:1-6, 13-17), 其二是彌額爾天使與龍的大戰(12:7-12; 參 *The New Jerusalem Bible*, 2041)。Sweet 則認為默 12 共分三個神視。有些認為全章只有一個神視, 就是女人與龍。

¹³¹ 有學者認為默 12 欠缺完整的創作, 默 12:1-6 及 13-17, 連同 12:7-9 是由非基督宗派的猶太人寫成, 《默示錄》的作者將這些段落納入默 12 之後, 再附加一段詩歌(12:10-12)。縱然 Charles 提出有一位「魔鬼編輯」的理論, 即有人附加某些段落, 但是, Allo 及 Lohmyer 反對此主張(A. Farrer, *The Rebirth of An Image: The Making of St. John's Apocalyps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36)。

¹³² Schüssler Fiorenza, *Invitation*, 23. Raymond E. Brown 亦從龍、獸與羔羊的神視, 指出默 12 的整體性(12:1-14:2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774)。

¹³³ B.M. Metzger,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Apocrypha*

爭之後，是天主大勝魔鬼的結局¹³⁴。換言之，《默示錄》是一部關於時間與歷史終結的書¹³⁵。對於反對天主的惡勢力，最終的結果是天主正義的審判，特別是 12:10 所描述天主的勝利和基督的權能¹³⁶，綜觀整部《默示錄》，從第十二章到結束，作者以各種文學手法展示，通過耶穌基督，天主行使祂對世界的主權，下半部分則集中描繪天主對惡勢力及撒殫的反應¹³⁷。默 12 致力著墨於龍的失敗，正是回應創 3:15-20 中女人失敗於蛇的引誘。默 12 中龍的失敗給予因迫害而受苦的天主子民一個希望¹³⁸。

12:1 女人

「女人」這個簡單的名詞在學者們中，有不同的演繹¹³⁹。大致上可分為三：

1. 以色列國
2. 新厄娃瑪利亞 [是/或] 耶穌的母親
3. 教會 (最多學者支持此演繹)

首先，這位「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帶十二顆星的榮冠」的女人形象，與埃及、希臘、巴比倫及小亞細亞等地的神話中的女神有點相似。這些古老的神話常敘述一個母親與她的孩子反擊像似一條大紅龍的敵人 (參 12:13-17)。其中許多故事講及龍盡其所能去吞滅剛誕生的嬰孩 (12:4)。其中一個神話敘述羅馬天后接受小亞細亞的崇拜，以她為眾神之母，此天后常偕同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03.

¹³⁴ 基督的死亡復活正是一股勝利的力量，將人從罪惡所帶來的死亡中，帶到自由的天國。

¹³⁵ Sweet, Revelation, 1: "First and foremost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present is the final age of world history and that the end is imminent, but the author writes under the guise of a prophet or hero of the past, like Enoch, who is conducted in vision around heaven and hell by an interpreting Angel and told the people up to the end of history."

¹³⁶ G.R. Beasley-Murray, H.H. Hobbs & R.F. Robbins, Revelation: Three Viewpoints (Tennessee: Broadman Press, 1977), 3.

¹³⁷ 同上, 197。

¹³⁸ 在第一世紀，猶太與外邦基督徒見證及經驗羅馬帝國的迫害，默 12 裏充滿象徵意味的先知性文學手法，正是表達出小亞細亞一帶的基督徒所遇到的宗教掙扎 (參 Schüssler Fiorenza, Invitation, 27)。此外，許多學者多認為《默示錄》的寫成是為了教會的將來或甚至最後的日子 (1:3 ; 22:30) (參 Feuillet, Apocalypse, 8, 14, Beasley-Murray, Viewpoints, 58.)。

¹³⁹ Brown 認為「女人」代表以色列，迴響著若瑟的夢 (創 37:9) (New Testament, 776)。Metzger 則認為這「女人」是天主子民理想團體的一個擬人化表達，首先是猶太傳統，即瑪利亞誕下默西亞耶穌，隨之是基督宗教傳統，以龍象徵惡勢力或迫害教會的政治權力 (12:6) (Code, 74)。Sweet 則以多元化的形象來解釋：厄娃、以色列、瑪利亞及教會 (Revelation, 9)。

她神性的孩子，這個神話圖像在若望的年代甚為流行¹⁴⁰。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默 12 中的女人與龍是外邦神話的一種「再演繹」或「再改編」，而並非純粹一種猶太默西亞式的期望¹⁴¹。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他們多認為默 12 是對外邦主義的一種譴責¹⁴²。究其實，默 12 中的「女人」充滿力量、美麗與權能，是「天上的大異兆」¹⁴³。這「女人」是個大異兆，並非因為她是女神，而是她的力量及她的住處。她居於天上，身披太陽作斗篷，腳踏月亮如平地，教會身披太陽所象徵的永恆真理，超越一切地上之物（另參 19:8）。這「女人」的天上后座，被「十二顆星」所證實，她的榮冠不是地上的金銀珠寶，而是天上的星辰，這異象顯示出她的強大力量¹⁴⁴。

綜觀之，這「女人」可被解釋為：

1. 聖母瑪利亞(教父及中世紀神學家)
2. 天主子民：a. 以色列子民 (擬人化)
b. 基督徒團體 (教會)
c. 以色列子民+基督徒團體
3. 天主的智慧
4. a + b = 瑪利亞及教會

在新約的範疇裏，這「女人」最好被解釋為以色列子民及基督徒團體。以民好像一個待產的女人，誕下她的嬰兒，即基督的教會，「女人」因而成爲一個團體的代表。如果解作聖母瑪利亞，則要聯同創 3:15 中的「女人」的預言。不過，肯定的是，默 12 中的女人產子，不是白冷的耶穌誕生。

12.2 女人的產痛

這女人雖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但是，當她生產時，「產痛」、「苦勞」、「呼疼呻吟」的情形相繼出

¹⁴⁰ 參 Schüssler Fiorenza, *Invitation*, 124。

¹⁴¹ 參 Charles, I, 298-314; Schüssler Fiorenza, *Invitation*, 125。Schüssler Fiorenza 尤其強調 12:1-5, 13-17。

¹⁴² 有學者認為若望利用麗桃(Leto)這個神話去挑戰及反對羅馬人對默西亞的敵對，因為許多羅馬君王視自己等同女神麗桃之子阿頗羅。Sweet 則認為若望警覺到羅馬和希臘一帶神話的影響，例如麗桃與阿頗羅的故事，及羅馬女神與「偉大母親」絲碧麗 Cybele 崇拜的聯繫 (*Revelation*, 4)。因此，若望非但沒有引用神話來源，反之，以《默示錄》來攻擊它們 (*Revelation*, 194)。Mounce 更清晰地指出，若望絕不可能引用外邦神話作聖經內容，因基督的信仰強烈反對任何外邦主義和不道德的行為 (*Mounce, Revelation*, 240)。

¹⁴³ 大異兆 (σημείον μέγα) 在《默示錄》中只用了三次 (12:1; 3:15)。

¹⁴⁴ Mounce, *Revelation*, 235。他認為「十二」指向十二宗徒或十二支派，或兩者皆是。

現，「生產」與「產痛」強調一個新生命的誕生¹⁴⁵。在新約中，產痛(ὠδίνουσα)通常解作「將臨的事」，或更直接地指向默西亞再來前的景象¹⁴⁶。正如耶穌對門徒說及世界必需經驗產痛後，才進入天國(瑪 24:8；若 16:21)，另參考得前 5:3。

12:3-6 「龍與女人」的神視

「龍」與遠古的蛇和撒彈有關¹⁴⁷。因此，可被看作教會的頭號敵人¹⁴⁸。這七頭大龍代表了當時曾迫害教會的埃及、巴比倫及羅馬¹⁴⁹。在龍與女人的接觸中，讀者看到第一世紀教會遭受羅馬的迫害。「龍」的身份在 12:9 述說得最詳盡：遠古的蛇，號稱魔鬼或撒彈，此龍擁有巨大的力量，在天上出現，因此也被稱為一個異兆(σημείου)。龍的巨大力量足以將天上的星辰勾下三分之一¹⁵⁰。這龍好像伯前 5:8 中的獅子，尋找可吞食的人。但是嬰孩卻被救去，提到天主和祂的寶座前。Metzger 認為這男孩就是耶穌，因為在第五節中說明：「祂就是那要以鐵杖牧放萬民的」(另參 2:27；11:18；19:15；詠 2:9)¹⁵¹。因此，將男孩提去的另一個意義，就是耶穌升天的事實¹⁵²。

女人則逃到曠野中(參出 15:22，以民從埃及逃往曠野)。在世上，女人要跟撒彈作戰，女人正代表教會及眾天主子民與

¹⁴⁵ 創 3:16 (LXX)，依 7:14；66:7。

¹⁴⁶ Brown 認為女人的產痛象徵耶穌完成默西亞使命的「死」(Testament, 791)，這應驗了 1:5 中所述的那位「忠實的見證，死者中的首生者」，這些說話用來鼓勵受苦中的基督徒，對永生要懷有希望。

¹⁴⁷ Sweet 認為在七十賢士譯本中，龍是飛龍「里外雅堂」(依 27:1)(參 Revelation, 196)。這飛龍與 13:1 的海怪有聯繫(達 7:2ff.)。

¹⁴⁸ 同上。

¹⁴⁹ 參詠 74:14 中的里外雅堂等。

¹⁵⁰ 教會和許多學者將魔鬼的來源設論在墮落的天使(NJB, 2041；Sweet, Revelation, 200)。此學說源自哈一 6-36，特別是 6-7 章。哈一 6:2-3, “And the angels, the sons of heaven, saw them and desired them. And they said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hoose for ourselves wives from the children of men, and let us beget for ourselves children.” 究其實，舊約未曾明言天使們會失足犯罪。另參亞當與厄娃傳 12-16。亞當與厄娃傳 12:1-2, “And with a heavy sigh the devil said, O Adam! All my hostility, envy, and sorrow is in consequence of you, for it is because of you that I was driven from my glory, which I had in heaven among the angels, and because of you I was thrown out onto the earth.” 13:1-2, “It was on account of you that I was thrown out of heaven. When you were formed I was expelled from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banished from the company of the angels.”

¹⁵¹ Metzger, Code, 73.

¹⁵² 同上。另外，猶太的塔耳慕得(Talmud: Jer. Berach. Fol. 5, 1)會形容過一個類似的形象，在耶城陷落後，默西亞在降生後，旋即從祂的母親處，由一颶風吹走。

魔鬼鬥爭（依 54:60；66:7；米 4:9-10）。這正是被迫害的「曠野經驗」，從舊約到新約時代的教會，都有被迫害的經驗。「女人」的形象正好代表教會找尋庇蔭（出 2:15；列上 17:2；19:3；加上 2:29-30）。至於 1,260 天（360×3.5），即三年半之意，迫害的時期是有限的，不會長久，曠野只是一個煉靜之地，女人的情況，正是教會的寫照，由於犯罪，要流徙曠野，教會走過曠野，等待救援。

12:7-12 天上彌額爾和龍的戰爭

在默 12 整整 18 節中，可分為三個單元：

12:1-6 女人與龍的神視

12:7-12 彌額爾和龍的戰爭（全章的中心）

12:13-18 女人受龍的迫害

7-12 反映了初期教會最沉重的教難¹⁵³。龍所代表的教難與「誰似天主」的總領天使彌額爾展開大戰¹⁵⁴，展示天上主權的互相交鋒，但是最終仍是天主戰勝魔鬼。12:10-12 的凱旋歌正是彌額爾戰勝撒彈的詩歌。撒彈被形容為「弟兄的控告者」（12:10，另參匝 3:1），當「控告者」被打敗，永遠的勝利在望，在羅馬帝國迫害教會時，教眾遭受誣告正是殉道的原因。天使的勝利，同時是教會的勝利，勝利的原因有二：羔羊的血及教會的見證/殉道（另參 5:6；13:8）。羔羊的血，與加音喊冤的血（創 4:10）和殉道者的血（哈一 22:5-7，參 47:1）。究其實，天使的勝利，首賴基督的血（22:16）及見證者對基督的作證（19:10；1:2, 9；20:4）¹⁵⁵。因此，耶穌在教會中的工作，不只為天使，更為信徒帶來勝利。

12:13-18 女人、後裔與龍

龍追趕女人，正如法郎追趕以民（出 14:8）。但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給了女人，象徵天主的德能以最快的速度保護她（出 19:4；申 32:11；依 40:31；則 17:7）¹⁵⁶。龍吐出像河的水象徵魔鬼的勢力¹⁵⁷，龍口中吐出的魔鬼勢力正相反一切出自

¹⁵³ Schüssler Fiorenza, *Invitation*, 123.

¹⁵⁴ Sweet, *Revelation*, 9. Sweet 認為此處之正邪大戰與創 3:16 互相平行。另參哈一 90:14。

¹⁵⁵ 同上, 199. Mounce, *Revelations*, 247; Mounce 也認為女人逃到曠野的圖像，可以追溯到猶太戰爭時，巴勒斯坦人逃往曠野的歷史（歐瑟比, *Hist. Eccl III. 5*）（*Revelation*, 274）。

¹⁵⁶ Beasley-Murray, *Viewpoints*, 113.

¹⁵⁷ Sweet, *Revelation*, 204.

天主口中的聖言 (1:16)，或從天主和羔羊寶座所流出的生命之水 (22:1)。當然，這從龍口吐出的水象徵惡勢力，也象徵羅馬帝國的迫害。大地裂開，吸了那要吞沒女人的水，象徵代表援助與善良的力量 (創 1:31；弟 4:4)，打退襲擊女人的惡勢力，並且對抗著惡勢力及撒殫謊言的江河¹⁵⁸，正如地裂將科辣黑和他的人吞下到陰府 (戶 16:30-34)。不過，龍並沒有罷休，與為耶穌作證的人交戰，站在沙灘上，與此同時，海裏上來另一隻獸 (13:1)，龍站在沙灘上，展開海獸上來的序幕。海象徵地中海，而獸是羅馬帝國，繼撒殫去迫害教會¹⁵⁹。

C. 神學訊息

為這個充滿災難的世界，獸 12 好比一個希望與鼓舞的訊息。正如初期教會忍受迫害，現代的教會也同樣經歷種種迫害與困難。獸 12 的神修觀告訴我們，所有基督徒因與聖子耶穌的契合，祂「將我們由罪惡及魔鬼的奴役中解救出來」(GS. 22)。在我們的磨練中，天主通過聖子使我們得到超越困難的力量。縱然魔鬼經常衝擊我們的教會，但是，基督的教會一定獲得最後的勝利 (12:11)，就算為主作證直至流血殉道，永生將是我們殉道的保證。

D. 牧職反省

正如本章釋經所得之結果，大戰中的「女人」喻作教會較為恰當，這「女人」身負重任，與「後裔」基督緊密合作，保護天主的子民，縱然「女人」向來是被歧視的一群，特別在猶太、羅馬及東方文化傳統中。這表示「弱小者」的一個名詞—女人，在獸 12 章中罕有地「身披太陽，腳踏月亮」的大放異彩。

其實，除了主流的用男性或男性的代名詞來形容天主外，在希臘名詞當中，有三個特別的陰性詞彙用來說明天主的某些本質與屬性。它們是「智慧」(σοφία)、「愛」(ἀγάπη)和「光榮」(δόξα)。

1. 「智慧」(σοφία)

耶穌是天主的智慧，「智慧」一詞，在希臘文的文法中屬陰性，但是耶穌本身是男性的天主聖言 (λόγος)，這說明了這天主「聖言」等同天主的「智慧」。在天主的國度中，因聖言與智慧在耶穌身上同時存在，男與女因此平等地合而為一。

¹⁵⁸ Sweet, *Revelation*, 205.

¹⁵⁹ Brown, *Testament*, 792.

在舊約中，「智慧」往往被「位格化」(a personified Wisdom)而成為天主的正義(箴 8:15-16；智 10：15-19)。這陰性的「智慧」，注重社會上的正義，將不公義的社會引領到正義和愛的大同境地。

2. 「愛」(ἀγάπη)

從哲學的角度看，「愛」是天主屬性之一。按若壹 4：16 基督是「位格化」了的天主的愛，由天主出發到受造物中間。為宇宙間一切受造物，天主在陽性的聖言身上啓示了陰性的愛。這愛是天主對受造物的一股神性動力。而愛的高峰，正如耶穌在若 15:13 所下的定義：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這「愛」在若 17 到達高峰：天人合一(17:21)。天主聖三的關係，是由愛來維繫，因著第二位降生成人的愛，天人從此結合為一。這「愛」啓示了天主的光榮。

3. 「光榮」(δόξα)

天主的光榮，在耶穌身上展露無遺(若 1:14)。我們在耶穌的言行中，看到這降生成人的天主光榮(若 11:4, 40)，而耶穌經常提及光榮的來臨(若 12:28, 13:31, 32；14:13；15:8；16:14；17:4, 5等)。而天主的光榮，只可憑信德的眼目才能瞻望。

綜言之，天主聖言是天主的智慧、愛和光榮，三者將天主的真理、生命和美善通傳給受造物，因此，所有受造物都反映著天主的光榮。

如果天主聖三因愛而共融合一，這同樣的愛也將天人合而唯一。這三個陰性的希臘名詞，說明一個早已在聖經中啓示但又被人忽視的大道理：天主之內沒有高低之分，因為，我們都是耶穌的朋友(若 15:13)。

第八章 獸與羔羊《默示錄》13-14

從十二章開始，《默示錄》的下半部由龍與女人、獸與羔羊作序幕 (13-14)。4:1-11:19 針對猶太主義，12:1-20:15 則集中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在十二章中，我們看到神視者若望目睹男孩被巨龍所追趕，龍後來被總領天使彌額爾制服。在攻擊基督的行動失敗後，現在矛頭轉向基督徒。因此，獸 13 以龍的助手作始。十二、十三及十四這三章就成為 12:1-20:15 這大段落的序幕。作者在獸 13 中首先以獸的負面形象，跟獸 14 羔羊的正面形象作一強烈對比。

A. 注釋

13:1-10 由海上來的獸

跟 17:7 對比之下，13:1 的獸的形象，同是十隻角和七個頭，不過，17:7 的獸，主要是跟「婦人」一起，這婦人原是巴比倫的象徵，她痛飲了聖徒和為耶穌殉道者的血。按 13:1 及 17:7 所述獸的出處都是來自深淵。獸的七個頭，如 17:9 所描繪，是婦人所坐的七座山，也即是七位君王¹⁶⁰。

獸的十隻角象徵十個君王，但這十個君王並沒有自己的王國，縱然他們將有一個短暫的帝國，其實只屬於羅馬帝國末期，代表從帝國冒升的一股力量，正如獸上冒出的角一樣，這些角因此順理成章地引出帝國帶來最壞的局面¹⁶¹。他們全都同意將自己的王國交給那獸，直到天主的話得到完滿那天，而那婦人就是羅馬帝國，統治天下萬國。從獸 17 看回來，如果那婦人就是羅馬 (17:18)，那末，獸就是羅馬帝國對外的控制權。

「海」就是羅馬帝國的海軍勢力 (參 14:8 中的巴比倫)，這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打從一個比較神話式的說法，在古代近東的神話中，海象徵一個原始的混亂。按照傳統的說法，海在世界的西方，羅馬正是那從西方 (海上) 來的獸，這意味著人類的歷史正進入一個危險時期 (舊約中有關水的毀滅，參創 6:17; 9:11; 出 15:8; 蘇 4:23; 詠 33:7; 77:16 等)¹⁶²。

¹⁶⁰ Lohse 認為神視者根據一古老的傳統，世界的歷史分割為七個統治者，他引用這傳統來說明教會的現況，他看到第八個恐怖統治者即將出現，將世界搗亂成為天主的一個敵對者，因此將世界帶往終結。參 E. Lohs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Noshville: Abington, 1981), 22。

¹⁶¹ Swete, *Apocalypse*, 219.

¹⁶² 另參達 7:7 所述的十角獸。依 27:1 明顯地說明上主到那一天會親自懲罰「里外雅堂」飛龍外，還會擊殺海中的蛟龍。

關於造物主與海獸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巴比倫文學¹⁶³。若比較這海獸與 12:3 (有一條火紅的大龍，有七個頭，十隻角，頭上戴著七個王冠) 及 13:3 (我看見那獸的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死的傷，但它那致死的傷卻治好了)，可以看出，在《默示錄》中很可能存在一個歷史或文學(內在)的出處，事因只傷其中一頭海獸，並非整個身體受傷。這很可能是一段歷史事實的反映，例如尼祿王和他神話式的傷口，相傳尼祿死後，他的神魂仍活人間¹⁶⁴。許多偽裝尼祿並沒去世的人從公元六十九年開始，一直到八十八年，都到相傳尼祿復活的地方「朝聖」¹⁶⁵。

話轉回來，從這個受傷的頭及它的內在象徵意義來看，在《默示錄》中存在著「君王崇拜」和「基督徒團體崇拜」的平行對照，即君王與基督的平行對照。基督在《默示錄》中被形容為「被宰殺的羔羊」，重點放在祂的死亡與勝利，正如保祿神學中，基督的被釘與復活的不能分割性一樣。羅馬尼祿王的歷史性描述，正是與歷史性的基督互相對照，例如 13:4，「誰可與這獸相比？」與詠 89:9，「上主萬軍的天主，有誰能夠相似你？」另外，對獸的崇拜等同對撒殫的崇拜 (13:11-12)，亦即是對君王的崇拜¹⁶⁶。

在 13:8 中作者說明，地上的居民，凡名字從創造之初沒有記錄在被宰殺的羔羊生命冊中的人，都要朝拜那獸。究竟「創造之初」與「被宰殺的羔羊」有什麼意思？是否作者暗指在創世之初，羔羊已被宰殺？或在創世之時，羔羊已註定被宰殺？或是這羔羊本身是一隻從開始已是「被宰殺的羔羊」？在《默示錄》的範疇裏，這最後的解釋最為恰當。

至於「生命冊」，可參考出 32:32-33；17:14 及申 29:20。另參閱達 11:33。如果從創世之初，羔羊與惡勢力已勢不兩立，而那些沒有記錄在生命冊的人是跟隨了魔鬼之故。這羔羊不是被註定要被宰殺，而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描述，誰朝拜天主跟隨被宰羔羊的，從創世之初直到世界窮盡，都

¹⁶³ D.S. Russell, 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ic: 200 BC-AD100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4), 123.

¹⁶⁴ W. 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A History of Roman Civilization and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ir Beginnings to A.D. 32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248 中記載，當尼祿王逝世後，許多人上街表示高興，但有更多人哀悼，因他對窮人甚為慷慨，對強權則鐵面無私。

¹⁶⁵ J.M. Ford, Revel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211.

¹⁶⁶ 羅馬的君王被視為「神之子」(σῶτηρ) 或主 (κύριος)。

因羔羊的救恩，被記錄在生命冊上。

13:11-17 由地中上來的獸

13:11 的獸不是來自地中海，相反，是地。它有兩隻相似羔羊的角，但是，說話像龍，這或可能指向從撒彈口中說出的話，為「君王崇拜」護航。如果將「海」解作「地中海」，而「地」是「巴勒斯坦」，那就會對耶穌提供一個負面的平行，因耶穌是生於巴勒斯坦的一位先知，另外，獸擁有一隻相似羔羊的角，按照猶太民俗學，這兩隻原始的獸含有末世的象徵功能（厄四 [厄二<RSV>] 6:49ff）¹⁶⁷。

這地獸使所有人在右手或額上打了一個印號（參出 13:1-10, 11-16；申 6:4-9；11:13-21），在古時，男人通常都有刺青，表示自己隸屬何人¹⁶⁸。在獸 13，所有自主的和為奴的，無論大小貧富，都打了印號，表示他們全隸屬於這獸，作牠的奴隸。這獸就是那位企圖號令全世界都朝拜「反基督者」，並且迫害那些拒絕朝拜的人，這是強制性的「君王崇拜」¹⁶⁹。

在羅馬的民間宗教中，人民相信，成為神明並不困難，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他並不離我們很遠¹⁷⁰。當然，這相反《默示錄》作者的信念。對凱撒的崇拜，從政治上來說，是統一大業的一個重要手段。除了凱撒，沒有其他神祇的時候，凱撒可以獨尊天下，而且誰崇拜凱撒如神明，都會被頒證書¹⁷¹。獸的言論是「反先知」，推行「反基督」的行為¹⁷²。獸所行的大奇跡（參列上 18:38），正是假司祭迷惑他們的信眾，使之服從的技倆¹⁷³。

13:18 獸的數字

¹⁶⁷ RSV 厄二 6:49, "Then thou didst keep in existence two living creatures; the name of one thou didst call Be'hemoth and the name of the other Leviathan."

¹⁶⁸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218.

¹⁶⁹ 同上，206。另參 Swete, *Apocalypse*, 169, "Thus in the immediate view of the Seer the second beast represents the sorcery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age engaged in a common attempt to impose the Caesar-cult upon the provinces, behind which there lay the Satanic purpose of bringing ruin upon rising Christian brotherhoods. In its wider significance the symbol may well stand for any religious system which allies itself with the hostile forces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¹⁷⁰ P. Veyne, "The Roman Empire," in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 I: From Pagan Rome to Byzantium*, (Cambridge: Belknap, 1987), 209.

¹⁷¹ Ford, *Revelation*, 214.

¹⁷² Beasley-Murray, *Revelation*, 207.

¹⁷³ S.J. Scherrer, "Sings and Wonders in the Imperial Cult: A New Look at Roman Religious Institution in the Light of Rev. 13:13-15." *JBL* 103 (4, 1984) 610.

獸 13 的獸被付予「宣講」的任務，它替第一隻獸作出宣言。它的數字是 666。在獸示文學中，如果「七」代表完滿或完美，那麼，「六」就是「七」的一個欠缺，而三個「六」表示完全的不完滿和邪惡¹⁷⁴。正如 Bouquet 認為，在第一世紀，用數字來代替名字是十分普遍的¹⁷⁵。尼祿王的希臘版在希伯來文是 קסר ןררן，七個字母的數值加起來是 666¹⁷⁶，拉丁版在希伯來文的數值則是 616¹⁷⁷。

14:1-5 「144,000」

數字的主題從獸 13 伸展到 14:1-5，144,000 是信者們的數字，他們是獸與它的追隨者的「反對者」¹⁷⁸。這 144,000 是誰？他們是猶太基督徒、被選者、獲救的基督徒、末日得救者、成全的受害和犧牲者、羔羊的司祭追隨者、熙雍山上的獸西亞戰役的羔羊軍隊、所有追隨羔羊致死的人、及所有羔羊的門徒¹⁷⁹。究其實，這 144,000 人中，包括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及外邦信眾 (7:9)。不過，在 7:4 只提及「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但是在 6:11 中亦提到「那些將要如他們一樣被殺的弟兄」，不過，7:4 指的是受猶太人迫害的殉道者，而 6:11 則指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徒。7:9 平行於 14:6，都指示出歸化的外邦人。由於 $144,000 = 12 \times 12 \times 1,000$ ，12 可解作十二支派或十二門徒，可以包含猶太人與外邦人。

值得注意的，是「仍是童身」，這可解作基督徒的「天使狀

¹⁷⁴ 有些手抄卷寫作 616。

¹⁷⁵ 例如在龐貝城一塊牆上寫著：「我愛她，她的數字是 545。」另一處應在公元 79 年前寫在牆上：「阿美利魯士想念他的愛人哈蒙妮阿，她尊貴的名字是 45 (或 1035)。」

¹⁷⁶ 一般而言，學者認為 666 象徵「尼祿王」(קסר ןררן)： $6+200+50+200+50+100 = 666$ 。有些學者反對將「凱撒」的拼法為 קסר，但自尼祿王登位第二年的份阿蘭文獻“Murabba 'at”將他的名字拼成 nrwn qsr, qsr 的兩個子音被破壞，但是 q 與 s 之間的無母音字母選在。參 D.R. Hillers, “Revelation 13:18 and a Scroll from Murabba 'at,”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70 (1963) 65。另外 Baines 認為在公元 72 年發行的錢幣上寫著“IMP CAES VESP AUG P M COS IIII”。如果操阿蘭文的讀者將之翻成希伯來文字，會被寫成 ymp qys wsp `wg p m kws d，將這些字母的數值加起來，就是 666。參 W.G. Baines,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in Revelation 13:18,” *Heythrop Journal* 16 (2, 1975) 196。

¹⁷⁷ B.M.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nd ed. (Stuttgart: UBS, 1971), 676。

¹⁷⁸ 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ustice and Judgment*, 2nd e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8), 181。

¹⁷⁹ 同上，182。

況」¹⁸⁰。這可能是《默示錄》的作者引用了哈一 15:2-7：

“And tell the watchers of heaven on whose behalf you have been sent to intercede. It is meet (for you) that you intercede on behalf of man, and not man on your behalf. For what reason have you abandoned the high, holy, and eternal heaven; and slept with women and defiled yourselves with the daughters of the people, taking wives, acting like the children of the earth, and begetting giant sons? Surely you, you [used to be] holy, spiritual, the living ones, [possessing] eternal life; but (now) you have defiled yourselves with women, and with the blood of the flesh begotten children, you have lust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like them producing blood and flesh, (which) die and perish. On that account, I have given you wives in order that (seeds) might be sown upon them and children born by them, so that the deeds that are done upon the earth will not be withheld from you. Indeed you, formerly you were spiritual (having) eternal life, and immortal in all the gener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is why (formerly) I did not make wives for you, for the dwelling of the spiritual beings of heaven is heaven.”

縱然有些學者堅持這 144,000 是童貞之身，或至少是暫時禁慾的人¹⁸¹。不過，根據舊約的神學觀，那些淫亂的是指崇拜偶像、離棄天主、與偶像行淫¹⁸²。在《默示錄》中，巴比倫常被比作羅馬帝國，而在羅馬帝國中有「君王崇拜」，這 144,000 就是那些從來沒有在「君王崇拜」中玷污的。他們有一個使命，就是在四個活物和長老前唱一首別人學不會的新歌，他們的工作，既然在寶座前唱歌，就是聖殿之歌，這正是司祭的職務（編上 25），這也是天堂上的司祭職，以天使的形象環繞在天主的寶座四周，這一切完全相反在哈一 15:3 的「守望者之書」中所描述的敗壞的司祭：「為什麼你要離開那高尚、神聖和永恆的天堂，與女人們睡覺，及因與人類的女兒而招致不潔 ...？」¹⁸³。但是眾

¹⁸⁰ D.C. Olson, “These Who Have Not Defiled Themselves with Women: Revelation 14:4 and the Book of Enoch,” *CBQ* 59 (3, 1997) 493.

¹⁸¹ Olson, “Women,” 495.

¹⁸² R. Devine, “The Virgin Followers of the Lamb,” *Scripture* 16 (33, 1964) 3.

¹⁸³ Olson, “Woman,” 501. 另外，Olson 更列舉一些例子，來引證人類被形容為天使的證據，例如 IQH 3:21-22；默 21:17；路 20:34-36；保利家殉道錄 2:3；依撒意亞升天錄 8:14-15 等，正如他說：“Everything points to a widespread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earliest Christians that the redeemed are destined to acquire angelic status and perhaps even become angels, but the concept is apparently so well known and so uncontroversial that neither explanation nor defense is believed necessary.” (“Women,” 505).

殉道者卻不然，他們否認「獸」的教訓，為真理逃亡、被迫害，最後以「死」戰勝魔鬼的操控，正如被宰的羔羊一樣。

14:6-20 收割的時期

第一位天使宣佈天主審判的時辰已到，各人都應欽崇上主。第二位天使則宣佈巴比倫的陷落（參依 21:96；耶 51:8；達 4:27；伯前 5:13；默 18:2）。第三位天使宣佈了獸的追隨者的下場，就是要喝下天主憤怒的酒。這三個宣佈正好為信徒作出一個正面的鼓勵，那些追隨獸的人永得不到安息，但基督徒卻在主懷中安息。

在 14:14 出現那位相似人子者，坐著白雲而降（參達 7:13），正準備收割。第四位天使走出來宣佈收割的時期已到，跟著坐在天上那位相似人子者就伸出鐮刀收割，這位人子就是第二次光榮來臨的君王耶穌基督。

祂不需要再戰勝罪惡，因為祂已完成了(3:2)，他這次來只是收割，祂手中拿著的不是劍，而是鐮刀，這可參考 1:13ff 及 19:11ff。作者在這裏要強調的，是基督帶著第二次光榮來臨的正義審判，來戰勝罪惡和死亡。

在先知文學中，無論是麥或葡萄的收割，象徵顛覆了以色列的敵人，是他們失敗的成熟期。作者所說的「收割了地上的葡萄」與「荒淫烈酒」(14:8)及「天主憤怒的酒」(14:10)一起解作地上的罪惡（參瑪 25:31f）這「收割」即是天主要在人與人之間作出選擇，將屬於天國的提到天國。

第六位天使，即掌管火的天使，重複 14:15 的天使的宣佈，人子即將收割大地上的葡萄。這些葡萄，完全相反「真葡萄樹」與「結實的葡萄枝」（參若 15:1-5）。

那「城外的榨酒池」的城，指的是耶路撒冷聖城，所榨的血流遍全境（參依 63:3, 6）。所謂全境，即 1,600「斯塔狄」（ $4 \times 4 \times 100$ ，四極八方，完全之意）。1,600「斯塔狄」等如 290 公里（180 英哩），差不多相等巴勒斯坦的長度。

B. 神學訊息

《默示錄》的作者明顯地屬於教難團體中的一份子，正當教難時期，作者以默示錄體中的「受難文學」（deprivation literature）來寫出信友團體所遭受的宗教迫害，例如 2:13 提及安提帕的被殺，3:10 及 6:9 的暗示，可以看出，《默示錄》是在教難時期寫成，惡勢力正

在侗赫著基督徒¹⁸⁴。換言之，宗教迫害助長了默示錄體文學。在默 13-14 兩章中，作者明顯地強調，在讀者或當時的信眾面前，放著兩個選擇，一個是強國及她被奉為神的統治者，他以強權、財富及能力來統治國家，另一個是天主上主所許諾的國度，縱然在世時被迫害，甚至遭遇殺戮，但是，天主大能的手一定勝利凱旋，默 13 正好是地上的迫害情況，而默 14 則指向上天的凱旋，兩章合併起來，正是為讀者展示一幅圖像，即跟隨天主和跟隨魔鬼的不同結果。

C. 牧職反省

跟隨天主的結果完全有異于追隨魔鬼，從《默示錄》的啓示，獸和帶有獸印的人會被扔到那用硫磺燃燒的火坑中（19:20）。追隨天主的信徒，理所當然地進入天國，這天國將會是怎樣的呢？

在天國中，天主與一切受造物將合而為一，這合一正是天主的光榮，同時，也是受造物的光榮，天主在耶穌的死亡復活中受到光榮，而人類將因認識天主而受光榮。因此，天主聖言降生成為血肉，成為受造物其中的一員，他的死亡復活將整個宇宙帶到世界的終向：與天主永恆地合而為一。

在這個共融合一的大同天國中，是看似相對的「永恆」與「時間」，完美地結合為一，即永恆的天主，包容了暫時的受造，在暫世中，我們找到了永恆。這奇妙的結合在耶穌的降生事件中展露無遺。在這位同時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耶穌身上，天主與受造訂立了一個永恆不破的愛約。

這條牢不可破的愛約，證實了天主無條件與無限的愛，在包容有時間性的受造物，讓所有受造由「暫時」進入「永恆」，這就是天國的生活，亦是人類與其他受造的終向。

不過傳統的神學受到希臘哲學的二元論所影響，將天主與受造分為兩個相對的陣營，天主與受造很無辜地被分割成對立的「上師一下屬」關係，這個架構完全違背了天人合一的大同境地。天與人，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係因而疏離。耶穌的死，正是天主認同並完全接受一切受造物的光榮，亦是對受造物進入永恆天國的肯定。

¹⁸⁴ H. Koe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Vol.2: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0), 250.

第九章 七禍盃《默示錄》15-16

默 14:6-12 中所出現的三位天使，最後的一位大聲喊說：「誰若朝拜了那獸和它的像 ... 就必要喝天主憤怒的酒，即那注在祂憤怒之杯的純酒 ... 」(14:9-11)，默 15-16 的內容，就是滿全了這三位天使所帶來的災禍：「我看見在天上又出現了一個又大又奇妙的異兆：有七位天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因為天主的義怒將要藉著這些災禍發洩淨盡」(15:1)。

A. 默 15-16 在《默示錄》中的位置及內在結構

1. 《默示錄》中的位置

默 15-16 的位置，以書信、封印、號角及盃作架構，從第三章致七教會的書信到第四章告知預言部分，或從第十一章轉接到第十二章，表示了教會與選民的關係 (4:1-11:19) 及教會與羅馬的關係 (12:1-21:8)¹⁸⁵。從這個架構來看，封印、號角和盃的關係是循序漸進的，到了盃的災禍，是一總災禍的高潮。默 15-16 可以說是《默示錄》承先啓後的段落，理由有五：

- a. 10:11 有關神視者的先知職責，包含了《默示錄》第二先知書 (十二至二十二章)，默 15-16 與這些神視一脈相連。
- b. 默 15-16 是吹奏第七號角的一部分，11:17-18 的聖歌宣佈全能的上主天主已取得了大權，登上王位，祂也帶來審判，死者受審：聖者得賞，壞人被滅。在 16 章中，這禍盃被付諸行動。另外，第七號角與默 15-16 有所連系，其中一點，是天上的聖殿敞開及天主的顯現 (11:19；15:5, 8)。
- c. 七位天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是天廷上一個大「徵兆」(σημείον)，這大徵兆與《默示錄》之前的兩個大異兆一脈相連：12:1 身披太陽的女人和 12:3 的紅龍。
- d. 默 15-16 成全了 14:6-12 三位天使在天上的宣告。第一位天使命令在地上的人，要敬畏並光榮天主，在 15:2-4 作者以聖歌回應：「誰敢不敬畏你？上主，誰敢不光榮你？」第二位天使宣告偉大的巴比倫的陷落，遞給她那充滿天主烈怒的酒杯 (16:19)，並開始有關她陷落的敘述。第三位天使將一種劇毒的瘡給那些帶有獸印及朝拜獸像的人降下 (16:2)。最後，默 15-16 緊貼著默 14 末的收割行動，例如「把葡萄扔到天主義怒的大榨酒池內」(14:14-20)，在默 15-16 中作者延續了這主題。

¹⁸⁵ Feuillet, *Apocalypse*, 36, 39-41

- e. 默 15-16 連結起一切將要發生的事，第六盃的傾倒促成「阿瑪革冬」的最後末世之戰，邪魔之神、獸及假先知將會墮入火坑裏 (16:16；與 19:19-21 及 20:7-10 對照)。第七盃促成巴比倫的毀滅。總言之，七禍盃完成了天主的義怒，毀滅了魔鬼的勢力。因此，天上的耶路撒冷將會降下，一個新的國度將會出現。

2. 默 15-16 的內在結構：

15:1 提領及摘要：七天使拿著七種最後的災禍

15:2-16:1 禮儀序幕

- a. 戰勝那獸的人站在玻璃海上高唱天主僕人梅瑟和羔羊的歌曲(15:3b-4)。
- b. 天上聖殿敞開，七天使出現，並接受了裝載萬世萬代義怒的金盃；殿內充滿天主的光榮，冒起煙來，在災禍尚未完結之前，沒有人能夠進入 (15:5-16:1)。

16:2-21 傾倒天主義怒的七禍盃

B. 注釋

15:1a 我看見在天上又出現了一個又大又奇妙的異兆，這是《默示錄》天上異兆的第三個[其他兩個分別是身披太陽的女人 (12:1)及龍 (12:3)]。將這三個異兆連在一起，可以看到 12:1 女人與龍的大戰一直延續到七禍盃，即教會與世界之間的持久戰役¹⁸⁶。

15:1b 七位天使拿著七禍盃

15:1 及 6 所述的「災禍」在默 15-16 兩章中，被形容為「義怒之盃」¹⁸⁷。「災禍」這名詞，不是 15:1 所獨有，而是貫通整部《默示錄》：9:18, 20；11:6；13:3；15:8；16:9, 21；18:4, 8；21:9；22:18¹⁸⁸。

15:1c 因為天主的義怒就要藉著這些災禍發洩淨盡

這七禍盃正好解釋惡勢力的完全潰敗，當它完全失敗之後，不需再降任何的災禍，這也可解作天主的義怒已發洩完結，不再有新的「降禍」，宇宙間一切動盪將會停止，因此，「淨盡」(ἐτελεύτη) 只是一個限制，即天主的義怒已

¹⁸⁶ Swete, *Apocalypse*, 193.

¹⁸⁷ R.H. Charle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vol. II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30-31.

¹⁸⁸ D.E. Aune, *Revelation 6-16*, WBC 52 B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8), 869-870.

完結，並不是天主有任何負面的「發洩」¹⁸⁹。

15:2a 攙雜著火的玻璃海

在 4:6 出現過的玻璃海（天廷寶座的神視），在這裏攙雜著火，所有戰勝那獸的都站在海上。火的顏色很可能是紅色，在《默示錄》中象徵暴力，這裏則象徵天主在最後七禍降臨的義怒，也可象徵紅海與勝利者的「靈性出谷」，因他們唱著梅瑟和羔羊的歌曲¹⁹⁰。

15:2b 那些戰勝了獸 ... 拿著天主的琴

「戰勝了獸」的希臘原文在文法上出現了問題，「戰勝了獸（的人）」(τοὺς νικῶντας ἐκ τοῦ θηρίου; νικᾶν + ἐκ τοῦ θηρίου)，這裏用了「屬格」(genitive case)，這在新約中，只出現一次，因為通常會用賓格 (accusative case)¹⁹¹。學者為解決這個文法上的困難，有四個建議：

1. 從 ... 得到勝利¹⁹²。
2. “constructio praegnans”，將 νικῶντας 用作為一個分詞，例如 σωζόμενοι (被拯救)，通常就與介詞 ἐκ 放在一起¹⁹³。
3. 阿蘭主義 (Aramaism)，阿蘭文動詞 ܢܘܩܝܐ (純潔、清潔、單純)加上介詞 ܝܕܐ (= ἐκ)一起，因而放在動詞 νικᾶν 後面¹⁹⁴。
4. 拉丁主義 (Latinism)，以希臘表達方式為背景，名詞 victoria 與動詞 fero 被用作謂語，而介詞 de 或 ex 被用作主詞的離格 (ablative)，或一些被征服的事物 (舉例：victoriam de Hannibal，「征服 (victory over) Hannibal」(Livy 21.46.8)¹⁹⁵。

綜觀之，一至三的建議較為可取，即從天主那裏獲得力量，戰勝了獸。

¹⁸⁹ Swete, *Apocalypse*, 193.

¹⁹⁰ 同上, 194-5。

¹⁹¹ Aune, *Revelation*, 871.

¹⁹² I.T. Beckwith, *The Apocalypse of John* (New York: MacMillan, 1919), 674.

¹⁹³ M. Stuart,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vol. 2 (Andover: Allen, Mouill & Wardwell, 1845), 305.

¹⁹⁴ C.C. Torrey, *The Apocalypse of Joh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8-9.

¹⁹⁵ Aune, *Revelation*, 871-2。在 872 頁中，Aune 更道出，縱然拉丁主義在《默示錄》中影響甚微，但是，作者可能對一些從拉丁版本翻譯過來的希臘來源有所認識，不過業已失傳。

15:3-4 梅瑟之歌、天主忠僕、羔羊之歌

這首短誦，是站在攙著火的玻璃海上的勝利者，面對獸而歌唱的，可歸納為以下數個闡釋：

1. 「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τὴν ᾠδὴν Μωϋσῆς τοῦ δούλου τοῦ θεοῦ)¹⁹⁶

此短誦是唯一冠以名號的，這裏有兩個名號，首先，是「天主的僕人梅瑟的歌曲」。其中兩個可能的根據是來自出 15:1-18 過紅海後的勝利歌，或申 31:30-32:43 梅瑟臨終前的詩歌¹⁹⁷。出 15 的勝利歌提及海與勝利的主题，在 15:2 再次重現¹⁹⁸。出與《默示錄》兩首凱歌皆伴以樂器，在出 15 中，米黎盎拿著鼓 (出 15:20)，而在 15:2 中，眾聖者拿著天主的琴。兩首凱歌同時圍繞著一個主题：誰與上主相比¹⁹⁹。

2. 「羔羊的歌曲」(τὴν ᾠδὴν τοῦ αρνίου)

第二個名號是「羔羊的歌曲」。由於「歌曲」(τὴν ᾠδὴν) 再次出現，可以聯合來解作兩首詩歌，不過，內容則只屬於一首歌曲。也許 3、4 兩節是一首歌曲的光榮頌結語，這結語只被提及，不被歌唱²⁰⁰。因此，這很可能是後來編輯時所附加上的²⁰¹。關於「梅瑟」，可能也是後加的，因為出 15 與此曲主题各異 (前者是戰勝敵人之歌，而後者卻是一首讚美與感恩之歌)，如果《默示錄》的作者在《默示錄》中完全刪去一切有關法律書的引用，此處會是一個較為兀突的出現，並且放在羔羊之前²⁰²。不過，由於「海與勝利」被提及，所以，有可能兩曲共有一個主题，就如《默示錄》會借喻舊約來重新演繹基督教會的內容 (例如出谷紀中的十大災害、聖殿等)，因此，15:3-4 詩歌中的梅瑟主题與「羔

¹⁹⁶ Aune, *Revelation*, 872。Aune 認為梅瑟在猶太傳統，通常冠以「天主忠僕」的名號 (出 14:31；戶 12:7；申 34:5；蘇 1:1, 15；8:31；9:24；列上 8:53；列下 18:12；21:8；編下 24:9；厄下 1:8；詠 105:26；拉 3:22；巴 1:20)。

¹⁹⁷ 同上。Aune 更舉出第三個例子——詠 90。在詠 90 的標題上，寫上「天主的人梅瑟的祈禱」，但這首聖詠被視為一篇默想人生的短暫與天主的永恆的神修作品，難以凱旋歌看之。另外，Schüssler Fiorenza 否定 15:3-4 是出 15 或申 32 同文學類型的歌曲，而是舊約眾多主题的混合體 (*Revelation*, 102)。

¹⁹⁸ Aune, *Revelation*, 872。

¹⁹⁹ R. Meynet, "Le cantique de Moïse et le cantique de l' Agneau (Ap 15 et Ex 15)," *Gregorianum* 73, 1 (1992) 43。

²⁰⁰ Aune, *Revelation*, 873。

²⁰¹ J. Wellhausen, *Analyse der Offenbarung Johannis* (Berlin: Weidmann, 1907), 25。Aune 在 *Revelation*, 873 中更指出「羔羊」一詞似是較古老的資料，後加在新的編輯上，參 7:9；7:10；14:4；14:10；21:22；21:23；22:1；22:3。

²⁰² Charles, *John*, II:35。

羊」是互相呼應。當年，過紅海後以民高唱勝利之歌，如今在這個玻璃火海中，在聖者戰勝那獸的歌曲中重新演繹。類型與舊約的引伸，15:3-4 可以說是一首讚美詩歌²⁰³。由於這裏欠缺標題及領唱部分，所以，可以推斷是原創詩歌的一部分²⁰⁴。這詩歌有不少引伸自舊約，現列表如下：

15:3-4	舊約 (參考 LXX [七十賢士譯本])
你的功行偉大奇妙 μεγάλα και θαυμασ τά τὰ ἔργα σου	… 這一切偉大事業 τὰ ἔργα τὰ μεγάλα καὶ θαυματὰ τοῦ θεοῦ (多 12:22) μεγάλα καὶ θαυμαστά ἃ οὐκ ἠπιστάμην (約 42:3) μεγάλα τὰ ἔργα κυρίου (詠 110:2) θαυμάσια τὰ ἔργα σου (詠 138:14)
上主，全能的天主 κύριε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亞 14:13)(另參默 4:8 ; 11:17 ; 16:7 ; 19:6 ; 21:22)
你的道路公平正直 δικαίαι καὶ ἀληθιναὶ αἱ ὁδοὶ σου	Θεὸς, ἀληθινὰ τὰ ἔργα αὐτοῦ, καὶ πᾶσαι αἱ ὁδοὶ αὐτοῦ κρίσεις· θεὸς πιστὸς, καὶ οὐκ ἀδικία, δικαίος καὶ ὅσιος κύριος. (申 32:4) δικαίος κύριος ἐν πᾶσαις ταῖς ὁδοῖς αὐτοῦ καὶ ὅσιος ἐν πᾶσιν τοῖς ἔργοις αὐτοῦ (詠 144:17)
萬民的君王 ὁ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ἐθνῶν	ὅτι κύριος ὑψίστος φοβερός, βασιλεὺς μέγας ἐπὶ πᾶσαν τὴν. ὑπέταξεν λαοὺς ἡμῖν καὶ ἔθνη ὑπὸ τοὺς πόδας ἡμῶν (詠 46:3-4)
誰敢不敬畏你？上 主，誰敢不光榮你的 名號？ τίς οὐ μὴ φοβηθῆι, κύριε, καὶ δοξάσει τὸ ὄνομά σου;	上主，沒有誰相似你；你是偉大的，你的名大有德 能。萬民的君王！誰能不敬畏你？這是你應得的。 (耶 10:6-7，這兩節在 LXX 從缺)
因為只有禰是聖善 的 ὅτι μόνος ὅσιος	在《默示錄》中，ὅσιος 是「神聖」的意思，只在此 處及 16:5 出現。在舊約中甚少採用(申 32:4；詠 144:17[已引用如上])，這「只有你是聖善的」是 15:4 所獨有，因此，很可能是作者原著 ²⁰⁵ 。

²⁰³ Aune, Revelation, 873。他引用了 C. Westermann, The Praise of God in the Psalms, K.R. Crim, trans. (Richmond: John Knox, 1965), 116-51；及 R. Deichgräber, Gottes hymnus und Christushymnus in der frühen Christenheit: Untersuchungen zu Form, Sprache und Stil der frühchristlichen Hymn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7), 55。

²⁰⁴ K. Berger, Formgeschichte des Neuen Testaments (Heidelberg: Quelle & Meyer, 1984), 242。

²⁰⁵ Aune, Revelation, 875。

<p>萬民都要前來崇拜你 ὅτι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ἤξουσιν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ἐνώπιόν σου,</p>	<p>οὐκ ἔστιν ὁμοίος σοι ἐν θεοῖς, κύριε,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 κατὰ τὰ ἔργα σου.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ὅσα ἐποίησας ἤξουσιν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ἐνώπιόν σου, κύριε, καὶ δοξάσουσιν τὸ ὄνομά σου, ὅτι μέγας εἶ σύ καὶ ποιῶν θαυμάσια, σὺ εἶ ὁ θεὸς μόνος ὁ μέγας. ὀδήγησόν με, κύριε, τῇ ὁδῷ σου, καὶ πορεύσομαι ἐν τῇ ἀληθείᾳ σου· εὐφρανθήτω ἡ καρδιά μου τοῦ φοβεῖσθαι τὸ ὄνομα σου. (詠 85:8-?) 在這首聖詠中，明顯地出現許多與 15：3-4 平行的句子。</p>
<p>因為你正義的判斷，已彰明較著。 ὅτι τὰ δικαιώματά σου ἐφανερώθησαν.</p>	<p>ποίησον μετ' ἐμοῦ σημεῖον εἰς ἀγαθόν, καὶ ἰδέτωσαν οἱ μισοῦντές με καὶ αἰσχυρθητώσω, ὅτι σύ, κύριε, ἐβοήθησάς μοι καὶ παρακάλεσάς με. (詠 85:17) 縱然此節與 19:4 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也表達了天主愛護人的記號，對信靠主的僕人 (詠 85:2) 獲得援助，因而啓示祂的正義行動 (默 15:4)。</p>

在對照表中，可以看出詠 85 (LXX 版) 與 15:3-4 有不少類似之處，在某一程度上，這首聖詠和出 15 的凱歌亦有平行的句子。例如詠 85:8, “οὐκ ἔστιν ὁμοίος σοι ἐν θεοῖς, κύριε,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 κατὰ τὰ ἔργα σου.” 跟出 15:11 (LXX 版) 類似：“τίς ὁμοίος σοι ἐν θεοῖς, κύριε; τίς ὁμοίος σοι, δεδοξασμένος ἐν ἁγίοις, θαυμαστός ἐν δόχασις, ποιῶν τέρατα”；詠 85 的主題與出 15 的凱歌相若，都是有關危難者向上主的呼求 (詠 85:7)。驕傲的人欺凌受害者，沒有將天主放在他們的眼中 (詠 85:14)，在聖詠的中段 (8-10 節) 是一段讚美詩，因為上主拯救他們免於陰間。在聖詠的最後一節，遭難者求上主賜一記號，以證明他的無辜，及受到上主的眷顧，與此同時，「惱恨者」因而羞愧難過。由是觀之，詠 85 與默 15:3-4 較出 15 更多相同之處，因詠 85 原來是一首「天主忠僕」的祈禱，他在祈求天主將兇殘的敵人手中救出來，然後普世萬民都會崇拜祂，這與出 15 中天主解放以民出谷，及默 15 中聖者戰勝那獸互相對照。因此，15:3-4 的短誦，可以被稱為「梅瑟的歌曲」與「羔羊的歌曲」。

15:5 天上盟約的帳幕——聖殿敞開
 在《默示錄》的另一處也有這樣的記述 (11:19)，不過，在 11:19 的帳幕被稱為「天主的約櫃」。在這裏則被稱為「天

上盟約的帳幕」(ὁ ναὸς τῆς σκηνῆς τοῦ μαρτυρίου, 也可翻成「見證的帳幕」)。隨著帳幕的出現, 就是拿著七種災禍的七天使。

15:6 拿著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

「七災禍」與 15:7 的「七金盃」有何關係? 按作者的意思, 七災禍與七個滿載天主教義怒的金盃不可分割。這七位天使身穿潔白而明亮的亞麻衣, 胸間佩有金帶, 是天廷的景象(瑪 28:3; 谷 16:5), 也是尊貴或司祭的表示, 是「奉職的神」(λειτουργικά πνεύματα)(希 1:14)。

15:7 七天使與七禍盃

這些金盃是奉獻之用²⁰⁶。這些器皿是聖殿的祭器之一(出 27:3; 38:3; 戶 4:14)²⁰⁷。這裏盛載天主教義怒的七金盃與 5:8 盛滿香料的金盃, 及 8:3 的金香爐互相對照, 新出現作者藉著封印、號角及盃的一個主題:

封印序幕 (5:8)	號角序幕 (8:3-5)	盃序幕 (15:7-16)
拿著金盃的 24 位長老=眾聖徒的祈禱	一位拿著金香爐的天使獻上聖者的祈禱, 乳香的煙與祈禱上升天主台前, 天使將火拋到地上, 發生了雷霆、響聲、閃電和地動	七位拿著七金盃的天使聖殿充滿著煙, 七禍盃倒在地上

從上可見, 每段序幕都出現了金香爐/盃。在 5:8 的金盃盛載香料, 而這香料是眾聖徒的祈禱。8:3-5 的金香爐盛載更多的乳香, 乳香的煙與祈禱上升到天主台前。15:7-16:1 的金盃則裝載著天主的「降禍」, 聖殿充滿著煙, 直到七禍完成為止。如果這三段經文是作者有意並排平行的話, 那末, 香料/煙 (=祈禱) 與天主的義怒可能彼此互相有所聯繫。

在這三段描寫中, 何謂「眾聖徒的祈禱」? 如果與天主的義怒有關, 可能指「復仇」的祈禱, 就像殉道者在祭台下為自己的血喊冤(6:10)。正如 19:2 所述:「祂懲罰了那曾以自己的邪淫敗壞了大地的大淫婦, 並給被她所殺的人報了仇。」因此, 「復仇」的祈禱仿似乳香, 上升到天主台前。

²⁰⁶ BAGD, 858。

²⁰⁷ 這些地方, 在希伯來語稱作 זָרוּק, 字根來自 זָרַק (澆), 在 LXX 中通常被翻作 φιάλη (Aune, Revelation, 879)。

這些「復仇」祈禱，為天廷的煙和七禍盂所象徵。

天主的義怒 (θυμός)：義怒在《默示錄》中解作「天主的忿怒」，共出現過七次，而另一詞 ὀργή在《默示錄》出現共六次，也解作天主的忿怒²⁰⁸。雖然 θυμός 與 ὀργή均是同義詞，但是，在整部《默示錄》中沒有互用，θυμός 在八次直接或間接有關酒或榨酒池時，用了七次²⁰⁹。在 15：7 提到那些禍盂，也與酒有關。ὀργή與酒有關凡三次 (14:10；16:19；19:15)，這些出現均與 θυμός 一起解作天主的極度忿怒。

15:8 天主的榮耀與威能使聖殿充滿著煙

在這節中，聖殿充滿了煙，象徵天主光榮的雲彩，在舊約中，可找到兩處的平行文，兩處經文同樣包括聖殿或聖所的祭獻：

出 40:34-38 因上主的榮耀藉雲彩充滿了帳棚，梅瑟不能進入，當雲彩從帳棚升起，以民就拔營前行，雲彩若不升起，他們就安營不動，在黑夜，雲中有火。

列上 8:10 撒羅滿請司祭和肋未將約櫃、會幕和聖器運到新聖殿內 (8:4)，然後將約櫃置放在至聖所內 (8:6)，作者強調在約櫃中只供放兩塊約版，這約版是梅瑟在曷勒布山上放在裏面的 (8:9)。在 8:10 記載，當司祭從聖所出來時，雲彩充滿了聖殿，為了雲彩司祭不能供職。「出離埃及」一語在列上 8 共出現了四次 (8:16, 21, 51, 53)。在 8:53 更強調天主藉僕人梅瑟領以民出離埃及。

因此可見，15:8 所描述充滿了煙的聖殿，沒人可以進入，因為裏面正進行天主的事功，也許是上主在此取得大權，登上王位 (參 11:17)。正如在出 40 及列上 8 中，上主親臨梅瑟時代的帳棚及撒羅滿的聖殿一樣，在雲彩或煙裏，上主向人類啓示祂的臨在和光榮。

²⁰⁸ A.T. Hanson, *The Wrath of the Lamb* (London: SPCK, 1957), 159. θυμός：義怒，參默 14:10, 19；15:1, 7；16:1, 19；19:15。而 ὀργή 也等於義怒，參默 6:16, 17；11:18；14:10；16:19；19:15。

²⁰⁹ 同上，159。

「七」與「十」的對照（《默示錄》與出 7:14-11:10 的十大災難）

七印	七號角	七盃
1. 一匹白馬出現，騎馬的持弓帶冠，百戰百勝 (6:1-20)	攜著血的冰雹和火，1/3 的大地與樹及所有青草被燒毀 (8:7) ≙ 第七災：冰雹、閃電和雷 (出 9:13-35)	接受獸印的人生出一種惡毒而劇痛的瘡 (16:2) = 第六災：膿瘡 (出 9:8-12)
2. 紅馬與騎士，取大刀除去和平的權柄 (6:3-4)	燃火之大山投入海中，1/3 海變血；1/3 生命死亡；1/3 船隻被毀壞 (8:8-9) = 第一災：水變血 (出 7:14-24)	海水變了死人的血 (16:3) = 第一災 (出 7:14-24)
3. 黑馬，騎士拿著天秤，帶來了饑荒 (6:5-6)	名「苦艾」的巨星落下，1/3 的水變苦，許多人死去 (8:10-11) ≙ 第一災：水變血 (出 7:14-24)	掌管水的天使稱讚聖善者，祭台有聲音迴響 (16:5-7)
4. 青馬與「死亡」騎士，陰間也跟著他。「他們」(可能指四騎士)被賦與統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權柄，並藉刀劍、饑荒、瘟疫及野獸去執行殺戮 (6:7-8)	1/3 的太陽、月亮和星辰都受了打擊，因此 1/3 黑暗，白日與黑夜的 1/3 都失光 (8:12) = 第五災 (出 10:21-29) 一隻鷹大聲預報三禍哉 (8:13)	盃倒太陽之上，世人褻瀆天主，沒有悔改 (16:8-9)
5. 殉道者的靈魂喊冤，他們各獲一件白衣，靜待忍耐到殉道者的數目圓滿為止 (6:9-11)	蝗蟲從深淵的洞穴出來，傷害那些沒有天主印號的人，達五個月之久 (9:1-11) = 第八災 (出 10:1-20)	黑暗降臨獸座上 (16:9-11) = 第九災 (出 10:21-29)
6. 大地震、太陽變黑、月亮變血紅、星辰墜落、天也隱退、山嶺島嶼移位、一切都隱藏在洞穴和山嶺中，逃避羔羊的震怒 (6:12-17)	四位由幼發拉底大河的天使及兩萬萬的馬隊，害死了 1/3 人 (9:13-19)	幼發拉底河乾涸，三個狀似青蛙的不潔的神去召集諸王，在阿瑪革冬與天主的日子上交戰 (16:12-14) ≙ 第二災 (出 7:25-8:11)
靜止：蓋了印的 144,000 人，並有一大夥群眾，在寶座及羔羊面前站立 (7:1-17)	靜止：沒有被殺的人仍不悔改 (9:20-21)；小書異象與先知的任務 (10:1-11)；測量聖殿 (11:1-2)，兩見證 (11:3-13)	

7. 天上靜默約半小時，然後天主給七天使七號角	天主坐在寶座上，賞報聖者，消滅惡人，聖殿敞開，約櫃顯現；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大冰雹 (11:15-19) ≙ 第七災 (出 9:13-35)	聖殿寶座發出巨聲：「成了。」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大城分裂為三，異民的牆傾覆，天主想起了偉大的巴比倫，並遞給她盛滿天主烈怒的杯，島嶼與山嶺消失，冰雹下降，人們褻瀆天主，因災禍太慘重 (16:17-21) ≙ 第七災 (出 9:13-35)
-------------------------	--	--

16:1 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那滿盛天主之怒的七個盃倒在地上！」(ἐκχέετε 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ἐκχεῖν 與 θυμός 用在一起，在 LXX 耶 10:25 出現過，在此處講及將義怒傾倒在眾邦國之上 (ἐκχεῖν τὸν θυμόν σου ἐπὶ ἐπὶ ἔθνη)²¹⁰。這象徵性的行動描繪天主怎樣給世界帶來義怒。

「七禍」：從默 15 的對照表來看，七禍是最嚴重的破壞，其嚴重性會逐步升級直至最後的階段。當打開七印時，四騎士被委以權力去施行破壞，但是破壞並不是立刻出現 (6:1-8)。雖然第七印帶來天崩地裂，致使大地驚怪，但仍沒受到影響 (6:12-17)。當第七號角響起時，災難正式開始，最初的六號角只帶來有限的破壞，例如第一、二、三、四、六隻影響了三分之一 (8:7-12；9:13-18)，第五號角只維持五個月 (9:5, 10)。第七號角帶來閃電、響聲、雷霆、地震、大冰雹，但並沒有正式破壞淨盡 (11:19)。七禍盃的傾倒，與七號角互相平行，但仍有不同之處。例如，第二號角帶來三分之一的變血 (8:8)，但第二禍盃帶來變血的海水，不是普通的血，而是好似死人的血 (16:3)。再者，三組的「七」(七印、七號角、七禍盃)都同時綜合了天崩地動的破壞景象，其中以七禍盃所帶來的最嚴重：

²¹⁰ 另參閱 LXX 哀 2:4；4:11 及 LXX 則 7:8；9:8；14:19；20:8, 13, 21；21:36 (希伯來版 21:31)；22:22；30:15；39:29。

第六印 (6:12-14)	第七號角 (11:19)	第七盃 (16:18-21)
大地震	地震	大地震(史無前例的)
天象變色：太陽、月亮、星辰、天空	閃電、聲音、雷霆、大冰雹	閃電、聲音、雷霆，如「塔冷通」一般重的大冰雹(約十公斤)
山嶺和島嶼皆移位		島嶼和山嶺消失

當天象變色之際，懲罰看來逐漸降低。舉例，當打開第七印時，太陽變黑，星辰墜地 (6:12-13)；當第四號角吹響時，只有三分之一的太陽及星辰因受打擊而變黑 (8:12)，在七禍盃中，就只有 16:8 炙烤世人的太陽是唯一的天象變移，也只有此處的天象事件，即第四盃的傾倒，真正毀滅性的地震始出現，「大城」和「異民的城」都傾覆了(16:19)，而冰雹所帶來的大災難，使人因受難而褻瀆天主 (16:21)。此外，沒有任何一個封印是與出谷前的十大災難有直接關係。只有號角和盃的其中數個事件是跟十大災難有關連，但是，並沒有特別的次序或模式，說明何種十大災難發生在三個「七」的系列當中，號角與禍盃只是零星地與十大災難拉上關係 (例如在第三號角中 [8:10]，三分之一的河和水泉變成苦艾，並不是變成血)。不管如何，十大災難的內容，或多或少成為「七」系列的背景，重點放在天主的聖者，將會戰勝看似永不失敗的魔鬼勢力，尤其是在默 15 中的禮儀場面，及站在玻璃海上，唱出梅瑟和羔羊的歌曲的人，他們戰勝了看似永無休止的危機與迫害，這正是出谷紀的主題，天主將祂的聖者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利用十大災難作為對惡者發出的義怒。

- 16:2-4 前三盃：毒瘡；海水變成死人的血；河水及泉水變血
這三禍與十大災難十分相似(見上表)。值得注意的是，十大災難的前五災 (水變血、蝦蟆、蚊子、狗蠅、獸疫)，與前四號角所帶來的災禍 (攙和火與血的冰雹；三分之一的海變血；三分之一的泉水及河水變血；三分之一的天體失光)，同樣是影響自然界一切事物，但是，並沒有直接打擊人類，反之，第一禍盃即以毒瘡打擊那些帶有獸印和朝拜獸像的人身上²¹¹。第二禍盃促使海裏許多活物都死去，「好似死人的血」可能暗示殉道聖人的血 (16:6)。第三禍盃展示出水的污染，即所有的河流和水泉都變成血。

²¹¹ Swete, *Apocalypse*, 200.

16:5-7 間場：一個關於審判的光榮頌，並由祭壇得到確認。在這裏，掌管水的天使稱頌這懲罰是公義的，那些曾傾流 (ἐξέχεαν：與傾倒七禍盂的「傾倒」是同一動詞) 鮮血的聖徒和先知，如今是應得喝他們的血。「我又聽見祭壇有聲音說」(καὶ ἤκουσα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λέγοντος) 是將祭壇擬人化，相似從「天主金祭壇」的四角 (9:13) 所發出的聲音。這聲音，是其中一位殉道者喊冤的呼叫 (6:9-10)²¹²。有關「掌管水的天使」，H. D. Betz 結論說，這天使的光榮頌源自一個古老的傳統²¹³。其中一個平行文取材自一份密封的文件「世界核心」(Kore Kosmou)，此檔是一份希臘化的埃及殘卷，內容有關宇宙的起源，當中提及四個擬人化的世界原素：火、氣、水及土，這四原素向至高無上的神投訴人類的流血暴力事件²¹⁴。因此，「掌管水的天使」可能就是希臘文化中的四原素之一：水，從希臘擬人化進展為猶太的一個應對人物²¹⁵。Betz 認為，從文學類型來看，這是一首「審判光榮頌」，因為從 16:5 即以「今在和昔在的聖善者，你這樣懲罰，真是公義 (δικαιος εἶ)」。不過，P. Staples 不同意，他以「平反公式」作解，因為整個背景充滿殉道的氣氛，這比「默示氣氛」來得濃厚²¹⁶。另外，A. Yarbo Collins 建議一個更複雜的案題：默 16 (包括 4-7 節) 是一個末世的再演繹及出谷資料的再翻新工作。作者以這兩個取向去寫出《默示錄》²¹⁷。並替這章取名為「末世平反公式」²¹⁸。她認為，作者一定從希臘主義借用了「四原素」，不過，這並非主要的演繹，除了相同處外，16:4-7 與「Kore Kosmou」也有相異之處²¹⁹。因此，Collins 議定，《默示錄》的作者將不同的傳說和資料綜合一起，然後選擇對猶太人 及其他人較為熟悉

²¹² W. Bousset, *Die Offenbarung Johannis*, 6th ed., Kritisch-exegetischer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1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06), 396 (另外 Aune 也引用，參 *Revelation*, 888)。

²¹³ H.D. Betz, "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Apocalypticism," *Journal for Theology and the Church* 6, Robert W. Funk, ed.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9), 153. 在 139 頁，Betz 舉出其他有關審判的光榮頌：詠 119:137；達 9:14；厄下 9:33；編下 12:6；多 3:2 等。

²¹⁴ 同上，143 頁。

²¹⁵ 同上，147 頁。

²¹⁶ P. Staples, "Rev. XVI. 4-6 and its Vindication Formula," *NovT* 14, no. 4 (1972) 292-3.

²¹⁷ A. Yarbo Collins, "The History-of-Religions Approach to Apocalypticism and the 'Angel of the Waters' (Rev 16:4-7)," *CBQ* 39 (1977) 373.

²¹⁸ 同上，376 頁。

²¹⁹ 同上，378 頁。

的題材，例如希臘化的傳統²²⁰。

16:8-11 第四、五禍盂：如第四號角，炙人的太陽及那獸的王國陷入黑暗。第四禍盂直接影響太陽，不過前者帶來黑暗(8:12)，後者卻帶來炙熱²²¹。而獸的王國陷入黑暗之中。話雖如此，人們還是褻瀆天主，拒絕悔改，跟法郎的心硬相若(出8:28)²²²。

16:12-16 第六禍盂：幼發拉底河乾涸，三個不潔的神召集眾王與全能的天主在那偉大日子上交戰。在第六號角的描述當中，也出現類似的戰爭主題(9:13-19)。在舊約中，特別是出14:21，以民過紅海時，也出現乾涸現象²²³。那些從日出之地而來的眾王，通常被指為 Parthians (在西亞洲的一個古國 Parthia)²²⁴。

16:15 「看，我來有如盜賊一樣 ...」這聲音似乎「中斷」了聖經的進度，或是一個「加插段」²²⁵。無論如何，說話者應是耶穌自己，祂提醒讀者們，祂會隨時降臨，在給勞狄刻雅的來信中，也有提及赤身裸體與恥辱的內容(3:17-19)。

16:14-16 阿瑪革冬

從希伯來文翻成希臘文，就是 Ἀρμαγεδών (阿瑪革冬山)，在《默示錄》中一直是個謎。它很可能是指「默基多」²²⁶。縱然希伯來文的 𐤀𐤍 (山)是「默基多」平原帶來問題，因默基多處於依次勒耳谷 (Jezreel) (參蘇 17:16；19:18) 或厄斯得隆 (Esdraelon) 西南部 (友 1:8；4:5；7:3) 一塊平原上的一座古城，不過這不影響作者將阿瑪革冬比作末世的一場大戰，作者可能借用默基多平原曾為古戰場

²²⁰ Collins, "Apocalypticism," 379.

²²¹ Swete, *Apocalypse*, 203.

²²² 同上, 204.

²²³ 同上, 205. Swete 提及蘇 3:17；依 11:15；匝 10:11 等。

²²⁴ Aune, *Revelation*, 891-4.

²²⁵ 同上, 896. Aune 認為這是《默示錄》的真福七端中的其中一端，其他六端分別在 1:3；14:13；19:9；20:6；22:7。

²²⁶ 同上, 898. Aune 舉出數場戰役，例如民 4:6-16 及 5:19 所記載德波辣和巴辣克打勝了客納罕王；在撒 29:1 及 31:1-7 中，撒烏耳陣亡，另外，還有列下 23:29-30；編下 35:22-24 等。值得注意的，還有匝 12:10-11 對若蘇厄的哀悼：「我要對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傾注憐憫和哀禱的神，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哀悼祂如同哀悼獨生子，痛哭祂像痛哭長子。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必要大舉哀悼，有如在默基多平原中的哈達得黎孟的哀悼。」

的形象，來隱喻末世正邪的最後戰役。

16:17-21 第七禍盃：「成了！」(γέγονεν)；閃電、響聲、雷霆、大地震及大冰雹。「成了」(γέγονεν)是「完成式」(perfect tense)，從 ἐγένετο [過去不定時態 (aorist)]引伸而來。這動詞在第六禍盃中就被使用，解作真正的結局就在當下²²⁷。也回應了 15:2 中所描述的七種最後的災禍的結果：天主的義怒發洩淨盡²²⁸。這一切的發生，來自第六印 (6:12-14)及第七號角 (11:19) 對人類世界的破壞。

16:19 那大城分裂為三段，異民的城也都傾覆了，天主想起了那偉大的巴比倫，遂遞給她那盛滿天主烈怒的酒杯，大城的分裂象徵了巴比倫城的最後傾覆。「想起」，在希臘文化中，表示神的正義：神想起了好事與惡事，因而對人施以賞或罰²²⁹。

C. 神學訊息

這兩章的基本訊息，整合了隆重禮儀中的盃及倒下來的最後災禍，這就是對來自各邦國、各民族及各語言最後的正義審判。那些拒絕「永恆福音」的，會被天主所降的災禍審判，同時，七禍盃同時也象徵人們的精神病態。朝拜獸像及身體上打上獸印的，生出毒瘡，那些殺害天主的聖者和先知的，被迫飲血。傾倒第五禍盃之後，王國陷入黑暗當中，表示獸所帶來的是邪說謬論，導人進入黑暗。

不過，那些戰勝那獸及獸像的，站在攙著火的玻璃海上，慶祝他們新而永久的出谷，從獸國超越出來的歡樂，反影在天主之僕梅瑟之歌和羔羊之歌。在歌曲中，他們讚美全能的主、祂的功行和正義，並預言萬民將會來崇拜上主。這正是天國的景象，就在第七號角吹響時宣佈 (11:15-17)。

獸 15-16 其中一個主要訊息就是：為反對祂的人，天主上主會傾倒最後的正義審判。上主的國，就是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城的降臨，當新天新地降臨時，獸、魔鬼及他們的追隨者將到永火中。

讀者在閱畢獸 15-16 後，要對永生作一決定：所有信徒應堅信耶穌基督及歸光榮於主，然後在羔羊的寶座前，為他們準備地方，

²²⁷ J. Lambrecht, "A Structuration of Rev 4, 1-22, 5" in *L'Apocalypse johannique et l'Apocalyptique dans le Nouveau Testament*, J. Lambercht, ed.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80), n. 94, 45.

²²⁸ Aune, *Apocalypse*, 899.

²²⁹ H.S. Versnel, "Religious Mentality in Ancient Prayer," *Faith, Hope, and Worship: Aspects of Religious Ment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Leiden: Brill, 1981), 59-60.

這地方就是永恆的天國——天上的耶路撒冷，殉道者將永遠居住在此。那些高唱梅瑟及羔羊歌曲的人，不單止超越紅海，更超越世海及死亡，到達永生彼岸。堅持信德者會得到最後勝利，但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D. 牧職反省

在魔鬼的迫害下，爲了進入天國，有時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生命。「殉道者」一詞，源自希臘文 *μάρτυς*（見證），這「見證者」本來沒有捨命的意思，只是「記住」及「小心」之意。但是，幾時受到迫害或利誘，要我們放棄爲信仰作見證，在最後的關頭，要在生命與死亡之間作出抉擇時，「殉道」是最高的代價。

奧思定強調，爲基督信仰作見證，比一切痛苦甚至死亡來得重要（*martyrem non facit poena, sed causa*「人之成為殉道者，非以痛苦來衡量，卻看受苦之因」）（*Epist.* 89.2）。戴都良認爲殉道好比第二次洗禮（*secunda intinctio*; *De paenit.* 13）。

因此，殉道不是單指死亡，而是爲基督作見證的事實。舊約中的先知正是殉道的例子（列前 19:10；耶 26:20-23），厄里亞和烏黎亞都以生命作見證，寧死也不願放棄天主交給他們的任務。

基督徒殉道的最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爲信仰與真理作證（默 1:5, 3:14），殉道者的最佳榜樣是耶穌基督，他以生命的付出，見證天主的愛與寬恕。教會首位殉道者聖斯德望，正是追隨基督見證信仰的典範，從他開始，教會漸漸採用「見證」（*μάρτυς*）這個希臘文來作爲殉道的專有名詞。換言之，殉道不等同死亡，反之，是活的見證，這活見證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一份風骨，可以多加一句：「死亡不能滅」，連死亡這人生極限也要敗在堅定的信徒手下。

天主教會的殉道學源自若望著作，殉道學的形成始於第二世紀，即教會受到迫害期間。教會將「見證」轉化，變成爲信仰犧牲性命的一份對主忠貞不二的態度。按照當年的研究，成爲殉道者的條件有三：

1. 捨命致死；
2. 致死原因是爲保衛信仰及真理；
3. 死亡皆因被仇視信仰及真理者所爲。

殉道者因此以自己爲主捨生的精神，與爲我們捨生的主緊密結合。

第十章 巴比倫的滅亡《默示錄》17:1-19:10

向來，17:9-10, 18 都帶來許多誤解及誤用，因此，詳盡客觀的釋經，對教會詮釋及牧養方面，皆為當務之急²³⁰。在這第十章中，將集中研究默 17，特別是其中具體的圖像、歷史性及作者的演繹。

A. 17:1-19:10 的結構

在分析此大段落的結構之前，先重新全面的列出《默示錄》的整個結構，這個結構與本書第一章稍有出入，這並不表示《默示錄》存在基本的內在矛盾，而是因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目標，作出稍微的移動。

序言 (1:1-20)

I. 給七教會的信 (2:1-3:22)

II. 天廷的神視 (4:1-22:9)

A. 標記與審判 (4:1-11:19) [第一神諭]

1. 羔羊基督 (4:1-8:1)

a. 天廷 (4:1-21)

b. 天書 (5:1-14)

c. 七印 (6:1-8:1)

■ 144,000 (7:1-8)

■ 天樂 (7:9-17)

2. 七號角 (8:2-11:19)

■ 小書天使 (10:1-11)

■ 兩見證人 (11:1-14)

B. 降禍的完成 (12:1-22:9) [第二神諭]

1. 龍 (12:1-13:18)

a. 女人與龍 (12:1-17)

b. 海上來的獸 (13:1-10)

c. 地上來的獸 (13:11-18)

²³⁰ 研究《默示錄》的時候：1. 將《默示錄》放回它的文學類型，始跟其他默示錄文學作出比較；2. 以整部《默示錄》為一整體，分析各段落的文學手法及段落間彼此的關係；3. 小心分析被採用的圖像（舊約先知[默示的或神秘性的]及功用）；4. 放在歷史的實現之中，細查《默示錄》所反映的，與歷史的內在及外在的證據，是從哪些地方歸納而來；5. 追查書中重現的主題；6. 小心勾畫出整部《默示錄》的結構，以便釋譯。如果稍有不慎，以片蓋全，就會誤解作者的原意，及錯析《默示錄》所傳達的意義。

2. 羔羊與 144,000 (14:1-5)
3. 三天使的宣告 (14:6-11)
 - a. 福音/審判的宣告 (14:6-7)
 - b. 巴比倫滅亡的預告 (14:8)
 - c. 對獸的跟隨者的聲明 (14:9-12)
4. 收割及「相似人子者」的審判 (14:14-20)
5. 降禍 (15:1-19:10)
 - a. 傾倒在獸的王國的七禍盃 (15:1-16:21)
 - b. 巴比倫滅亡 (17:1-19:10)
6. 審判與平反 (19:11-22:9)
 - a. 首先復活與第二次死亡 (19:11-21:8)
 - b. 新耶路撒冷 (21:9-22:9)

結語 (22:10-21)

結構上的關係

《默示錄》基本上與若望福音的理論一樣，作者把內容放在一個二元對立的矛盾中²³¹。這二元主義特別被《默示錄》的作者採用，以安慰及鼓勵那些正遭迫害及殺害的基督徒。從天國及神修的角度，作者要揭露出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真正面貌，然後對受苦的信眾提供信仰的洞見及瞭解，而當中最重要，莫過於沈著忍耐一切的迫害，神視者將肉身的迫害及死亡，看作是聖者們精神上的勝利 (12:11)。

在這一章中，「巴比倫滅亡」正好是在這「二元矛盾」理論的結構中，例如在 17:1，若望被七禍盃其中之一位天使邀請去看「大淫婦」的懲罰，但是，在 19:10 中，天使卻拒絕若望的朝拜，這就是「邀請——拒絕」的二元主義的一個例子，另外參看 21:9 及 22:9²³²，讀者就更清楚二元對立的寫作目的。這兩處都是屬於大段

²³¹ 「二元矛盾」是圖像與理念比較之下，並在一神論的概念當中，作出二元相對的局面。主要目的在於指出自然界、遭遇、行爲、結果及本質上的基本不同的地方。這二元主義在另一部默示錄體的文學作品——死海卷軸中出現。Collins 認為，「宇宙二元主義」是《默示錄》下半部的特徵，特別是羔羊的追隨者與獸的門徒彼此之間的對立。參閱：A. Yarbro Collins, *The Combat Myth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Harvard Dissertations in Religion, no. 9, Caroline Bynum and George Rupp, eds. (Missoula: Scholar Press, 1976), 158ff.。

²³² 1. 若望被引領到曠野去看巴比倫，但是後來卻被帶到一座又高又大的山上去看新耶路撒冷；2. 巴比倫坐落在「統治的水」(17:15)，並在那獸後面，但是，新耶路撒冷聖城則來自天主的國；3. 巴比倫的基礎，是七座山及七個君王，新耶路撒冷的基礎則是十二宗徒；4. 巴比倫被形容為一個淫婦，新耶路撒冷則被形容為一位打扮好、迎接丈夫的新娘；5. 巴比倫滿身穿戴著淫婦的衣飾，但是，新耶路撒冷卻用各種寶石和純金建造而成；6. 巴

落，作者以巴比倫和新耶路撒冷去烘托出信主的人所承受的祝福，及拒絕悔改的人的下場。

在這一章中，其實從 15:1 的大異兆開始，一直到 16:21，當中以「成了」(γέγονεν) (16:17)作為中心。「七禍孟」的形象則反映出 7:20-15:21 的以民歷史片斷²³³。在新耶路撒冷的段落之後，接著是基督與聖者們的凱旋 (以 19:11 開始，21:8 作結)，其中 21:6 的眾數「完成了」(γέγοναν)²³⁴標誌及強調救恩的完成。在 19:11-21:8 的段落當中，因「γέγοναν」的強調，使被「救贖」的與被「毀滅」的，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19:11-16 基督與聖者的凱旋	20:1-3 撒殛被困	20:11-15 死者受審
19:17-18 天主的大筵席 ²³⁵	20:46 被救贖者的寶座	21:1-4 被救贖者的安息
19:19-21 火坑的獸	20:7-10 火坑的撒殛	21:5-8 火坑的罪人

從上表看出，每個審判單元都包括一個「插段」(第二欄)，這「插段」除了作下一段的介紹外，亦標誌出聖者的凱旋，在第三欄中，全是獸、撒殛和罪人的結局，正如 15:1-16:21 強調天主對獸的追隨者的降禍，與 19:11-21:9 所強調的平凡與聖者們的賞報，成一強烈對比。

這兩個大段落 (15:1-19:10；19:11-22:9)，跟 14:1-20 的內容一起，組成一個交錯配列結構²³⁶。這結構從 14:1-5 的熙雍山上的 144,000 得救者的神視開始，以 21:9-22:9 的新耶路撒冷神視作結，結構如下：

比倫是淫亂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親，為新耶路撒冷，一切不潔之物將不許進入；7. 巴比倫的額上寫上「淫亂與可憎」的名號，新耶路撒冷的人民額上常帶著天主的名字；8. 那些在巴比倫的不被記錄在生命冊上的，但是那些在新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字，已被記錄在生命冊上了。(參閱 Schü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110-111. 另參看 W. Howard-Brook & A. Gwyther, *Unveiling Empire: Reading Revelation Then and Now*, The Bible and Liberation Series, N. K. Gettwald & R. A. Horsely, eds.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9], 160).

²³³ 默 15:2-4 的凱歌之後，接著一系列的災禍倒在巴比倫王國上，其中有些災禍與十大災難等同：毒瘡、水變血、黑暗、青蛙及冰雹，這一切災禍一直到巴比倫陷落作高峰。當中的主題是有關解放與審判。

²³⁴ R. Bauckham, *The Climax of Prophecy: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3), 18.

²³⁵ 圖像引伸自則 39:17-20，天主偉大的筵席包括一切飛鳥走獸，連哥格軍人的肉，也包括在內。

²³⁶ 這是一個主題式的交叉片斷，不過，讀者不難發現，當中不是整齊的平行。C. H. Talbert 認為，段落的長度與主題的交叉平行可以隨機應變，這不完美的交叉平行結構是古代的文學規則，在某些古典文學中，作者為了滿全這個規則，故意避免完全整齊的平行(例如 Horace, *On the Art of Poetry*, 347 ff;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33:1; Demetrius, *On Style*, 5:250) 參 C. H. Talbert, "Artistry and Th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e of Jn 1:19-5:47," *CBO* 32 (1970) 362。

- A. 熙雍山上的 144,000 與羔羊 (道德生活描述) 14:1-5
- B. 第一位天使宣告：福音及將來之審判 14:6-7
- C. 第二位天使宣告：預告巴比倫的滅亡 14:8
 - D. 第三位天使宣告：天主對獸的追隨者的降禍與其餘聖者的對比 14:9-13
 - E. 天國：收穫 14:14-20
 - D'. 七禍盂與聖者的解放 15:1-16:21
 - C'. 巴比倫滅亡 17:1-19:10
 - B'. 審判 19:11-21:8
- A'. 新耶路撒冷 (不能進入聖城的道德標準) 21:9-22:9

從整個交錯配列結構來看，主題在 E (天國)，其他的段落都在輔助天國主題的發揮，因此，C' 的「巴比倫滅亡」(17:1-19:10) 也是為此主題而出現在這個架構內。

17:1-19:10 的結構

- I. 巴比倫滅亡的序言 17:1-18
 - A. 序言／準備 17:1-2
 - B. 巴比倫滅亡的神視 17:3-6
 - C. 天使對圖像的演繹 17:7-18
 - 1. 獸的演繹 17:8-14
 - 2. 淫婦的演繹 17:15-18
- II. 巴比倫的審判與反應 18:1-19:10
 - A. 天使宣佈巴比倫的滅亡 18:1-3
 - B. 天上宣佈審判 18:4-20
 - 1. 懲罰 18:4-8
 - 2. 地上的哀悼 18:9-19
 - 3. 天上歡騰 18:20
 - C. 天使預言巴比倫滅亡 18:21-24
 - D. 天上歡樂 19:1-8
 - 1. 巴比倫滅亡的歡樂 19:1-4
 - 2. 讚美回應 19:5-8
- 羔羊的婚宴
 - E. 天使的邀請及拒絕被朝拜 19:9-10

B. 注釋

17:1-19:10 的眾多神視主要集中在「大淫婦受的懲罰」(τὸ κρίμα τῆς πόρνῆ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17:1)。巴比倫的滅亡本身就是第七禍盂的

一部分(16:19)，作者詳盡的描述(17:1-19:10)可能是為「禍孟神視」的一個注解，從神視者的角度，巴比倫的審判及滅亡已被宣佈(14:8)，她的滅亡包括「異民的城」(16:19)²³⁷。而先知式的對懲罰的描述從18:4ff開始²³⁸。

巴比倫被標籤成「大淫婦」(17:1)，這「淫婦」圖像在舊約中通常被用以形容以色列和猶大對主的不忠(特別參考則16、23)²³⁹，但是，巴比倫的身份並非指那些反對天主的人，而是羅馬城(17:9, 18)²⁴⁰。在其他重要的「偽經」當中，如西比蓮神諭5:143、159(Sibylline Oracles)，另外，伯前5:13，都將巴比倫比作羅馬，因為在古時，巴比倫及羅馬皆為普世帝國的中心，兩國亦曾征服耶路撒冷及毀滅聖殿²⁴¹。

地上的眾王都會與巴比倫「行過邪淫」(ἐπόρνευσαν；第三人稱眾數過去不定時態主動語態直述語氣)(17:2；18:3)。這「行淫」指的是「崇拜偶像」，意即對天主的盟約不忠，不過，羅馬從來沒有成為天主的子民，羅馬只是否認天主，是個「淫婦」，因此，《默示錄》在強調天主的至尊性，所有邦國都在天國之中，羅馬之所以被稱作「大淫婦」，不單是反對基督徒或甚至剷除天主的子民，而是拒絕承認天主是造物主，因此，迫害基督徒是她罪惡的結果。此外，無可避免的，便是將自己「神化」(達3；4:30；依14:13-14；則28:12-19)，以及表現出難以抑制的野心(則28:2-5)，在則28，連往來經商的也被喻作「嫖妓」²⁴²。這兩種特徵都是羅馬擁有的(18:7,11-14)。

世上眾王的「行淫」，毫無疑問，是對羅馬女神的崇拜，她是羅

²³⁷ 審判(κρίμα)只在18:20及20:4再次出現，字根的意義包含懲罰及判決。

²³⁸ J. Bonsirven, *L'Apocalypse de Saint Jean* (Paris: Beauchesne et Ses Fils, 1951), 264, "Par deux fois, la chute de Babylone avait été donnée comme accomplie (14:10 [sic]; 16:19): elle est le sujet des deux chapitres suivants. Le fait lui-même n'est pas raconté, il est supposé dans les lamentations qui remplissent le chapitre XVIII."

²³⁹ 其他平行文有17:1及則16:15-16；17:2及則16:15, 25, 29；17:4a及則16:13；17:4b及則23:31-32；17:6及則16:38；23:45。如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請參閱S. Moyise,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SNT Supplement Series vol. 115, Stanley E. Porter, 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72ff。

²⁴⁰ 但是，仍有少數學者將巴比倫喻作耶路撒冷，並將17:1-19:10為一反猶太主義作品，這種論據在今日已得不到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參J. M. Ford, *Revelation*, AncB 38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285。

²⁴¹ Aune, *Revelation*, 829。另外，參D.F. Wastson, "Babylon," D. N. Freedman, ed., *ABD*,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92)。巴比倫/羅馬的精神，在於相反造物主："As a symbol, Babylon embraces more than the empire, city, and culture of Rome. It is the sphere of idolatry and worldliness under the temporary control of Satan, a worldliness in opposition to the people and work of God, a worldliness epitomized first by Babylon and then by Rome. Babylon as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abominations in opposition to God (17:5) is the antithesis of the church as the Bride of Christ, The New Jerusalem, and the Kingdom of God."

²⁴² E. Adler Goodfriend, "Prostitution (OT)," *ABD*, 509。

馬眾神的代表²⁴³。因此，《默示錄》的作者並無意將「淫婦」比作羅馬女神，而是羅馬本身。這「女神崇拜」也盛行於小亞細亞一帶，如厄弗所、斯米納、培爾加摩及撒爾德²⁴⁴。這些與羅馬結盟的國家/城市，通常都被羅馬的「君王崇拜」所影響，成為習俗，以表示與羅馬的緊密連系，並表示效忠²⁴⁵。因此，巴比倫淫婦和她的淫亂之杯，就是羅馬的偶像與君王崇拜對眾邦國的影響²⁴⁶，眾邦國都「喝醉了她的淫亂的酒」(17:2)。

何謂「多水」(ὕδατων πολλῶν)(17:1)? 這是「淫婦」所坐之地，在 17:15 中，作者解釋此水為「諸民族、群眾、邦國和異語人民」(參達 3:4)。另外，巴比倫也被描繪為一隻七頭十角的朱紅色的獸²⁴⁷。這獸無疑是從海上來的獸 (13:1-8)，並且它也是從深淵上來的巨獸 (11:7)，在古代的猶太宇宙論中，「水」、「海」、「深淵」往往被用作形容威脅天主的一股搗亂勢力。這些「水」有時像希伯來神秘學中的「里外雅堂」飛龍/蜿蜒，天主要用劍來對付²⁴⁸。

而獸的來源，就是反對天主的人，所謂獸身上的「褻瀆名號」，指的是凱撒所冠以的神號或榮譽。作者被領到曠野 (εἰς ἔρημον)(17:3)，這裏作者沒有用冠詞來指定哪一個曠野(在 12:14，那位身披太陽的女人所逃往的曠野，則用了冠詞)。12:14 的曠野，是保護和滋養「女人」之地，使人記起以民的曠野經驗 (耶 2:1-7；歐 2:14) 及天主的承諾 (依 41:17-19；43:19-21)。在此處，17:3 的曠野則是一混亂之地，是詛咒、審判及死亡之地 (耶 4:23-26)。Swete 一針見血的形容此地乃缺乏天主生命的枯竭之地²⁴⁹，這也相似創世紀中混沌一片的情況 (創 1:2)，在耶 4:23-26 的曠野指的是犯罪的以色列的遭遇。因此，「巴比倫」是枯竭、混亂、反天主的一個代號，這與新耶路撒冷的境況是雲泥之別²⁵⁰。

²⁴³ R. Mellor, ΘΕΑ ΡΩΜΗ: The Worship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l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5), 22ff.

²⁴⁴ 同上，51-52，56-59，80-81。

²⁴⁵ D. Fishwick,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1 (Leiden: E.J. Brill, 1987), 50.

²⁴⁶ Baukham, Prophecy, 343; 另 Tacitus, Th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 rev. ed., M. Grant. trans. (N. P.: Dorset Press, 1984), 15 : 44。

²⁴⁷ 這與女神絲碧麗 (Cybele) 有點相似；傳統的圖像將她放在一頭獅子上 (Howard-Brook & Gwyther, Unveiling, 106-8)。她是自然與生育之神，由於她被派往管轄眾山和堡壘，她的皇冠狀似城牆。

²⁴⁸ 參詠 89:9-10；約 26:12；依 27:1；51:9-10。在《默示錄》中，作者所見的神視通常有兩層的意義：當代及歷史，另外，還有神修上的象徵意義。獸在《默示錄》中被喻作羅馬帝國。

²⁴⁹ Swete, Apocalypse, 214.

²⁵⁰ T.E. Schmit, " 'And the Sea was no more': Water as People, not Place," To Tell the Mystery: Essays on New Testament Eschatology in Honor of Robert H. Gundry, T.E. Schnüdt & M. Silva, eds., JSNT Supplement Series, S. Porter, ed. vol. 100 (Sheffield:

巴比倫華麗的衣服可能是第一世紀的廟妓通常穿的服飾²⁵¹，顏色的豔麗是羅馬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服裝寫照，她「全身點綴著金子、寶石和珍珠」只是展示她的淫亂²⁵²，她以此姿色來吸引男人，便與他們犯罪(17:2)，她的金杯滿載「淫亂的酒」(17:2)，即「淫污」(βδελύγματα：討厭、壞透之意，思高版譯作「淫污」[17:4])²⁵³。她杯中所放的是「荒淫的烈酒」(18:3)，所有喝此酒的人，無論是誰，已隸屬於羅馬帝國的管轄²⁵⁴。眾邦國一定如巴比倫一樣滅亡(16:19；另參得前5:3)。

巴比倫額上含有奧秘的名字：「偉大的巴比倫！淫亂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親」(βαβυλῶν ἡ μεγάλη, ἡ μήτηρ τῶν πορνῶν καὶ τῶν βδελυμάτων τῆς γῆς)(17:5)，當時的羅馬風俗，凡妓女的眼眶都寫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巴比倫這大淫婦也有她的名字²⁵⁵。這名字正是巴比倫的真正本色，正如那144,000的額上都刻有羔羊和父的名號²⁵⁶。這「奧秘」(μυστήριον)的意思，代表名字的內在象徵意義²⁵⁷。因此，所有巴比倫的子女，由於與「母親」的聯繫，都是淫婦。

這婦人痛飲了聖徒和殉道者的血(17:6)，這明顯地說明，在羅馬尼祿王當政時，對基督徒的迫害，後來，這迫害實際上停止過，直到作者的時期，杜覓慈再次發動迫害²⁵⁸。羅馬對教會的迫害，終於自食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4), 236ff.

²⁵¹ Swete, *Apocalypse*, 216.

²⁵² 提洛的王子有類似的打扮(則28:13)。有關猶大與耶路撒冷，參耶4:30。

²⁵³ 另參14:4；21:27。17:4的「和」(καί)將「可憎之物」和「淫污」連結起來，可解作「可憎」=「淫污」，在LXX中，βδελύγμα(βδελύξω及βδελύξω)，解作禮儀上的禁忌(屍體)、不潔的動物、不正常的性行爲(通姦)、拜偶像、祭祀兒童及向上主獻上不全的犧牲。

²⁵⁴ Beale, *Revelation*, 855: "The metaphor [ical cup/wine] symbolizes Babylon's promise of a prosperous earthly welfare for its willing subjects, which intoxicates them. The intoxicating influence blinds them to Babylon's evil nature and her ultimate insecurity and deceives them about God as her future judge and as the only true foundation for true prosperity ... The wine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hand of Babylon but ultimately from the hand of God, as does Babylon's own destruction." 在耶51:7，巴比倫被稱爲天主手中的金杯，這杯是眾邦國爲她而醉倒淫亂。

²⁵⁵ W.J. Harrington,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 A Commentary*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69), 208.

²⁵⁶ P. Prigent, *L'Apocalypse de Saint Jean*, Commentaire du Nouveau Testament 14, F. Bovon et al, eds. (Paris: Delachaux & Niestlé, 1981), 259.

²⁵⁷ Swete, *Apocalypse*, 21。

²⁵⁸ 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 Life of Domitian, 12: "Domitian's agents collected the tax on Jews with a peculiar lack of mercy; and took proceedings not only against those who kept their Jewish origins a secret in order to avoid the tax, but against those who lived as Jews without professing Judaism." 歐瑟比對教難也有記述: "He showed himself the successor of Nero in enmity and hostility to God. He was, in fact, the second to organize persecution against us, though his father Vespasian had no mischievous designs against us." (*History of the Church*, 3:17)

就與羅馬「行淫」，不是到此才出現。而東方眾王會給與尼祿權柄（獸的權柄）(17:17)，因此他們一起與天主的羔羊和聖者交戰 (17:14；19:11-12)，無論如何，他們最後將被征服²⁶⁵。

C. 注釋：第十八章 宣佈巴比倫的滅亡

整章都是描述巴比倫的滅亡。18:2-3 明顯地道出巴比倫滅亡後的境況 (參依 13:19-22；21:9；耶 50:12-13)，或可說是她的現狀²⁶⁶。全章充滿引自舊約的典故 (耶 50-51；依 13, 47；鴻 1-3；則 28 等)，古時對尼尼微、巴比倫、提洛及耶路撒冷的宣告，全部都與神視者的情形有關，因為都是講述受造物如何反抗造物主的表現。

18:4 中，天主的百姓被召出來，以免沾染巴比倫的罪惡和懲罰 (參耶 50:8；51:6, 45)，這些百姓被命令對巴比倫進行「報復」(18:6；耶 50:29；加上 2:67-68)。這「報復」來自 8:2-5 聖徒祈禱的結果²⁶⁷。另外，種種災禍降在天主的敵對者身上，皆因天主前的兩位見證者 (11:6, 10)，他們也是教會忠貞的見證者²⁶⁸。從這個角度來看，巴比倫的滅亡，主要有兩個原因：天主的大能和信徒的見證 (19:11ff.)²⁶⁹。另外，百姓的「兄弟」天使 (22:9) 也被召去審判巴比倫，因為在整部《默示錄》中，天使經常負起懲罰審判的任務。

對於巴比倫的滅亡，18:1-24 可說是最嚴重的一次預言。天使將一塊大石頭拋在海中並說：「偉大的巴比倫必要這樣猛力地被人拋棄。」(18:21)。這跟 8:3-5 中有三個共通點：

1. 天使在聖者的祈禱後才開始行動 (6:10-11；8:3；18:20；19:1-3)。
2. 兩次行動都有喻意。
3. 兩次行動都為審判那些不信主的人。

這些象徵行動在古代先知中甚為普遍 (依 20；耶 19；則 4-5)，所有神秘性的行動都是為訓導人而作。

18:9-20 是一首為巴比倫而寫的哀歌或悼詞，但是，與此同時，另一方面也是歡欣喜樂的時刻，那些曾被她迫害的，是凱旋歡樂的時候，而迫害人的，就是哀悼的時期，那些世上的君王 (18:9-10)、船長和商人 (18:17b-19)，都在頭上撒灰，流淚哀悼巴比倫的滅亡。不過，所有的聖徒、宗徒和先知則歡騰踴躍 (18:20；19:1-3)，因為天主為他們伸了冤。這裏也是作者在《默示錄》中慣用的二元對立手法，

²⁶⁵ G.K. Beale, "The Origin of the Titl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n Revelation 17:14," NIS 31 (1985) 619. Beale 看出 17:14 的「萬主之主，萬王之王」乃引自達 4:37 (LXX)，達 4 的巴比倫王的王位被奪，正是預象末世時，基督將永遠為王。

²⁶⁶ 巴比倫所遭的懲罰，皆來自她使眾邦國飲她的淫杯，並與眾王「行淫」(18:3)。

²⁶⁷ Swete, *Apocalypes*, 109.

²⁶⁸ 同上，134。

²⁶⁹ Bauckham, *Prophecy*, 237；申 17：2-7。

以巴比倫的滅亡，烘托出信徒的最後凱旋。

作者在 19:9 中寫上《默示錄》真福七端中的其中之一：「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這婚宴與 19:7b 相關：「因為羔羊的婚期來近了，祂的新娘也準備好了」。這就是「讓我們歡樂鼓舞，將光榮歸於祂吧」的原因 (19:7a)。究竟這「婚宴」若何，《默示錄》的作者並沒有說明清楚，不過，可能與 19:17 的「天主的大筵席」有直接關係 (另則 39:17-20)。這直接關係不是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同等，而是另一個對比，19:17 所敘述的是反基督者的慘敗，他們的肉將被飛鳥吃盡，而在 19:7 的婚宴，就是為那些朝拜天主的人所準備的永恆福樂。

作者可能欣喜若狂，就俯伏在天使前要朝拜他，但是天使強調：「萬不要這樣作，我只是你和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們的同僕，你只該朝拜天主」。這幾句說話表明天使也如同聖徒一樣，為耶穌作見證，他只是天主台前的一位使者，承行天主的旨意，履行聖者們的使命，傳播福音 (14:6-7)、祈禱 (8:3) 及作證 (19:10)。

D. 神學訊息

在這兩章多的篇幅，作者活靈活現的描述了巴比倫與獸反抗天主的情況。作者善用二元對立的手法，以世界的罪惡，來烘托出聖徒的正義，特別在《默示錄》的下半部 (12:1-22:21)。巴比倫是這個世界的縮影，代表人類對主的反抗與違命。不過，最終的時期，聖徒將獲平反 (14:14-20)。作者以尼祿王的一個家傳戶曉的傳說來說明惡勢力終被消滅。巴比倫的滅亡 (17, 18) 正是作者激勵受迫害的信徒，要堅持信仰到底。縱然從神視者的角度，巴比倫／羅馬還沒滅亡，但是，她的將來是可預見的——反基督者必敗。聖徒的祈禱與預言被天主所接納，並從天主那裏派遣天使為這些祈禱和預言服務。基督與聖徒最後獲得永遠的勝利，獸將永久潰敗 (19:11-21)。所有步武勝利的「被宰羔羊」，一定會戰勝巴比倫與獸。在作者生動的二元對立手法下，清楚活現讀者眼前。

E. 牧職反省

明顯地，《默示錄》是一部反帝國主義的書。不過，從女性神學的角度來看，除了默 12 的「女人」和默 22 的「新娘」的形象較為正面外，迫害教會的羅馬帝國主義者，是以「大淫婦」來形容。因此，在反帝國主義的原則底下，是否不自覺地潛藏著性別歧視呢？

從修辭釋經方法來研究《默示錄》，發覺在反帝國主義的語句後面，發展了另一條主線——男性主義。這男性主義從東到西，從古至今，教會內外，都是社會、政治、宗教、經濟和家庭的生活模式主流，因

此，《默示錄》中大部分的負面形象，都以女性作為代表，這正反映了教會兩千年以來，在男性主義的環境中成長，到最後亦成為一個男性主義的信仰團體。

《默示錄》正如第一段所說，在反帝國主義的原則底下，流著男性主義的血液，而這男性主義，正是政治上帝國主義社會的模式，那末，《默示錄》是「反」還是「和」？

究其實，帝國主義包含了男性欺壓女性的情況，就算默 21:2 所描述的漂亮的新娘，最終還是不能獨立自主，而要順服于新郎權下，因為這是中東一帶的文化思想：妻子一定遜於丈夫。這社會意識形態影響著《默示錄》的作者思維，女性永遠隸屬男性管轄之下。

在默 22 中，新郎才是主人，因為在羅馬帝國的制度中，永遠沒有女性擔任主導的角色，她們的社會地位跟兒童一樣低下，換言之，社會中只有男性的聲音。

因此，《默示錄》中的大淫婦，正是反帝國主義中「帝國主義」的不滅之魂。一方面象徵羅馬帝國對教會的迫害和引誘，另一方面，卻不自覺地宣揚了帝國主義中的男性主義，把本來平等的女性壓到水平之下。正如舊約中那些不忠的以色列子民，都以淫婦來比喻（歐 1: 2），在這種比喻當中，男人（以丈夫作喻天主）永遠是對的。

在當年的政治社會架構影響下，反帝國主義的《默示錄》不自覺地傳染了帝國主義的細菌。

第十一章 正義與審判《默示錄》19:11-20:15

雖然很難說《默示錄》的哪一部分最扣人心弦，但是，19:11-20:15 出現了幾乎所有《默示錄》的「主角」：白馬騎士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獸、假先知、龍、獸印及獸像、硫磺火坑、撒彈被囚一千年、與基督為王、哥格和瑪哥格的慘敗、生命冊及最後審判、死亡和陰府的最後潰敗（另參閱得前 4:13-18；伯後 3:1-13）。此一段落對後來的神學影響頗深，例如天國（19:11-21）、千年（20:2-7）及普世救贖（20:14），這些概念比較神學性，亦是本章探討的對象。

A. 19:11-20:15 的背景

從 12:1 開始，《默示錄》進入一個新的部分。在「七印」神視（5:1-8:1）及「七號角」神視（8:2-9:11）之後，默 12 開始了一系列嶄新的圖像：女人、男孩、龍、獸及天使²⁷⁰。19:11-20:15 與 19:1-10 及 21:1-22:7 有一不同之處，就是在這段落中，只講及審判、詛咒和破壞，與其他兩段上下文則描述光榮、讚美和美善。在文法上，19:11 的 καὶ εἶδον 在《默示錄》共用了 32 次，只在 17:6 至 19:11 作者並沒有用上，後來再用了七次（19:17, 19；20:1, 4, 11, 12；21:1）。究其實，19:11-20:15 詳述有關天主與基督在最後時期的審判行動，戰爭的主題早在默 12 開始，在此處以最後推翻撒彈及其同黨作結。從這個角度看，19:11-20:15 不只是總結默 12-20，也是完成這一大段落中，有關毀滅與審判的神視，以作默 21-22，有關「新」、「生命」、「光」與「和平」等神視的準備。

B. 注釋

19:11-20:15 詳述天主最後打倒一切仇敵的神視，分別在五個部分中加以描繪²⁷¹。

1. 19:11-16

白馬騎士的名字是「忠信和真實者」，祂出現時光芒萬丈。祂所交托的使命就是憑正義去審判及作戰，將天主的仇敵打敗。

²⁷⁰ 默 12-20 共九章中的重要詞彙包括「獸」（θηρίον，出現共 37 次；另 6:8；11:7）；審判（κρίνων，14 次；另 6:10；11:18）；龍（δράκων，13 次）；一千（χιλιάς/χίλιοι；11 次；另一至十一章共 17 次；7:5-8 共出現 12 次）；戰役（πόλεμος；共 11 次；在一至十一章共 4 次，只是備戰狀態）；像（εἰκών，10 次）；印（χάραγμα，7 次）；標記（σημείον，7 次）；引誘（πλανάω，7 次，另 2:20）；類（μέτωπον，5 次；另 7:3；9:4；22:4）；及假先知（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3 次）。

²⁷¹ 這五部分粗略以連接從句（conjunctive clause），“καὶ εἶδον”作分別（19:11, 17, 19；20:1, 4, 11, 12）。縱然在 19:19 與 20:12 兩節中沒有指示出一個段落隔離，但在 20:7 有一「隱蔽」的段落隔離。在 21:1 則帶領出最後的神視（21:1-22:7）。

2. 19:17-21

扼要總結騎士宣戰的結果，獸與假先知被扔到硫磺火坑中燃燒，所有獸與假先知的追隨者皆被騎士的劍所殺，然後有鳥來吃他們的屍體。

3. 20:1-6

此段描寫撒殫的千年監禁，及基督與拒絕獸印的追隨者的勝利為王。在這段落中有兩個重點：

- a. 對撒殫的囚禁，目的在使它的詭計「緩刑」。
- b. 第一次復活是為那些拒絕朝拜獸或獸像，並且不接受獸印的人，20:4 隱喻，那些復活者將與基督同為判官，這審判一直等到 20:11-15 的公審判完成為止。

4. 20:7-10

在「千年」的末期，撒殫取得最後的機會去迷惑萬民，驅使他們與它並肩作戰。但是有火從天降下，破壞了撒殫的計劃，然後，撒殫被投到硫磺火坑當中，與獸和假先知接受永苦。

5. 20:11-15

最後審判執行，在這公審判中，所有亡者將站立在寶座前，以他們的功行面對天主，所有沒有被登記在生命冊上的，就被投入火坑中。

綜觀之，19:11-20:15 的中心思想，是天主征服所有仇敵，並將永生賜予所有棄絕魔鬼的人，天主將會通過基督（即白馬騎士）在最後戰役中凱旋，所有信徒將分享基督的權柄，審判萬邦。

現根據此段落的五大部分進行注釋：

1. 19:11-16 白馬騎士

「天開」有時指向一個迫近的「主顯」（則 1:1；瑪 3:16；路 3:21；若 1:51；宗 10:11；默 4:1；11:19；15:5）。如今，「主顯」在一位白馬騎士身上，在 6:2 也出現過一位白馬騎士，他給世界帶來災禍。這裏的騎士好像加下 11:8 的那位，是一位神聖的戰士，將猶太人從里息雅解放出來（另加下 10:29-31）。這騎士將以正義去審判，正如舊約中的天主一樣（詠 9:8；72:2；96:13；98:9；依 11:4 等）。這位騎士名叫「忠信和真實者」（πιστὸ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默示錄》只有在此處用一短語作為一個名號，但與《默示錄》其他地方一脈相連（3:14；另參 1:5；3:7；6:10）或天主的話（21:5；22:6），祂又名「天主的聖言」（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ῦ [19:13]；參若 1:1, 14）及「萬王之王，萬主之主」（βασιλεὺς βασιλέων καὶ κύριος κυρίων；19:16；17:14），不過，還有一個名字，除祂以外，沒人認識（19:12），19:16 的名號很可能來自達 4:37（LXX, θεὸς τῶν

θεῶν καὶ κύριος τῶν κυρίων καὶ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βασιλείων；另參達 2:37, 47；3:2；申 10:17；加下 13:4；弟前 6:15），這都是達 4:32 的伸延 (MT, שָׁמַיִם מְלָכִים)²⁷²。

騎士的出現是壯觀的 (19:12-16)。祂的眼睛有如火焰²⁷³，這正是復活基督的形狀 (1:14；2:18；另參 10:6)。另外，祂口中射出一把利劍 (1:16；2:16；19:15, 21；另參 2:12)，並以鐵杖統治他們 (2:27；12:5，另參詠 2:9)。值得注意的，白馬騎士頭上帶著許多冠冕，相比之下，龍只有七冠冕 (12:3)，獸只有十冠冕 (13:1)，這表示祂對宇宙擁有全權 (參加上 11:13)。騎士被寫上 (γεγραμμένον；參 2:17；14:1；17:5) 兩個名字，那「誰也不認識」的名字，作者沒有說明名字被寫上的地方，但另一個名號「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則寫在蓋在祂大腿的衣服上 (19:16)。除了口中射出一把利劍，祂還要踐踏那充滿天主忿怒的榨酒池 (19:15；另參 14:10；19-20；16:19；14:8；17:2；18:3)。

天主的義怒是針對一切反基督者，祂已完全武裝準備去實行此一審判 (參依 63:1-6；哀 1:15；岳 4:13)²⁷⁴。

2. 19:17-21 獸、假先知及其軍隊的陣亡 (反基督者的慘敗)

天使經常出現在《默示錄》作者的神視之中 (5:2；7:1, 2；8:2；10:1；14:6；18:1；19:17；20:1)。在 19:17，天使站在太陽之上，表示一個光芒漂亮的形象，他大聲向飛鳥喊說，請它們宴吃人肉 (19:21；加下 15:33)，這正表示反基督者的潰敗，因為他們的肉都被飛鳥作為飼料 (依 34:6；耶 46:10；索 1:7；另參默 19:9)，這飛鳥的餐單就是列王、將帥、勇士、駿馬、騎馬者、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不論身份地位如何，凡反基督者，一律敗於天主面前 (6:15)。

獸在 19:19 重現，它首次出現在 13:1-10，其主要任務就是消滅列國、褻瀆天主及在基督徒團體掀起戰爭，致使全大地都跟隨及崇拜它。在大地上，它行使的是龍的權柄 (從默 12 開始)，不過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日 (四十二個月[13:5])。另一獸在 13:11 出現，從屬

²⁷² G.K. Beale, "The Origin of the Titl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n Revelation 17:14," *NTS* 31(1985) 618-20. Beale 正確地指出達 4:32LXX 是默 17:14 的來源，比哈諾客一書 9:4 更接近。另外，T.B. Slater,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Revisited," *NTS* 39 (1993) 159-60，他同意 Beale 的說法，並認為達 4 是默 19:16 最可能的來源。MT: Massoretic Text (瑪索辣經文；希伯來文注有母音的經卷)。

²⁷³ 「火焰」([ὡς] φιλῶξ πῦρος, a flame of fire) 在舊約中，通常被解作毀滅，例如德 45:24；依 29:6；哀 2:3；岳 2:5。

²⁷⁴ 依 63:1-6 的衣服所染的血，是上主仇敵者的血，在 19:13 所說的血則不清楚，可能是來自基督 (1:5；5:9；7:14；12:11) 或是祂仇敵在戰場上所濺流的血 (19:21)。但從依 63 的角度來看，19:13 的血很可能是後者，即仇敵者的血。

於第一隻獸之下，此獸的任務是引導信徒跟隨第一隻獸，它所施的技倆包括行奇跡、把生氣賦給第一隻獸及給人的右手或額上列印²⁷⁵。如今這獸與列王聯合一起，這些君王皆被形容為罪惡的(6:15; 16:14; 17:2, 18; 18:3, 9)，但是基督仍能夠壓服他們(1:5)。在這景況之前，他們會與獸合作，跟天主的子民作戰(16:14; 19:19; 另詠 2:2)。

這場戰役十分相似 16:14-16 及 20:7-10 的兩場，這是一場「默示錄」之戰，戰役(只在此處加上冠詞 τόν，變成 τὸν πόλεμον)。這戰役涉及 16:16 所述的「阿瑪革冬」，即古時有名的戰場默基多(民 5:19; 列下 23:29)，作者以此比作戰爭的慘烈(默基多原本是一個城鎮，不是山區)²⁷⁶。

從 19:19-21 到 20:7-10，作者所強調的，是天主的仇敵最後會被推翻。在 19:20-21 所描述的戰事中，獸與假先知同被擒殺。假先知首次出現在 16:13，從他口中出來了三個不潔的神，他們施行奇跡，並召集眾王，在天主的偉大日子上交戰。他在 20:10 重現，與獸一起被投入火坑中(另參戶 16:30; 達 7:11)，這位假先知隸屬於獸權下，並繼續第二隻獸的工作(13:11-17)。「火坑」在《默示錄》的結語篇十分獨特(19:20; 20:10, 14-15; 21:8)²⁷⁷。這火坑不致人於死地，而是永遠的審判(20:14)。火坑象徵一切反對天主的人接受永遠審判之所，這永判比死更痛苦難受。獸的其他餘黨則被騎士口中所射出的劍殺死(另參依 11:4)，而肉盡被飛鳥吃光，表示他們的失敗是徹底的。

3. 20:1-6 千年王國

作者繼續看到另一個神視，一位天使從天降下(20:1; 另 10:1; 18:1)，手持深淵的鑰匙(9:1; 另 1:18; 3:7)及一條大鎖鏈。深淵的鑰匙，是在吹響第五號角時，從天而降的一顆星帶來的，深淵的洞穴打開後，有煙和蝗蟲出來，因此太陽和天空都昏暗了，蝗

²⁷⁵ 獸 17 與獸 13 所說的「獸」，均指羅馬。不過，兩者形象上有少許分別：

1. θήριον(獸)在 17:3 中沒有一個前指冠詞(anaphoric article)，因為從 13:1 開始，每次提及第一隻獸，都加上冠詞；
2. 它們擔任不同角色；
3. 在不同的神視中出現；
4. 一些有關第一隻獸的特徵沒有在獸 17 中出現，例如獸印與獸像；
5. 獸 17 的獸沒有一個受傷的頭(在 13:3 中的獸則有)。

²⁷⁶ 關於 16:16 的釋義，參 M. G. Kline, "Har Magedon: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JETS* 39 (1996) 207-13。默基多，位於耶城以北 88 公里 (55 英里)，在 20:9 中，魔鬼的軍隊只保衛聖者的帳幕和「蒙愛的城邑」(14:20)，所以，戰役的地點只是一個象徵意義。

²⁷⁷ 參 14:10; 依 30:33; 哈諾客一書 27:2; 48:9; 54:1; 90:26-27; 103:8; 哈諾客二書 10; 梅瑟升天錄 10:10; 巴路克第二默示錄 59:10; 依撒意亞升天錄 4:14。

蟲受命去傷害那些額上沒有天主印號的人，然後，從深淵出來了一巨獸 (11:7)，殺死那兩位見證者，在 17:8，獸再從深淵上來，但是自趨喪亡。由是觀之，深淵乃天主仇敵的居所，這些仇敵是迫害教會的勢力。

天使抓住了龍 (20:2-3，另參 12；16:13)。這龍在此處表態為「遠古的蛇」(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12:9，另參創 3:1, 14-15；依 27:1)，是魔鬼，即撒殫 (另參約 1-2；匝 3:1-2)，這龍被捆共一千年，並被拋到深淵裏，一千年囚禁之後，被釋放一段短時期，這種說法完全符合猶太及初期基督徒的期望，就是天主的仇敵會被扣留，直至最後審判來臨之日 (依 24:21-23；伯前 2:4；猶 6；哈諾客一書 18:12-19:2；21:1-6)。

20:2-7 描述了「千年」的兩個景象：撒殫被囚和基督為王。全部聖經只有在這段落，「千年」連續出現達六次之多 (另參詠 90:4；伯後 3:8)²⁷⁸。不過，「千年」如其他章節一樣，在此處並沒有任何數字上的象徵 (5:11；7:4-8；11:3, 13；12:6；14:1, 3, 20；21:16)，只表示一個很長的時間，在這一千年當中，只有兩個事件：撒殫被囚及信者為王，為王的地方明顯是在天堂，因為，按《默示錄》的記載，只有在天堂才有寶座 (除了 2:13；13:2；16:10 提及撒殫的寶座；另參達 7:9, 22, 27；瑪 9:28；路 22:30；格前 6:2)²⁷⁹。

其實，「千年」的意義，指出在天主對祂的仇敵作出最後的審判之前，天主的見證者將會獲得勝利，縱然他們為基督作證而被斬首，但是憑著基督，他們將戰勝死亡，並獲得第一次復活 (參若 11:24；希 11:35)。至於「第二次復活」，作者雖然沒有詳加解釋，但是已隱含在 20:5a 中，指的是那些在最後審判時被復活而站立在天主台前的人。

於第一次復活是有福的，是聖潔的 (μακάριος καὶ ἅγιος ὁ ἔχων μέρος)，這些復活的人不單只是有福，也是聖潔的，他們的復活與聖潔，象徵基督信仰的勝利，如果那「1,260 天」象徵見證者對異端的凱旋 (11:2f.)，那末，「千年」正是代表基督信仰的偉大勝利。縱然殉道者受迫害的日子不算短，但是，相對於「千年」的勝利凱旋，這只是九牛一毛。

這「有福的」是《默示錄》中第七個真福 (另參 1:3；14:13；16:15；19:9；22:7, 14)，他們都不會受第二次死亡 (2:11)。關於第二次死

²⁷⁸ 一個暫時的「為王」普遍地被猶太及基督徒作者們期望：依 11:10-16；65:20-25；達 7:14, 27；哈諾客一書 91-104；西比蓮神諭 3:162；禧年紀 23:27-29, 31；梅瑟升天錄 10:7；巴路克第二默示錄 29:4-30:1；39:7；40:3；72:2-4；格前 15:23-28 等。

²⁷⁹ M. Gourgues, "The Thousand-Year Reign (Rev20:1-6): 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CBQ* 47 (1985) 676-81。

亡 (20:14; 21:8)，是為一切反對天主的人的最後結果。

那些第一次復活的人，將與基督同為司祭 (另參 1:6; 5:10)，在新約中，司祭並不享有法律或皇族的地位 (另參出 19:6; 依 61:6; 伯前 2:5, 9; 匝 6:13)，這裏不是說他們被派司祭的職務，只是以司祭侍奉天主的親密關係，來形容聖者與天主的關係²⁸⁰。

4. 20:7-10 撒殛的失敗

千年過後，撒殛從深淵中被釋放出來 (20:7)，他再次去迷惑四極的人 (另參則 7:2; 38:4-6, 15)，他們的數目如海邊的沙粒 (參蘇 11:4; 民 7:12; 撒 13:5)，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相反基督、聖者及新聖城的戰爭。

則 38-39 的圖像再次重現 (另參 19:11-16)，尤其是哥格與瑪哥格的出現 (20:8; 另參創 10:2; 編上 1:5; 5:4 [希伯來文版]; 亞 7:1 [LXX 版]; IQM11:16-17)。作者並不在意維持哥格與瑪哥格的分別 (哥格是人，瑪哥格是一地方 (則 38:2; 在 LXX 的希臘文為 “ὄγ και την γῆν τοῦ Μαγωγ”)。作者只利用這兩個名號，作為一切反對天主的人的標記²⁸¹。在則 38-39 中，天主命令厄則克耳去說預言，反對瑪哥格的哥格王，這哥格王將要集合普世的軍隊去打擊以色列。天主將克制哥格，因此普世萬民會看見天主施予以色列的救援 (則 38:16, 23; 39:13, 21-29)。這集中在以色列的描寫，雖然並不在 20:7-10 出現，但是內容仍是一樣，就是天主克制眾邦國。

撒殛與他的軍隊正聚集在一片適合打仗的地方 (20:9; 另參達 12:2 [LXX]; 哈 1:6 [LXX])，他們圍困眾聖者的營幕和蒙愛的城邑，不過，天主以天火克制及消滅他們 (參列下 1:9-16，當阿哈齊雅王拘捕厄里亞之後，天主從天降火吞噬了王的五十人，保護了厄里亞)，另參考則 38:22; 39:6。無論哪一個事件，忠信天主的人終被保護，這段落是自 19:19-21 之後，關於天主的人的第二次「軍事行動」，在這「戰役」中，天主主動地干預。撒殛及其軍旅被投入火坑之後，他們並沒有死亡，而是遭受無窮的痛苦。

20:10 總結了世界窮盡之日的境況，那時將不會有任何餘民留在地

²⁸⁰ Mounce, *Revelation*, 371 n. 34.

²⁸¹ 若瑟夫 (Ant. 1.6.1 § 123) 將瑪哥格等同 Scythians。Mounce (*Revelation*, 372) 認為，在文中所述的戰役，可能取材自 Scythian 在公元前 630 年侵略亞洲之戰。如果這個假設是正確的話，作者也可能引伸自索 1:10，因為通常來自北部的侵略者有時也被等同為今日的 Scythians。Scythians 為黑海北部的一個民族，喜愛黃金裝飾。他們出自 Targitaus 的三個兒子，Targitaus 在黑海附近出生，三個兒子統治該地直至「四金」從天而降，「四金」是金犁、金鞭、金斧及金杯，幼子 Colaxais 以手執燙熱的「四金」而取得政權。按照歷史記載，Scythian 可追索到公元前 6 個世紀，A.I. Melyukova 認為早期的 Scythians 是 Scrubnaya 的後人，在公元前 2,000 年到 700 年期間，從 Volga-Ural 逐漸遷徙到黑海以北之地，並吸收當地 Cimmerians 的文化。

上，因為信主的升上天堂 (20:4)，不信主的(作者以哥格及瑪哥格象徵)將「活」在永火中 (20:9)；獸、假先知及龍(撒彈)在火坑中終其餘生 (19:20；20:10)，至於那些沒有殉道但忠信於主的人，在等候第二次復活 (20:5)。

5. 20:11-15 亡者的最後審判

這一段落不只是最後審判，也是《默示錄》中惟一正式的審判。當中大部分的圖像來自達 7：9-10 (參瑪 25:31-46)，並已在長老的讚歌中被預言 (11:17-18)。

作者首先看見一個潔白的大寶座 (20:11)，這寶座並不是 20:4 的「一些寶座」。當最後審判來臨時，只有一個寶座，因為只有一個審判者 (參希 12:23；雅 4:12)。作者以白色來象徵這個獨一無二的寶座 (達 7：9；哈諾客一書 18:8)。審判者的名字並沒有被提及，縱然如此，貫穿整部《默示錄》的寶座上的那一位，就是天父 (4:2f., 9；5:1, 7, 13；6:16；7:10, 15；19:4；21:5)，祂是人類至高的審判者 (若 5:21；瑪 25:31ff., 宗 17:31；格後 5:10；弟後 4:1)。不過，父與子原為一體 (若 10:30)，當子工作時，父跟他一起工作 (若 5:19)。今次圍繞寶座四周的，不再是 24 位長老 (4:4)，而是所有死過的人，這不是一個獨裁專橫的審判，而是按照每人的行實而作的判決，生命冊裏所記載的，就是每一個人生前所作所為 (參達 7:10；另參 3:5；13:8)。在 13:8 中 (另參 21:27；17:8)，說明生命冊是羔羊的；獸及跟隨者從創世之初就沒有被記錄在生命冊上。20:15 說明，這些沒有登記在生命冊內的，就會被投入火坑中。這裏出現了兩部生命冊，一部是所有人的行實，另一部是屬於信徒的。作者在此處並沒有清楚列明兩書之異同²⁸²。可能第一部是所有人的行實，而第二部是那些有資格升天的名單。死過的人都按他們的功過進行審判，是聖經中常見的一個主題²⁸³。

作者在 20:13 中特別強調對惡者的審判，他們都被扔到火坑中，而忠信於主的，就永遠居住在新耶路撒冷聖城內 (參 2:7b, 11b, 17b, 28b；3:5, 12, 21；11:18；21:7；22:3c-5, 14)。

生命冊是一件執行審判的工具，將善與惡、忠與奸分開，在舊約中也找到同類的記述，特別是達 7:10；12:1-2；另參考出 32:32-33；詠 69:28；依 4:3；斐 4:3²⁸⁴。天主是人類歷史的主宰，那些不信主

²⁸² Mounce, *Revelation*, 376-77, 另參 M. J. Hugh, "A Vision of Final Judgment," *ExpT* 63 (1951-52) 199-201, 200。另 M. E. Boring, "Revelation 19-21: End without Closure," *PSB Suppl. no.3* (1994) 57-84, 72。另參禧年紀 30:22。

²⁸³ 詠 28:4；62:12；箴 24:12；德 16:12, 14；依 59:18；耶 17:10；50:29；哀 3:64；羅 2:6-11；格前 3:8；格後 11:15；弟後 4:14；伯前 1:17；獸 2:23；18:6；22:12 等。

²⁸⁴ Beale, *Revelation*, 1033。

的，終於永遠與天主隔絕。

在 20:13-14 所提及的海洋、死亡、陰府，是被作者擬人化，它們將死者交出，接受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審判²⁸⁵。死亡和陰府只是惡者的暫居地，因為到最後，死亡和陰府也被投入火坑中(20:14)²⁸⁶。而海洋也將已死的人交出(8:9)，當這三個地方都將死者交出以後，它們也要面對第二次死亡，即永久的死亡。

C. 神學訊息

在 19:11-20:15 中，特別是最末一段，作者道出最後審判所帶來的永久性終向，善者永生，惡者永死。從此一切對信徒的迫害和殺戮將會終止。天主的仇敵：獸、撒殫和龍將被征服，並永久性地被毀滅，扔進火坑，進入第二次死亡。勝者就是那些曾經為保衛信仰而忍受迫害或甚至殉道的人。此後再沒有任何戰爭，因為天主勝利凱旋，這凱旋臨於每一個朝拜羔羊的人身上。

D. 牧職反省

奧思定的《天主之城》說明有兩個人類終向的城市：天主之城和魔鬼之城。天主之城，自然地，指的是天堂，而魔鬼之城當然是地獄。這兩座城就是善人與惡人的最後歸宿。如果死亡是人生大限，亦是每人的必經之路，是所有人不能逃避的一個過程，因此，他不看任何人的情面而手下留情，問題是：怎樣通過這個門檻進入天主之城，或投進魔鬼之城。

毫無疑問地，按照奧思定的理論與宗教經驗，生前與主同在的，死亡也跟主永遠共融。不過，魔鬼會行使其魔力，盡量以種種威迫利誘，將進入天主之城的候選人拖到地獄去。因此，為見證天主與真理而殉道的價值就在於此：為獲得進入天主之城的「護照」，寧願放棄一切，甚至最寶貴的生命。

殉道者的死除了見證了天主的「正義」外，也見證了「審判」：世界對基督徒的仇恨，但是，他們並沒有以暴易暴，用武力對抗一切迫害，反之，是和平的回應。他們以死亡取得的，不是「死亡證」，而是「永生」的保證。

此外，殉道者的永生，不是靠「死」來換取，若果是這樣，永生與死亡就淪為有條件的交換，更甚者，死亡將被利用為永生的賄款。他們的永生，完全建基在復活的基督身上。基督的復活正是殉道者們面對死亡時的希望。如果復活是死亡的終站，基督的死將人類面對死

²⁸⁵ 「死亡和陰府」曾在 1:18；6:8 被提及。

²⁸⁶ Charles, *Revelation*, 2.199。

亡時的恐懼摧毀，最後，一脈相承，為首的基督死而復活，將會跟因信德死而復活的身體（教會）結為一體。

由是觀之，殉道者的榮冠，不是世間任何人物或事物，而是基督。在無我的殉道狀態下，信徒們心中只存「天人合一」的希望。所以，從基督宗教的角度來看，迫害與死亡，不但不能消滅信徒與教會，反之，為殉道者取得進入天主之城的「護照」。

第十二章 新天新地《默示錄》21:1-22:21

值得讀者注意的，《默示錄》最後兩章的語調跟之前的二十章截然不同，作者在這兩章內，沒有任何有關急務、危機及破壞等的描述，只有和平與安憩。當新天新地出現後，所有信徒被邀進入新聖城中。經過「二十章」的迫害、忍耐與堅持，信徒們終於被迎接到聖城之內。

A. 新天新地的背景

21:1 出現了一個新景象、新特徵及新時代。在千年王國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新天新地 (20:1-6) 及亡者的審判 (11:15)。在審判時，天和地都消失了，只剩下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亡者都按各自生前的所作所為接受審判，無論任何人，如果他們的名字沒有被登記在生命冊上的，都被投入火坑中，這火坑是死亡和陰府所處之地 (20:14)，是魔鬼永久的住處 (20:10)，是獸與假先知被扔的地方 (19:20)。不過，在審判過程中，並沒有提及生命冊上的人的遭遇，究其實，《默示錄》的最後兩章，正是用來說明記錄在生命冊上的人的結果：審判之後，他們進入新天新地之中。

新特徵方面，當死亡、陰府和一切沒有被登記在生命冊上的人都被投入火坑後，他們在《默示錄》的最後兩章中再沒有出現。相反地，隨著新天新地而來的，是曾在 19:7 提及的新娘，按照 3:12 給非拉德非雅教會的許諾的新耶路撒冷，現在從天而降。

最後，是時代的改變。當審判完結之後，時代的變易從 21:1 的 *καὶ εἶδον* (隨後) 開始，*καὶ εἶδον* 曾經多次出現在《默示錄》，而這次是最後的一次。

當新天新地的神視完結後(22:5)，《默示錄》以忠告與警告作結。

A. 注釋

1. 21:1-8 新娘的神視

在 21:1，作者看見那先前的天與地都過去了，繼而引用依 65:17-19，引用的證據在於兩者的平行文，例如「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等字彙的運用 ([*καινόν*, 新]; [*ὁ πρῶτος*, 第一, 思高版翻為「先前」])。另外，兩者都強調再沒有一切痛苦與死亡。而兩者相異之處，就是《默示錄》不是集中於新天新地，而是許諾的實現，因此，作者用「我看見了」(*εἶδον*) 代替了「我要創造」(*בָּרַךְ*)(依 65:17)²⁸⁷。隨著新天新地的降臨，舊的自然地過去，海

²⁸⁷ J. V. Ruiten,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saiah 65, 17-20 and Revelation 21,

是天主所控制的 (4:6)，屬於舊的創造，也是死者的地方 (20:13)，亦是獸的居處(13:1)，他們都要失去。對照依 6⁵，舊的痛苦被清除，和平臨現，同時，從前的天、地、海都成過去，作者旨在對受迫害者說明，天主掌管一切，祂將會制服魔鬼。其實，祂已經戰勝一切的惡勢力。

審判淫婦之後，新娘出現，新娘的出現，是接著 19:7-9 所述的婚禮，19:7 宣告婚禮的來臨，然後新娘準備她自己 (19:8)，婚宴準備就緒，並送出邀請 (19:9)。當然，耶路撒冷的新郎是羔羊 (21:9)。在新舊約中，當人背棄天主時，就被形容為一位不忠的新娘 (歐 2:16, 19；依 54:6；則 16；格後 11:2；弗 5:25)，背叛她的夫君雅威。舊約的章節中，作者們以盟約和婚禮的圖像來比喻天主與以色列子民的關係²⁸⁸，天主是新郎，永久忠於自己的盟約，但是新娘耶路撒冷卻往往對天主新郎不忠。新約中的耶穌，親自以降生成人的奧跡，完滿表達天主對人的忠信，以自己的犧牲成為新娘的忠實淨配，因而新娘盛裝以待新郎 (依 61:10)，滿身綴滿寶石 (21:18-21)。

從寶座傳來巨大的聲音：「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祂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祂的人民，祂親自要『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天主。」(21:3)。這婚盟以天主的許諾作記 (肋 26:12；耶 31:1, 3；則 37:27；匝 8:8)，這也是若望福音中天主與人同在的典型寫照 (若 1:14)。作者明白到耶穌就是那位與人同在的天主，只有祂才能夠完成舊約的許諾²⁸⁹。在這裏，天主要永遠與人同在，在新天新地當中，天人永遠合一，正如當年天主聖言降生成為血肉，在耶穌基督身上，天人達至完滿無缺的合一。

為猶太人來說，天主居住在約櫃中，作者也沿用舊約的語調，正如則 37:27-28：「我的住所也設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天主，他們要作我的百姓。當我的聖所永遠在他們中間時，異民便承認我是祝聖以色列的天主。」從這段經文可以看出厄則克耳先知明白到天主的帳幕/約櫃是臨在以民中間的標記，厄則克耳對以民指出生命的希望，他們不會被毀滅，慈悲的天主會滿全祂的承諾²⁹⁰。

《默示錄》的作者與厄則克耳一脈相承，道出天主對人的忠信不二。

1-5b," *EstBib* 51 (1993) 479。

²⁸⁸ J. Fekkes III, "His Bride Has Prepared Herself: Revelation 19-21 and Isaian Nuptial Imagery," *JBL* 109/2 (1990) 269-287。

²⁸⁹ C. Koester, *The Dwelling of God – The Tabernacle in the Old Testament, Intertestamental Jewish Literatu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CBQMS 22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9), 105。

²⁹⁰ 同上, 18-19。

在新天新地中，新約完成，天人永不分離，因為促使天人決絕的罪惡和死亡已被消滅了，那裏「再聽不到哭泣和哀號的聲音」（參依 65:17-19），在巴比倫，歡樂之聲永遠不再（18:22）。

在 21:3-4 所形容的天主，如 21:1-2 一樣，是一個完全克制魔鬼的天主。天主是賜與生命、降服魔鬼的天主。為《默示錄》的讀者來說，這數節的確振奮他們的信德，因而他們確信將來的一切都在天主的恩賜之中。不過，天主的正義是建基在他們的忠信之上。如果他們一旦對主叛逆，下場將和魔鬼、獸及假先知一樣，永久死亡（21:8）。

天主於是從寶座說：「我已更新了一切。」（21:5），隨之吩咐作者寫下他所述的，以證明天主是信實真確的。天主說：「已完成了」，因為對新天新地的期望，現已滿全。天主為自己遵守承諾作證，所有勝利者必要承受永生的福份。

主說：「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在 1:8 曾出現過），這與依 44:6 有點相近。在時間和空間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天主恩賜的一部分²⁹¹。天主忠信的主題在 21:7 延續，提醒讀者在撒下 7 中天主對達味的許諾，天主「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裏久住，再也不受驚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惡人的欺壓 ... 他要為你建立家室。」（撒下 7:10-11）。跟著天主許諾達味，他的王權永不窮盡，這回應了 11:15 中的天主的受傅者基督的王權至於無窮之世，對達味的許諾，在基督身上完全實現。

2. 21:9-22:5 新耶路撒冷

在新耶路撒冷的序言中（21:1-8），表達了天主對一切堅忍壓迫的人的忠信，天主對祂的新娘絕不食言。而新耶路撒冷這一大段落，將會詳加描述。

新耶路撒冷城外（21:9-27）

有關新耶路撒冷城的神視（21:9-22:5），被認為是耶路撒冷的補篇，此外，與巴比倫補篇（17:1-19:10）的結構頗為相似²⁹²。

巴比倫補篇	耶路撒冷補篇
1. 一位拿著七盃的天使（17:1a） 「我要指給你看」（17:1b）	1. 一位拿著七盃的天使（21:9a） 「我要 ... 指給你看」（21:9b）
2. 淫婦（巴比倫）的神視（17:3）	2. 新娘（耶路撒冷）的神視（21:10）
3. 淫猥的描寫（17:4a）	3. 美麗的描寫（21:11）
4. 以寶石裝飾（17:4b）	4. 以寶石裝飾（21:18-21）
5. 額上寫著名字（17:5）	5. 刻上十二宗徒的名字（21:14b）
6. 水與眾邦國（17:15）	6. 生命之水（22:1-2）

²⁹¹ Collins, *Apocalypse*, 145。

²⁹² 同上，148。

21:9-27 是描述耶路撒冷城的外觀，作者看見那七個手拿七禍盂的天使，七天使曾經帶領作者看見大淫婦，如今恰好相反，指給他看羔羊的淨配²⁹³。這新娘分別在 19:7 及 21:2 中被形容為一座城，正如那淫婦一樣。七天使之一帶領作者遊覽新耶路撒冷，這是否跟那位指示作者巴比倫城是同一天使？作者沒有明示，這裏要強調的，是雙城的重大分別²⁹⁴。

爲了看清聖城，作者被帶到一座高山 (21:10)，這裏再次表明，作者去看淫婦的差異 (17:3)。淫婦處於曠野之中，與高山成爲一個強烈的對比²⁹⁵。作者對量度聖城一事，正是反映則 40 的內容。這段跟 11:1-2 的意思差不多，不過在默 11，外院不需被量度。在新耶路撒冷中，聖殿不需被量度，聖殿就是天主自己，所以，整座聖城在被量度之後，完美無瑕。

作者將有關聖城的神視，無論內外，與則 40-48 的「新以色列」神視平行，其實聖城的重要不在於「新」而是「聖」²⁹⁶。

這城擁有天主的光榮 (τὴν δόξαν τοῦ θεοῦ, 21:11)，正如 21:2 所述：「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天主的光榮就是這位裝飾好的新娘²⁹⁷。在則 10:18，天主的光榮離開了聖殿直至重建之後才回歸 (則 43:4)。當然，聖殿是天主寓居之處，也是天主的光榮所在，因此，天主的光榮也就是祂的臨在²⁹⁸。在新耶路撒冷內，天主不單只臨在於聖殿內，也臨在於祂的子民當中，這正應驗了天主對以色列的許諾，就是上主的光榮將會與新耶路撒冷同在 (參依 60:1-2, 19)²⁹⁹。新耶路撒冷的光彩，正是反映出寶座上那位的光榮 (4:3)³⁰⁰。

在 21:12 所說的城牆「高而且大」，是強調祂的偉大。這巨大結實的城牆不是用來作保衛用途，因爲城門永不關閉 (21:25)。聖城共有十二度門，門上寫上十二支派的名字，東南西北各有三門 (則 48:30-34)，每度門各有一位天使把守 (另參依 62:6；創 3:24；則 41:25)³⁰¹。

21:14 所描繪的城牆基石，都刻上羔羊的十二宗徒的名字，這

²⁹³ P. S. Minear, *I Saw a New Earth*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8), 169.

²⁹⁴ Mounce, *Revelation*, 377.

²⁹⁵ Swete, *Apocalypse*, 248.

²⁹⁶ Sweet, *Revelation*, 303.

²⁹⁷ Beale, *Revelation*, 1066.

²⁹⁸ Mounce, *Revelation*, 378.

²⁹⁹ Beale, *Revelation*, 1066.

³⁰⁰ Sweet, *Revelation*, 304.

³⁰¹ J. Fekkes III, *Isaiah and Prophetic Tradition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Visionary Anteceden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JSOTSup* 93 (1994) 265.

新約的十二名字，與舊約的十二支派的名字連在一起 (21:12)正好表示舊約與新約的合一³⁰²。正如弗 2:20 所說：「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³⁰³。另外，十二支派加上十二宗徒，等如 24，正好與 4:4 的二十四位坐在寶座上的長老首尾呼應。

21:15-17 記述量度聖城的情形，量度者用了一根金蘆葦 (μέτρον κάλαμον χρυσοῦν) (參閱則 40:3)。在 11:1 作者用了長蘆葦 (κάλαμος ὅμοιος ῥάβδῳ, 直譯為一根像拐杖的蘆葦)，量度地上的聖殿，用的是地上的蘆葦，而量度天上的聖城，則一了黃金工具。

雖然作者已言明聖城是正方形 (參 2:16)，但是仍再次表示此城是長寬高都相等，在數學上，是完美的一個幾何象徵³⁰⁴。撒羅滿聖殿的至聖所也是正方體的 (列上 6:20)。21:18 詳述聖城的面貌，此節是默 21:19-21 的撮要，因為城的基石是水蒼玉，而在 21:21 最後提及的東西是黃金。這兩種物料都在 21:18 出現，而水蒼玉正是表示天主的光輝 (21:11)³⁰⁵。

每塊基石都是寶石 (21:19-20)，指向大司祭的胸牌 (出 28:17-20; 39:8-14)，其中十種寶石可從出 28 找到³⁰⁶。而十二度門都由珍珠做成 (21:21)，說明舊約中的預言在將來得以實現³⁰⁷。城

³⁰² Mounce, Revelation, 379。

³⁰³ Sweet, Revelation, 304。

³⁰⁴ Collins, Apocalypse, 148。

³⁰⁵ W. Harrington, Understanding the Apocalypse, 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9, 260。

³⁰⁶ 出 28:17-20

第一行 赤玉 (carnelian) 青玉 (chrysolite) 翡翠 (emerald)

第二行 紫寶石 (turquoise) 藍玉 (sapphire) 金鋼石 (moonstone)

第三行 黃瑪瑙 (jacinth) 白瑪瑙 (agate) 紫晶 (amethyst)

第四行 黃玉 (beryl) 紅瑪瑙 (onyx) 水蒼玉 (jasper)

默 21:19-21

第一座基石 水蒼玉 (jasper)

第二座基石 藍玉 (sapphire)

第三座基石 玉髓 (agate, 在出 28 則譯作白瑪瑙)

第四座基石 翡翠 (emerald)

第五座基石 赤瑪瑙 (onyx, 在出 28 則譯作紅瑪瑙)

第六座基石 斑瑪瑙 (carnelian, 在出 28 則譯作赤玉)

第七座基石 橄欖石 (chrysolite, 在出 28 則譯作青玉)

第八座基石 綠柱石 (beryl, 在出 28 則譯作黃玉)

第九座基石 黃玉 (topaz)

第十座基石 綠玉 (chrysoptase)

第十一座基石 紫玉 (jacinth, 在出 28 則譯作黃瑪瑙)

第十二座基石 紫晶 (amethyst)

³⁰⁷ Beale, Revelation, 1080。

的街道如 21:18 所述，是以純金建造，明亮如玻璃。

城中沒有聖殿，正如作者所說，天主和羔羊就是聖殿。世上的聖殿，是天主臨在於天國子民的標記，現在，天主與人已共融為一 (21:3, 另參若 17:11)，這種共融是超越任何物質和界限，既然聖殿就是天主和羔羊自己，天人共融之際，已不需要任何物質的奉獻³⁰⁸。

「光」的主題在 21:23-25 出現。依 60:1-3, 19-20 在這裏實現了，當天主的光榮照耀全城時，任何光體都不需要了，眾王和萬民都要前來，他們都將自己的光榮和財富帶來，表示朝拜唯一真正的君王——天主 (參依 60:11)³⁰⁹。天國永遠不會再有敵人，天主子民最後戰勝了他們的壓迫者³¹⁰。

由於這是聖城，也是天主寓居之所，任何不潔 (κάσος)、可恥 (βδέλυγμα) 及撒謊 (ψεύδος) 的，都不可進入 (參 21:8, ἐβδέλυμένοι [可恥] 及 ψευδέσιν [撒謊])。

新耶路撒冷城內 (22:1-5)

從 22:1 開始，由天使帶領下，作者被引到城內。作者首先看到的，是生命之水的河流³¹¹。這些活水是為那些堅持信仰到最後的人而流 (7:17; 21:6)³¹²。這水是「活水」(ὕδωρ ζωῆς)(岳 4:18)，這水亮如水晶，可與 4:6 的海相比。

既然天主與羔羊就是聖殿，活水自然是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 (另參 3:21) 流出 (則 47 的水是從聖所流出)，這正表示羔羊已經勝利，所以跟天主同坐於寶座之上。從寶座上流出的活水，滋養了城中央的生命樹 (ξύλον ζωῆς)，作者用了單數 ξύλον，是一個類別單數 (generic singular)，即不只一棵樹，因為沿河兩岸均有生命樹³¹³。當作者寫信給厄弗所教會時 (2:7)，一早已許諾將生命樹賞賜給那些勝利者 (另參創 2:9, 3:22)。

《默示錄》的生命樹綜合了《創世紀》與《厄則克耳》的圖像 (創 2:10; 則 47)。例如生命樹的果子，是則 47:12 的寫照，不過《默示錄》的作者增加了內容，生命樹結出十二種果子，每月

³⁰⁸ E. Corsini, *The Apocalypse: The Perennial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Good News Studies 5, F. Moloney trans., (Wilmington: Glazier, 1983), 397。

³⁰⁹ Collins, *Apocalypse*, 150。

³¹⁰ Harrington, *Apocalypse*, 262。

³¹¹ 這裏綜合了數個舊約圖像：

則 47:1-12 從聖殿流出一道往四方的水，東面的水聚成一條大河，流向死海，並帶來生命。

匝 14:8 在上主的日子，在眾邦國被壓迫之後，天主將會替耶路撒冷取得勝利，從耶路撒冷將流出活水。

³¹² Mounce, *Revelation*, 386。

³¹³ Harrington, *Apocalypse*, 264。

結一種，強調果子的多樣化和豐盛³¹⁴。在創 3:23，男人和女人被逐出樂園後，他們再不可以吃生命樹上的果子，因此，最後的結局是死亡。在聖城內的生命樹，則如 21:24-26 所述，是給那些忠信的人們³¹⁵。

生命樹果子的治療不是身體上的，而是整個生命的治療。在第三節中，作者用了 κατάθεμα (詛咒)，這是希臘聖經中唯一的一次 (hapax legoumenon)，這比另一個字 ανάθεμα (詛咒) 來得嚴重³¹⁶。此節也反映出 LXX 版本的匝 14:11，“οὐκ ἔσται ἀνάθεμα ἐτι”，按照《匝加利亞》的意思，是在最後的攻擊之後，耶路撒冷將被煉淨，永不再受罪惡的毀滅³¹⁷。所有居住在新耶路撒冷聖城的，在天主和羔羊的寶座前，永享安寧，而天主和羔羊在他們的寶座上，永受朝拜³¹⁸。縱然 Swete 認為用上「事奉」“λαειτουργεῖν”是較為合適，不過「欽崇」(λατρεύουσιν) 一字，在 LXX 之中，幾乎是有關所有以民對天主的崇拜，「僕人」(δούλος) 不是在「做工」，而是「欽崇」(λατρεύω)，將本來是奴僕的地位，提升至司祭的層面，在 7:15，作者清楚表明那些在羔羊血中洗淨衣裳的人，在聖殿日夜事奉 (λατρεύω；同是欽崇敬拜之意，思高版在 7:15 翻作事奉，在 22:3 則翻作欽崇) 天主 (依 61:6；1:6；5:10；20:6)。

那些保持信德的，將會瞻望天主的容貌，在舊約中一直被認為，凡看見天主容貌的人必死無疑³¹⁹。但是在新約中，耶穌說心地潔淨的人將會看見天主³²⁰，因此，在聖城的人都是純潔無瑕的信徒，亦只有在基督內看到基督的，才達至潔淨的完滿境地。

信徒都可被辨認出來，因為他們的額上都帶著天主的名字，換言之，他們額上的天主之名，是進入聖城的「通行證」(另參 3:12；7:3；14:1)，這些人完全跟那些帶有獸印的人不一樣 (13:16)，這裏作者要強調信徒相似的是天主，並且屬於祂³²¹。這種額上帶有名字的情形，正如亞郎的司祭標記(出 28:36-38)，亞郎要在他的額

³¹⁴ Mounce, *Revelation*, 387。

³¹⁵ Harrington, *Apocalypse*, 264。

³¹⁶ Swete, *Apocalypse*, 300。無論 κατάθεμα 或 ανάθεμα，對希伯來文的 קָטַם 都是正確的翻譯 (參 Beale, *Revelation*, 1112)。

³¹⁷ Beale, *Revelation*, 1112。

³¹⁸ Swete, *Apocalypse*, 300。另外，Swete 也指出，如果將「朝拜」(λατρεύειν) 換上「事奉」(λαειτουργεῖν)，可能來得更貼合，因為所有信徒已成司祭。

³¹⁹ 出 33:20。連梅瑟也不獲准許去看天主的面容，只許看祂的背影 (出 33:23)。正義者都渴望目睹天主的臉(詠 17:15)，這都是受壓迫的義人的呼求。

³²⁰ 若一 3:2-3，在第三節中，作者指出「凡對祂 (天主) 懷著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就如那一位是聖潔的一樣」。

³²¹ Mounce, *Revelation*, 388。

上帶上一個記號，寫著「祝聖於上主」(קדש לַיהוָה)，本來屬於大司祭的標記，如今賜與所有天主子民³²²。如今看來，所有天主子民皆為司祭，祝聖於上主，並日夜不停地事奉欽崇天主。

作者在第五節再次強調黑暗的消失，及光明的永在 (21:23, 25)，因為羔羊就是那盞永恆的明燈 (21:23)

3. 結語 (22:6-21)

在 22:6 說話的可能是上主的天使³²³。所以他所說的話是可信的(參 21:5)。在這節之前，天使跟作者接觸是在 22:1，可能從 1:1 開始，這位天使一直將天主的訊息傳示給作者，不過，可以肯定的，在 22:7 說話的那位，是耶穌自己，因為「記住！我(快)要來」(ἰδοὺ ἔρχομαι; ἰδοὺ 可解作看，或引起注意的感歎語調 [16:15; 22:12, 20] 及 ἔρχομαι ταχύ [快要來, 2:16; 3:11])都是耶穌在《默示錄》的說話。

《默示錄》的第六端真福在 22:7 出現：「凡遵守本書預言的，是有福的。」這真福第六端肯定了第一端：「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1:3)。作者在 1:1, 4, 9 向讀者自我介紹為若望後，在 22:8 重新向讀者說明他就是若望，是天主啓示的見證者 (22:8)，跟著他俯伏在地朝拜天使，不過又再次遭到拒絕 (另參 19:10)。關於 22:10 的“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祂對我說；思高版則將「耶穌」加上)³²⁴，不過，22:12 肯定是耶穌所說的話。22:10 是一個命令，這命令相反從前達尼爾所接受的 (達 8:26; 12:4, 9)，這是一個急切的命令，因為時期已臨近了 (1:3)³²⁵。

22:11 的內容則平行於達 12:10，兩處都清楚表示實行正義與實踐不正義的結果，這不是對行不義者的警告，而是對行正義者的一個鼓勵，無論遇到什麼境況，都要堅持所行的正義。因為上主會給他們帶來永生 (22:12; 依 40:10)。在 21:8 已清楚說明，不信和犯罪者的結果，就是被扔進火坑裏 (21:8)。各人生前所作何事，就得到相稱的結果 (另參詠 62:13; 約 34:11; 耶 17:10; 羅 2:6, 11)。在 22:13 的「阿耳法」和「敖默加」是對天主說的 (1:8; 21:6)，而「最初」(ὁ πρῶτος) 和「最末」(ὁ ἔσχατος) 是對基督而說的 (1:17; 2:8)，不過在依 44:6 及 48:12，都是天主的代名詞，本來是

³²² Beale, *Revelation*, 1114。

³²³ 思高版：天使又給我說 ... 但按照希臘版，只是一個男性代名詞：καὶ εἶπέν μοι (他給我說)。

³²⁴ 希臘版是「他對我說」，這可能是天使說的話，也可能是耶穌，參 Harrington, *Apocalypse*, 268。

³²⁵ Mounce, *Revelation*, 392。

天主的名號，如今基督與天主同坐寶座上，共同分享同一名字。

《默示錄》的最後一端真福——第七端：「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22:14)，這與 16:15 的真福第三端有雷同之義：那醒著並保持自己的衣服 ... 才是有福的！(另參 3:4 中寫給撒爾德教會的牧函)。

在 22:12 曾提及過的報酬 (μισθός, reward)，在 22:14 出現：「他們有吃生命樹果的權利，並得進入聖城。」通過基督的十字架，信徒獲得永生真福³²⁶。那些不能吃生命樹果和進入聖城的，就是那些犯罪的人，22:15 的「六罪宗」的其中五種罪 (行邪術的、姦淫的、殺人的、拜偶像的、撒謊的) 都曾在 21:8 中列出，他們的結果均是一樣，就是被投入火坑中，至於「凡為狗的」(οἱ κύνες)，是猶太人罵非猶太人 (瑪 7:6; 15:26) 或假猶太人 (斐 3:2) 的一個名字³²⁷。當然此處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那些作惡的人，如猶太文化中，看狗是不潔的，凡作惡的，就是不潔，就不能進入聖城。

在 22:16a 出現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究竟這個「你們」(ὕμῖν) 和「教會」(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是等同嗎？問題在於介詞 “ἐπί” 和「與格」(dative case: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的關係。原本的句子寫作：Ἐγὼ Ἰησοῦς ἐπέμψα τὸν ἄγγελόν μου μαρτυρῆσαι ὑμῖν ταῦτα ἐπὶ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最可能的理解就是當介詞 ἐπί (在思高版被譯作「有關」) 加上「與格」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教會) 時，就是為了教會，耶穌派遣使者將這「證明」傳達給「你們」。因此，「你們」和「教會」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團體³²⁸。

此外，Swete 認為“ὕμῖν”是指若望所致書的七個教會，而“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是所有基督徒³²⁹。不過，在《默示錄》中所出現的其他十九次「教會」(αἱ ἐκκλησίαι)，都是指若望所致書的七個教會，因此，Swete 的意見較難成立³³⁰。

從 BAGD 的解釋，22:16 的 ἐπι，是屬於將某些事件的存在或發生，介紹給另一些人³³¹。因此，22:16 就可理解為：耶穌派遣使

³²⁶ 另有一不同版本：「遵守祂的誠命的人是有福的」(μακάριοι οἱ ποιοῦντες τὰς ἐντολάς αὐτοῦ)，在一些手抄卷，其中包括 205, 209, 1854, 2030 及 2329 出現這句子。不過，我們所跟隨的 Nestle-Aland 及 UBSGNT 版本，可以用 3:4 作證，在這一節中，作者會提及在撒爾德教會沒有幾個還沒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在 7:14 更說明有些人是從大災難中來，並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自己的衣裳。無論如何，進入聖城的信徒既是洗淨衣服，又是遵守天主誠命的人(12:17; 14:12)。

³²⁷ 在猶太人的文化中，狗是不潔的動物，也是娼妓的象徵(申 23:19; 22:15)。

³²⁸ D. Aune, “The Prophetic Circle of John of Patmos and the Exegesis of Revelation 22:16,” *JNST* 37 (1989) 104.

³²⁹ Swete, *Apocalypse*, 309.

³³⁰ Aune, “Circle,” 107.

³³¹ BAGD, 287.

者，向一些團體證明有關七個教會的事情。

耶穌是那顆燦爛的晨星，這顆晨星是賜給那些勝利者 (2:28)，這些勝利者都被聖神和新娘帶領去邀請耶穌，凡口渴的，都可獲得生命的水 (另參 21:6 及 依 55:1)。

22:18-19 是一個警告，為什麼沒有任何人可以替《默示錄》加添資料？因為整部《默示錄》都是耶穌和信徒的見證，既然耶穌基督是天主，祂的見證真確無誤，這個警告是寫給所有基督徒，他們應以正確的態度閱讀及闡釋《默示錄》，任何按照人為或私意刪改的話，等於相反耶穌的見證，自然就不配繼承天主子的名分。

此章第三也是最後的一次：「的確，我快要來」(ναί, ἔρχομαι; 22:7, 12)，回答的是：「阿們。主耶穌，你來吧！」(Ἀμήν, ἔρχου κύριε Ἰησοῦ)，這是一個禮儀上的設定 (另參格前 16:22: μαράνα θά [吾主，來吧])。

關於 μαράνα θά 或 μαράν ἄθά，本身來自阿蘭文 מרנן נרנא 或 מרנן נרנא，中譯為「我們的主，來吧！」或「我們的主已來」。無論哪一個說法，「來吧」或「已來」，都是在禮儀中慶祝主耶穌的「已經」(already) 及「尚未」(not yet)。在禮儀中紀念主的死亡復活，同時也展望祂再次光榮來臨。從阿蘭文的字義上，「已來」(מרנא)，在希伯來文則為「מרנ」，意即「標記」(sign)，無論在阿蘭文或希伯來文，都是由最先和最後的字母組成，即 מ 和 נ，表示我們的主就是標記，而 מ 和 נ，也暗示了希臘文的 Α 和 Ω，而《默示錄》也以此作為天主和基督的另一個名號 (22:13)。

《默示錄》以來信的格式結束，正如在 1:1-3 一樣。這書信好像其他新約書信，將不同教會團體的困難提出，加以鼓勵及勸勉，並在其他團體傳閱。

C. 神學訊息

《默示錄》對於新娘及聖城的詳盡描述，正是向信徒展示天主的意思。天主一定臨在於信徒當中，尤其是在他們受迫害時。在厄則克耳先知書所預言的一座新城和聖殿，將會實現於信徒中。凡信天主的，必享見祂的光榮，一切勝利者，即堅持信德而戰勝魔鬼的聖徒，必獲得永生，這一切都以新耶路撒冷的壯麗，來表達天堂的光榮和福樂。

因此，「希望」是這兩章的主題。這希望建築在信德和新的盟約之上。天主要我們服從，即對新盟約的忠信，因為誰忠信於主，就是步武羔羊的芳蹤，以前各章所描繪的一切災難迫害將會永久終止，因為羔羊和信徒將獲得永恆的勝利。對於被迫害的，天主

賞以永生，而這永生的希望，也是他們受苦時的精神支柱，縱然迫害有時取得勝利，但是，《默示錄》強調天主才是歷史的主宰，天主既然忠於自己所言，因此也必實踐祂的許諾，臨在於一切信徒團體中。天主的忠信在新娘的描述得到肯定。當教會以新娘的身份迎接她的淨配新郎天主，這新天新地便到達高潮，天人從此永久合一，永不分離。

D. 牧職反省

究竟在新天新地裏，天主與受造物的境況將會如何？如果從「有限擁抱無限」（*finitum capax infiniti*）及「無限擁抱有限」（*infinitum capax finiti*）的耶穌降生奧蹟來看，在基督內，因著基督，天主就是一切，並在一切內，因此，一切也存在天主內。整個宇宙，藉著基督，偕同基督，都轉化到一個全新的永恆境界。

另外，默 22:1-5 是神學研究外一個最佳的寫照：

- 22:1 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裏湧出，
- 22:2 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果子，每月結果一次，樹的葉子可治好萬國（思高版作萬民）。
- 22:3 一切詛咒不再存在了，天主和羔羊的寶座必在其中，他的眾僕要欽崇他，
- 22:4 （他們）瞻望他的容貌，他們額上常帶著他的名字，
- 22:5 也不再有了黑夜了，他們不需要燈光，也不需要日光，因為上主天主主要光照他們；他們必要為王至于無窮之世。

這短短五節，精簡地描寫出宇宙圓滿後的新天新地。劃線的名詞說明新天新地的成員：

1. 天主
 - a. 天主：造物主
 - b. 羔羊：基督（以羔羊這動物的馴良和犧牲特性來形容基督，標誌出造物主與受造物的關係）
2. 受造物

- a. 天使：天主的使者
- b. 眾僕：人類，是僕人，不是宰制世界的主人
- c. 河、水、光、日：生命之必需
- d. 樹、果子、葉子：治療及食糧
- e. 水晶：石，象徵大地母親
- f. 黑夜：時間，但不會再有
- g. 無窮之世：永恆，沒有時間的進程，永遠都是此時此刻

因此，新天新地會是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境況，一切受造物擁抱著永恆，不再有星移物轉的變幻。永恆的天主，因著基督的降生，與一切共融成爲一體：「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爲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若 17:21）

那時，因主基督的復活，整個宇宙都被轉化，從時間進入永恆。旅途中的教會，正要爲此希望作活見證，使宇宙擁抱天主，天主擁抱宇宙，天人物合而爲一。

DEO GRATIAS ET MARIAE !

參考書目

1. 概論

- Allo, E. -B., "Apocalypse," DBSup, 1. 306-25.
- Böcher, O., Die Johannesapokalypse, Erträge der Forschung, 41; 4th e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8.
- Boismard, M. -E., "The Apocalypse,"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A. Robert and A. Feuillet, ed.; New York: Desclee, 1965, 692-722.
- Bowman, J. W. "The Revelation to John: Its Dramatic Structure and Message," Interpretation 9 (1955) 436-53.
- Feuillet, A., "Les diverges méthodes d'interprétation de l'Apocalypse et les commentaires récents," Ami du clergé 71 (1961) 257-70.
- _____, "Jalons pour une meilleure intelligence de l'Apocalypse: Vue d'ensemble sur la révélation johannique," Esprit et vie 84 (1974) 481-90.
- Goppelt, L., "Johannes III. Apokalypse (Ofb)," Evangelisches Kirchenlexik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8, 2.365-69.
- Guthrie, 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2. Hebrews to Revelation, London: Tyndale, 1962, 251-302.
- Kraft, H., "Zur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Tru 38 (1973) 81-98.
- Kümmel, W. G., "The Apocalypse of Jo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rev. ed.; H. C. Kee tran.; Nashville: Abingdon, 1973, 455-74.
- McClintock, J. and J. Strong,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8, Grand Rapids: Baker, 1970, 1061-69.
- McNeile, A. H. "The Apocalyp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2d ed.; C. S. C. Williams rev., Oxford: Clarendon, 1953, 250-66.
- Marxsen, W., "The Revelation of John,"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 Approach to Its Problems, G. Buswell, tra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8, 274-78.
- Michel, O.,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Calwer Bibellexikon, 5th ed.; Stuttgart: Calwer-V., 1959, 957-62.
- Michl, J., "Apokalypse," LTK 1, Freiburg im B.: Herder, 1957, 690-96.

- Muse, R.L.,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ooks of the Bible 2, Graland Reference Library of the Humanities 1387,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1996.
- Piper, O. A. "Johannesapokalypse #1-8," RGG 3 (1959) 822-34.
- Prado, J., "Apoclipisis, Libro del," Encyclopedia de la Biblia 1, Barcelona: Garriga, 1963, 578-85.
- Rissi, M.,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Biblich-historisches Handwörterbuch 2,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4, 1331-35.
- Schüssler Fiorenza, E., "Revelation, Book of," IDBSUP, 744-46.
- Stagy, F.,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RevExp 72 (1975) 331-43.
- Vanni, U., La Struttura letteraria dell'Apocalisse 8, Aloisiana, Rome: Herder, 1971.
- Wikenhauser, A. and J. Schmid, "Die Apokalypse des Johannes," Einleitung in das Neue Testament, 6th ed., Freiburg im B.: Herder, 1973, 631-58.

2. 釋義

- Allo, E. -B., Saint Jean: L'Aocalyipse, Ebib, Paris: Gabalda, 1921, 2nd ed., 1932. 3rd ed., 1933.
- Ashcraft, M., "Revelation," The Broadman Bible Commentary, Vol. 12: Hebrews - Revelation, General Articles, C. T. Allen ed., Nashville: Broadman, 1972, 240-361.
- Aune, D. E., Revelation, WBC 52, 3 vols., Nashville: Nelson, 1997, 1998.
- Barclay, W., The Revelation of John, 2 vols., rev. ed., Daily Study Bible Seri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6.
- Bartina, S., "Apoclipisis de San Juan," La sagrada escritura: Texto y comentario: Nuevo Testaments III, BAC 214, Madrid: Editorial católica, 1962, 559-842.
- Baukhham, R., The Climax of Prophecy: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Edinburgh: Clark, 1993.
- Beale, G. K.,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 Beasley-Murray, G. R., Revelation, New Century Bible, London: Oliphants, 1974.

- Blevins, J. L., Revelation, Knox Preaching Guides, Atlanta: John Knox, 1984.
- Boer, H. R.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 Bonsirven, J., L'Apocalypse de Saint Jean: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 VS 1, 6, Paris: Beauchesne, 1951.
- Boring, M. E., Revelation, Richmond: John Knox, 1989.
- Brütsch, C., Die Offenbarung Jesu Christi: Johannes-Apokalypse Prophezei, 2nd ed., Schweizerisches Bibelwerk für die Gemeinde, Zurich, 1955, 1970.
- Caird, G. B., A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the Divine, HNT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BNTC, London: A. & C. Black, 1966, 2nd ed., 1969.
- Cerfaux, L. and Cambier, L'Apocalypse de Saint Jean lue aux chrétiens, LD 17, Paris: Cerf, 1955.
- Charles, R. H.,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also the Greek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2 vols., New York: Scribner, 1920.
- Charlier, J. -P., Comprendre l' Apocalypse, 2 vols., Paris: Cerf, 1991.
- Corsini, E., The Apocalypse: The Perennial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F. Moloney, trans., Good News Studies 5, Wilmington: Glazier, 1983.
- Cothenet, E., Le message de l' Apocalypse, Paris: Mame / Plon, 1995.
- Court, J. M., Revelation, Sheffield: JSOT, 1994.
- Ellul, J., Apocalyps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ew York: Seabury, 1977.
- Farrer A.,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the Divine: Commentary on the English Text, New York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4.
- Ford, J. M., Revelatio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B 38,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5.
- Giblin, C. H.,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Open Book of Prophecy,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1.
- Giesen, H.,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RNT, Regensburg: Pustet, 1997.
- González, C. G. and J. L. González, Revelation, Westminster Bible Compan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 Harrington, W. L., Revelation, Sacra Pagina,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3.

- Hughes, P. 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 Kealy, S. P., The Apocalypse of John, Wilmington: Glazier, 1987.
- Kepler, T. 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for Lay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57.
- Kiddle, M. and M. K. Ross,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MNTC 17, London: 1940, reprinted New York. 1941; 4th ed., 1948; 5th ed., 1952; New York / London: 1967.
- Kraft, H.,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HNT 16a,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4.
- Krodel, G. A., Revelation. Augsburg Comm. On NT,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9.
- Ladd, G. E., A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 Lilje, H., The Last Book of the Bible: The Meaning of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O. Wyon. trans.,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1957, reprinted, 1967.
- Lohmeyer, E.,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HNT 16, 3rd e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0.
- Lohse, E.,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übersetzt and erklärt, NTD 11, 3rd 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1
- Maggioni, B., L' Apocalisse: Per una lettura profetica del tempo Presente, Assisi: Cittadella, 1981.
- Maxwell, M., Revelation, Doubleday Bible Commentary, New York / London: Doubleday, 1998.
- Metzger, B. M., Breaking the Code: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1993.
- Michaels, J. R., Revelation,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7.
- Mollat, D., Une lecture pour aujourd'hui, l' apocalypse, Paris: Cerf, 1984.
- Mon-is, L.,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yndale NT Comm. 20, 2nd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1971.
- Mounce, R. H.,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 Müller, U. B.,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Ökumenischer Taschenbuch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19, Gutersloh: Mohn, 1984.
- Mulholland, M. R., Revelation: Holy Living in an Unholy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
- Murphy, F. J., Fallen Is Babylon: The Revelation of John, New Testament in Context,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8.
- Preston, R. H. and A. T. Hanso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the Divine: The Book of Glory: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orch Bible Commentaries, London: 1949; reprinted Torch Paperback Commentaries; London: 1968.
- Prigent, P., L' Apocalypse de Saint Jean, CNT 14, Paris: Dealchaux et Niestlé, 1981.
- Prigent, P., L' Apocalypse, Paris: Cerf, 1998.
- Richards, H. J.,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A Key to the Apocalypse of John, New York: P. J. Kennedy, 1967.
- Roloff, J.,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Zurcher Bibelkommentare NT 18, Zurich: Theologischer V., 1984.
- Ryrie, C. C., Revelation, Everyman's Bible Comm., Chicago: Moody, 1968.
- Salguero, J., "Apocalipsis," Biblia comentada: Texto de la Nacar-Colunga VII (ultimo), BAC 249, Madrid: Editorial Catolica, 1965, 293-547.
- Schick, E.,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NT for Spiritual Reading 24-25,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 Schmiedel, P. W., Evangelism, Briefe, und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each ihrer 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Volksbücher, 1/12, Tubingen: 1906)
- Schussler Fiorenza, 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ustice and Judg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 _____, Revelation: Vision of a Just World, Minneapolis: Augsburg-Fortress, 1991.
- Sena, P. J., The Apocalypse: Biblical Revelation Explained, Staten Island: Alba House, 1983.
- Sweet, J. P. M., Revelation, TPI NT Comm, London: SCM,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0.

- Swete, H. B.,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07; 3rd ed., 1909; reprinted Grand Rapids: Kregel, 1968.
- Thompson, L. L.,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pocalypse and Empir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0.
- _____, Revelation, Abingdon NT Comm.,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 Van Daalen, David H., A Guide to Revelation, London: SPCK, 1986.
- Van Hartingsveld, L., Revelation: A Practical Commentary,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
- Vögtle, A., Das Buch mit den sieben Siegeln: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in Auswahl gedeutet, Freiburg im B.: Herder, 1981.
- Wall, R. M., Revel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1991.
- Wikenhauser, A., Die Offenbarung des Johannes: Übersetzt und erklärt, RNT 9, 3rd ed., Regensburg: Peistet, 1959.
- Yarbo, Collins A., Crisis and Catharsis: the Power of Apocalyps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4.

作者簡介

趙必成，天主教神父，傳信大學神學及哲學學士，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神學碩士，主修若望福音。後赴美國服務，與教友們合作創辦天主教華人靈修中心。于工餘時作聖經、神學及牧職各方面之研究。曾于美國天主教大學追隨聖經學者Joseph A. Fitzmyer, S.J., 及Francis Moloney, S.D.B.。其後于哈佛神學院師承德裔聖經及神學家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儒學大師杜維明。此外，受教于女性神學家郭佩蘭。及後以全科滿分考獲美國波士頓聖公會神學院牧職學博士。

曾任教于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天主教聖經學院、香港天主教教理中心、澳門天主教教理中心、北京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濟南聖神修院、中南神哲學院、山西孟高維諾神哲學院及上海佘山神哲學院。

著作包括《若17: 4, 5中耶穌的光榮與他完成工作的關係》及《若望福音講義》。散文集有《滾滾長江東逝水》與《今年雪早飄》。現于新澤西任天主教華人靈修中心主任(<http://ccsc.catholicworld.info/>)。

《默示錄》是一卷叫人不知所措的經卷，由於教難時期，作者用了很多隱藏的符號去表達，不單是教友，就是教外人也趨之若鶩地去參與這「預言」的遊戲。而基督徒中有不明所以者，就穿鑿附會，什麼六六六、十四萬四千，又什麼反基督、千禧年等等。

另一種基督徒，則抱逃避心態，不明白的，不沾手為妙。

請大家靜心坐下，捫心自問，我們應該以這種心態來面對聖卷的麼？

因此，本書《〈正義與審判〉若望默示錄釋義》一反潮流，以扎實的釋經、嚴謹的治學方法，指出作者的寫作背景，所用符號的象征意義，為大家解開謎團。

當然，《默示錄》是一卷最具爭議性的經卷，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進路及釋義，而本書作者師承當代釋經學大師、《默示錄》權威 Joseph A. Fitzmyer, S.J., 因此，即使你不認同本書的進路取向，也不能不承認本書的確是一本甚有份量的作品。

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第一本具有注釋的默示錄釋義

天主教華人靈修中心

封面設計：陳錦輝